

錢一鳴

# 描寫文辭典

錢一鳴編著

描寫文辭典

錢袁 一基 鳴潔 編著

博文書店刊

## 序言

文章的寫作，是散漫的，尤其是描寫文的筆調，寓意方面，是各有各人的意境和情感來發揮的，沒有固定的方式，重要的，還是在切忌千篇一律，所以一個初學寫景文的人，能夠瀏覽多方面文章的筆調和體裁，自然於寫作上比較可以獲得很大進步的。

我們編集這本書的動機，唯一的目的，是為適應現實的需求，打破一般初學寫景文人的困難，所以費去了相當的時間，蒐集了許多國內國外著名作家的作品，同時摘擷它全文最精采，含意最豐富的一段，簡潔地分類彙編，使參考者可以一目瞭然全文的要訣，檢來做良好的準則。

其次值得一提的，就是關於本書的內容，把洋洋十餘萬言名家作品的結晶，刪繁就簡地輯成這小小的一冊，裏面的目錄，分成「景」「物」「人」「事」四類，已包括所需要參考的一切，都是富有時代性的材料。

我們編集本書的目的，大概以如上述，我們並不是需要對文化界有什麼貢獻，只要能使一般初學者，稍有得益，便是編者莫大的安慰。

錢一鳴  
袁慕潔

識 二九，十一，五。

# 目次

## 景的素描

### 甲 山河湖沼的描寫

#### 一 海洋

動盪的海景	一
黃昏的海景	一
平靜的海景	二
海上的陽暉	二
夏天的海	三
海濱	三
二 江流	
村江小渡	四
兩岸夾山的江	四
江面	四
黃浦江濱	四

夕陽下的江面……………五

江湖……………六

#### 三 河泊

河畔……………六

河上……………六

小河……………六

雨後的河濱……………七

河壩……………七

夏夜的河濱……………七

#### 四 湖沼

湖面……………八

西湖蘇堤……………八

環於山中的湖……………九

風雨中的湖……………一〇

斜陽殘照的湖景……………一〇

烟霧中的湖……………一〇

微雨時的湖景……………一一

雨夜遊湖……………一一

#### 五 溪

清溪……………一二

溪流……………一二

溪邊……………一二

山谷間的奔流……………一二

草叢中的溪流……………一三

#### 六 清泉

沼……………一三

泉……………一四

#### 七 池塘

荷池……………一四

東大池……………一四

池而魚鳥	一四
池畔的晴朝	一五
柳池	一六
八 森林	
森林的聲	一六
長林	一七
樹林	一七
枯樹林	一七
九 山	
遠山	一八
近山	一八
臨水的山	一九
荒山	二〇
月下的小山	二〇
雁蕩山頂	二〇
山徑	二一
山陰道	二一

山峽	二二
暮山	二三
霧間的山	二三
一〇 瀑布	
瀑布	二三
瀑布潭	二四
乙 風雲月露	
一 風	
山風	二五
江風	二六
微風	二六
冷風	二六
晚風	二七
狂風	二七
二 星斗和月亮	
繁星	二八

星夜	二九
孤星	二九
雨後的月	三〇
初上的月	三〇
西沉的月	三〇
滿月	三一
月夜	三一
三 雲霞	
晚露	三二
朝霞	三二
彩霞	三三
雲海	三四
白雲	三四
彩雲	三四
黑雲	三五
鱗雲	三五
四 長天	

積雪·····	四一
冰山·····	四一
瓦簷上的冰·····	四一
田野的冰·····	四一
清晨的露·····	四〇
露珠·····	四〇
雨後·····	三八
將雨·····	三八
春雨·····	三七
秋雨·····	三七
微雨·····	三七
陣雨·····	三七
五 雨露	
天·····	三六
明朗的天·····	三六
陰沉的天·····	三五

雷·····	四七
晴天的閃電·····	四七
雨中的閃電·····	四七
九 陽光	
霜·····	四七
夜霧·····	四六
海霧·····	四六
霧氣·····	四五
潮霧·····	四五
重霧·····	四四
輕霧·····	四四
七 霧和霜	
大雪·····	四三
月夜雪景·····	四三
飄雪·····	四三
初雪·····	四二

丙 節令	
海上的夜·····	五七
夏夜·····	五五
深夜·····	五四
秋夜·····	五四
月夜·····	五四
林間的夜·····	五三
鄉村的夜·····	五三
一〇 夜	
驕陽·····	五三
變幻的太陽·····	五二
赤日·····	五二
西沉時的太陽·····	五〇
上升的陽光·····	四九
雲裏的陽光·····	四八
夕陽·····	四八

	一 春的景象			
	春朝·····	五七		
	春夜·····	五八		
	初春·····	五八		
	暮春·····	五八		
	春郊·····	五九		
	二 長夏			
	盛夏·····	五九		
	清晨的夏天·····	五九		
	夏夜·····	五九		
	暑夏·····	六〇		
	三 高爽的清秋			
	初秋·····	六〇		
	深秋·····	六一		
	秋夜·····	六一		
	秋天的山岡·····	六一		
四 隆冬				
	嚴冬·····	六二		
	冬夜·····	六三		
	初冬·····	六三		
	丁 田舍和村落			
	一 原野			
	春耕時的原野·····	六四		
	秋收時的原野·····	六五		
	霧中的原野·····	六五		
	夏季的田野·····	六六		
	晨曦中的原野·····	六六		
	二 茅舍			
	草廬·····	六七		
	草舍·····	六七		
	農舍·····	六七		
	三 村落			
	村落的夜·····	六八		
	海濱的村落·····	六八		
	初夏的村落·····	六八		
	山村·····	六八		
	衰落的農村·····	六九		
	新秋의 村莊·····	六九		
	四 墓道			
	荒塚·····	七〇		
	坟丘·····	七一		
	五 城垣			
	傾圮的城垣·····	七一		
	古城·····	七一		
	城頭·····	七二		
	六 丘阜			
	小丘·····	七二		
	七 漁家			
	漁舟·····	七三		
	漁家·····	七三		

漁村……………	七四	城堡……………	七九	鄉村船埠……………	八四
八 村店及村塾		三 園林		電車……………	八四
鄉村的酒店……………	七四	園中夜景……………	八〇	人力車……………	八五
村中的學塾……………	七五	校園……………	八〇	在火車中眺望……………	八五
鄉村的客店……………	七五	秋の庭園……………	八〇	滬杭車中……………	八五
戊 都市及城鎮		園……………	八〇	馬車……………	八六
一 街市		山的園林……………	八一	七 娛樂場	
深夜的街道……………	七六	園落……………	八一	跳舞場……………	八六
僻巷……………	七六	四 工場		舞台……………	八六
清晨的市區……………	七六	散工的剎那……………	八二	回力球場……………	八六
都市夜景……………	七六	工場中……………	八二	浴場……………	八八
寒夜中的都市……………	七七	五 碼頭		物的素描	
北方街道……………	七八	碼頭……………	八二	甲 花草和樹木	
貧民街……………	七八	六 舟車		一 瓜果之類	
蕭條的都市……………	七八	海面的帆影……………	八三	西瓜……………	八九
二 城		畫舫……………	八三	葦薺……………	八九
		冬暮的行舟……………	八四		



枯樹	梧桐	白楊	樹影	冬青	三 花木	羅蔔	菜田	油菜	衰草	野草	二 草和菜	橘子	藕	橄欖	櫻桃	桃子
.....	.....	.....	.....	.....	.....	.....	.....	.....	.....	.....	.....	.....	.....	.....	.....	.....
九六	九六	九六	九五	九五	.....	九四	九四	九三	九三	九二	.....	九一	九一	九〇	九〇	九〇

莊院	二 屋宇	教堂	寺	破廟	一 寺院	寺	乙 各樣的建築	花叢	山茶	落花	殘花	菊花	蓮花	桃花	柏
.....	.....	.....	.....	.....	.....	.....	.....	.....	.....	.....	.....	.....	.....	.....	.....
一〇二	.....	一〇一	一〇一	一〇〇	.....	一〇〇	.....	一〇〇	九九	九九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七	九七

橋梁	鐵橋	石橋	板橋	三 橋	操場	大門	教室	禮堂	旅舍	旅店	書室	巨廈	寢室	客廳	農舍	別墅
.....	.....	.....	.....	.....	.....	.....	.....	.....	.....	.....	.....	.....	.....	.....	.....	.....
一〇九	一〇九	一〇八	一〇八	.....	一〇七	一〇七	一〇七	一〇七	一〇六	一〇六	一〇五	一〇四	一〇四	一〇三	一〇三	一〇二

四 藝術與雕刻

雕刻像……………一一〇  
洋娃娃……………一一〇  
雕刻……………一一一

丙 禽獸魚蟲

一 牲畜之類

牛……………一一二  
羊……………一一二  
兔……………一一二  
雞……………一一三  
馬……………一一三  
虎……………一一三  
熊……………一一四  
猴……………一一四  
狼……………一一五

三 禽

燕……………一一五  
鴿子……………一一六  
鴉……………一一六  
陣雁……………一一七

四 蟲

蜂……………一一八  
螢……………一一八  
蝶……………一一九  
蒼蠅……………一一九  
蚯蚓……………一二〇  
紡織娘……………一二〇  
魚……………一二〇  
魚羣……………一二一  
蝦蟆……………一二一

丁 器具

一 古玩

古劍……………一二二  
古錢……………一二二

二 日常的器具

桌……………一二三  
椅……………一二三  
櫥……………一二四  
缸……………一二四

戊 裝束方面

一 瓔珞和簪飾

耳環……………一二四  
戒指……………一二四  
珍寶……………一二五  
古服與時裝……………一二五

西服……………一二五  
旗袍和革履……………一二五  
婦女的服裝……………一二六

### 己 飲食

一 酒肴  
花雕……………一二六  
精美的肴饌……………一二六  
簡陋的酒菜……………一二七

二 吃的一般  
通常的肴饌……………一二七  
野餐……………一二七  
點心……………一二八

### 人的素描

#### 甲 人的常情

##### 一 羞和怒

怒……………一二九  
大怒……………一二九  
羞……………一二九

##### 二 笑與哭

輕盈的笑……………一三〇  
笑……………一三〇  
苦笑……………一三〇  
號啕大哭……………一三〇  
淒切……………一三一  
泣……………一三一

##### 三 驚惶之態

惶恐……………一三一  
恐怖……………一三一  
嚇了……………一三一  
驚嚇……………一三一  
四 狂  
狂烈……………一三一

發狂……………一三三

##### 五 嬌媚和頑皮

假倚時的媚……………一三三  
嬌羞……………一三三  
盥洗的媚……………一三三  
頑……………一三四

##### 六 呻吟的病狀

病……………一三四  
重病……………一三四

##### 七 睡

酣睡……………一三四  
惺忪……………一三五

##### 八 醉了

大醉……………一三五  
半酣……………一三五  
微醺……………一三五

##### 九 嗟呼

浩嘆……………一三六  
呻吟……………一三六

## 乙 個性的表演

### 一 情的感觸

傷感……………一三六  
失望……………一三七  
懺悔後的心情……………一三八  
憂鬱……………一三八

### 二 品性和意志

沉着……………一三八  
和靄……………一三九  
誠懇……………一三九  
堅毅……………一四〇  
熱烈……………一四〇  
嚴肅……………一四〇

### 三 心理上

流浪青年的心理……………一四一  
店夥們的心理……………一四一  
女人的心理……………一四一  
父親的心理……………一四二

### 四 愛情種種

戀……………一四三  
離情……………一四四  
戀的底訴……………一四五  
初晤……………一四五

## 丙 外貌和體軀

### 一 青年人

發育時期的青年……………一四六  
青年……………一四七  
落魄的青年……………一四七

### 二 壯者

中年婦女……………一四七

壯年男子……………一四七

### 三 老年

老翁……………一四八  
老嫗……………一四八

### 四 嬰孩和兒童

苦孩子……………一四九  
女孩……………一五〇  
幼孩……………一五〇  
嬰兒……………一五〇

### 五 英雄氣概

### 六 身體部份

頭和面……………一五二  
眼……………一五三  
女人的腿……………一五三  
少女的軀幹……………一五三

## 丁 倫常關係

慈母……………一五四  
撒嬌的兒女……………一五四

戊 羣象

小夥計……………一五五  
經理……………一五五  
車夫……………一五六  
舞女……………一五六  
乞丐……………一五六  
土豪……………一五七  
大學生……………一五七  
窮苦學生……………一五九  
警察……………一五九  
軍人……………一六〇  
工人……………一六〇

己 知覺和動作

一 手與足

拍掌……………一六一  
握手……………一六一  
跳舞……………一六二  
飛奔……………一六二

二 嘴

歌唱……………一六二  
甜吻……………一六三

三 看和聽

近遠……………一六三  
明暗……………一六三  
嘈雜……………一六四  
靜穆……………一六四

四 觸覺

痛……………一六五  
癢……………一六五

五 嗅覺和味覺

清香……………一六五

惡臭……………一六五

酸……………一六六

鹹……………一六六

甜……………一六七

事的素描

甲 戰爭的前後

出動……………一六八  
激戰……………一六八  
飛機……………一六九  
巷戰……………一六九  
火線下的居民……………一七〇  
暴動……………一七一

乙 風俗和人情

一 喪葬和喜慶

娶親	.....	一七一
結婚	.....	一七二
弔奠	.....	一七三
出殯	.....	一七三
二 迷信種種		
祭祀	.....	一七四
祭神	.....	一七四
鄉鎮人的迷信	.....	一七四
求雨	.....	一七五
三 一般的風尚		
曠野的風俗	.....	一七六
奢靡的風俗	.....	一七六

醇樸的風俗	.....	一七七
丙 生活種種		
一 藝術家		
畫家	.....	一七七
雕刻家	.....	一七九
音樂家	.....	一七九
二 家庭與學校		
淒涼的家庭	.....	一八〇
嚴肅的家庭	.....	一八〇
小學校	.....	一八〇

大學生活	.....	一八一
三 一般的生活		
農村生活	.....	一八一
報販生活	.....	一八三
舞女的生活	.....	一八四
傭人的生活	.....	一八四
太太的生活	.....	一八五
頹廢生活	.....	一八五
窮人生活	.....	一八六
流浪者的生活	.....	一八七
囚犯生活	.....	一八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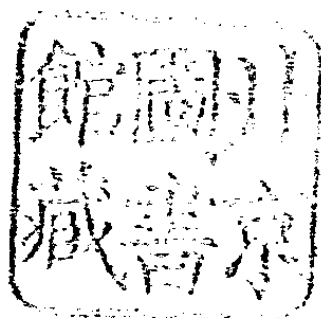
# 景的素描

(甲) 山河湖沼

## 海洋

【動盪的海景】 神祕得很，牠們從黃昏中偷去一瞥的亮光，吐出一些水沫之後，又衰弱地沉降下去。忽而像有銅鈸之聲，忽而又像是銀器互擊的聲音，這些都是寂靜中的海波之升沉啊！新的巨浪因給較強的風的吹動而升起來了，很清澈的彎曲着的，在牠們的彎曲之處，帶着一日之將晚的榮光，嬾嬾地散開，如同那不安靜的白玫瑰樹樣地飛洒牠底葉兒，同時，那遺留下來的白沫，又像花瓣一般，在這伸展開來的大鏡子之前，牠將永遠地消逝了。接着，別的又升起來了，比從前的更快，更加有力的，打到岸旁來，帶着一份得勝的大喊，隨後又是混亂的低語，有如枯葉的打滾一般。

【黃昏的海景】 在刀叉鏗鏘的聲音中，一輪明月已悄悄地升得很高，月光與燈光交相輝映，使玻璃的杯盆分外晶瑩。吃過了幾樣菜之後，座客多離座休息，我便把坐倚移近軒前的竹欄，去倚着欄杆看月。只見一片皎潔的清光，朗照着江上海上，像銀鱗一般的浩渺無際。在日間原是一種黃濁的水波，想不到經過月光一番美化，竟有這樣說不盡的佳妙。遠處張着白帆的漁



船好像弄潮的海鷗，展着翅膀一般；有時，偶有小的輪舟，帶着月光從江中駛過，也比平時幽靜動人。海濱燈標上的燈光，時明時滅，作很勻稱的閃爍，但爲月光所掩，並不十分強烈。在月光的光波中，一切都很美妙，使人作深沉的遐想。在這裏憑欄望月的人，或坐或立，全都默然無語，即使偶然說話，也用輕微的語調，並不妨礙他人的靜默。

【平靜的海景】 海水是皎潔無比的蔚藍色，海波是平穩得如春晨的西湖一樣，偶有微風，只吹起了絕細絕細的千萬個潏潏的小皺波，這更使照曬於初夏之太陽光之下的，金光爛燦的水面顯得溫秀可喜。我沒有見過那末美麗的海，天上也是皎潔無比的蔚藍色，只有幾片薄紗似的輕雲，平貼於空中，就如一個女郎，穿了絕美的藍色夏衣，而頸間卻圍繞了一段絕細絕細的白紗巾。我沒有見過那末美的天空！我們倚在青色的船欄上，默默地望着這絕美的海天，我們一點雜念也沒有，我們是被沉醉了，我們是被帶入晶天中去了。

【海上的陽曦】 在船上爲了看日出，我常常早起，那是天還沒有大亮，周圍是很靜寂的，天空變成了淺藍色，轉眼間天邊現了一道紅霞，慢慢兒擴大牠的範圍，加大了牠的光亮。我知道太陽要從那天際昇起來了，便不轉眼地望着那裏。果然過了一會兒，在那地方就出現了太陽的一小半，紅是紅得很，却沒有光亮。這太陽像負着什麼重担似的慢慢兒一步一步地向上面走來，到了最後終於衝出了雲霞，完全跳出了海面。那顏色真紅得愛人。一剎那間，這深紅的東西忽然生了奪目的光亮，射得人眼睛發痛，同時附近的雲也着了光彩。有時太陽走入雲裏，而牠的光線仍從雲裏透射下來，直射到水面上。這時候人要分辨出何處是水，何處是天，倒也不容易，因



爲只能看見光亮的一片。有時天邊有黑雲，而且雲片很厚，太陽出來時，人就不能夠看見。然而太陽在黑雲裏放射出光芒，透過黑雲的重圍，替黑雲鑲了一道光亮的金邊。

【夏天的海】到了七月，大地很沉靜，大海平平地鋪開，看去全帶着乳白色。而在那鄰近的海岸上，可以看見幾線綠意。遠處的海岸，被一層淡紫色的薄霧遮住，不大看得清楚。那不大看得出的，平波上的輕微的起伏，在岩石之間，產生出一種和諧而深沉的音調，而且很有節奏。

【海濱】前面左右的碧油油的海灣，港市中，也有一條小山，三面濱海的通衢裏，建築着許多顏色很沉鬱的洋房。商務已經不如從前的盛了，然而富室和賭場很多。所以處處有庭園，處處有別墅。沿江的街上，有兩列大的榕樹，排列在那裏。在榕樹下的長椅上休息着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都帶有些舒徐的態度。夏的W海岸，介在蒼翠的松林和深碧色的波面間的夏之海濱，飽和着一種倦怠的氛圍氣，是很適合於這藝術——悼亡之後對世情生了一種厭倦的中年人——的性情。夏的W海岸的風物都是靜的，祇有天空中的幾片浮雲在緩緩地移動。很洽意的涼風，雖常輕輕地掠過波面和樹梢，但海水和樹枝並不發出何等嘈雜之音。夏的W海岸是有一種寂寞，說不出來的寂寞，不可思議的寂寞，就連在許多海水浴客集中的旅館和松林後的散步道上的人羣中，也能感着這種寂寞。

## 二 江流

### 【村江小渡】

他卻抱着幼兒向湍聲咳嗽處走去，走上二三十步便走出村來。川上江

便在村外流着，狹窄的溪面上一半是深碧的流泉，一半是龐大的白石。離村口不遠有一家擺渡的人家，一位十二三歲的女兒在一隻渡船上擺渡。渡船上沒有篙竿，也沒有槳楫，只是在半人高處有一根橫河的鐵纜，女兒拉着纜索，一手一手地把渡船移動。愛牟立着數她換手的次數，剛好數到一百次，船頭已經掉向對岸了。

【兩岸夾山的江】兩岸還是那些插天的不見人煙的高山，從江的濁浪中聳起來，像是兩堵高牆。在這山的甬道中，輪船喘息着往前走，很孤獨地只在江心遵了直線走。時時有一二條帆船出現在兩旁，卻都是緊挨着山崖，似乎船上的人伸出手來就可以攀着岩壁上的藤蘿。前方遠遠地突出的崖壁下有些小小的木船，看去很像是一動也不動地擠塞在狹窄到幾乎沒有出路的江面，但是幾分鐘後，在威風凜凜地一聲長鳴中，輪船已經駛了過去，這才看見江面仍是可容四隻輪船那樣寬闊。輪船激起的兩股巨浪，豁喇喇地向崖壁沖去，於是那些蝸牛似的貼在岩壁的木船，便像醉人一般搖幌起來。

【江面】前方遠遠地，在黃濁的江水上，有一二條漿色的帆船出現，但是移動得很慢，彷彿沒人指揮，任牠們隨風飄浮着的。我們的船到江心的時候，牠們還是很小的幾片在蠕動，我們才知道江面的大。江水很平穩地流，很像一片秋日的稻田，無數的稻穗在風中彎下頭來，在我們眼前幻成浩浩的黃色的細浪，只可惜天上有些雲，陽光很薄弱，江面顯得也陰沉些，不然一定比稻田更輝耀的。

### 【黃浦江濱】

秋天的黃昏。

自鳴鐘響了六下。

灰濛濛的暮靄籠罩着黃浦江，江面上停着許多船隻；夕陽的餘暉最後吻過沙遜大廈的屋頂，沉了下去。

柏油馬路上，人，車子。

街燈亮了。

賣夜報的小孩子大聲地嚷着，從南京路口直跑到和平之神那兒；聲音衝破了嘈雜，給晚風吹過江去。

鳴——

悠長的一聲汽笛，一條招商局的船起了錠，尾頭捲起一道水花，朝外開下去。

浦東工廠的煙囪噴着濃黑的烟，貨倉的輪廓漸漸地模糊；從江海關碼頭望過去變成一排黑影，背後閃着燈光。

【夕陽下的江面】夕陽的返顧使江面起了一層異常奇怪的顏色，如說牠是暗紅色吧！牠却有着些光輝；如說牠是金紅吧！牠却又帶些鉛紫的陰重的顏色。正像一些橙色的厚玻璃。在那上面靜靜地休息着一羣漁船，在金色的夕照中變成黝黑的一團了。

【江湖】這時正上潮，江面鼓動，鼓動，似乎要浮上天去。數千枝桅檣簇聚在一處，徐徐搖動；桅索緊密地斜曳地下垂。對岸的建築物顯得很小，有如小孩玩弄的模型屋。上頭是淡藍的天。如是心情悠閒的人，對於這一幅簡單的一江湖圖，一定感到詩趣，說不定會像藝術家似的深

深吟味起來。

### 三 河泊

【河畔】渣甸公司那隻紅鵝一樣的小火輪，驕傲而蹣跚地挺直牠長長的頸子，搖擺着身軀向白蜆壳河灣駛去了。永遠居住在小艇上的蛋家女人仰起赤紫色的臉，向沙面上的挑泥工人們討一些片刻愉快的笑謔。現在已經沒有了等船的人的南碼頭，正對着一個廣場，那兒原來的建築物已被拆卸了，陳舊的木料和破碎的磚瓦紊亂地在四處堆放着。廣場後面一家比利時洋酒公司底紅色屋背整齊地劃着大體是淡藍色的天空。白玉蘭樹從屋角斜伸出一邊臉來，像遮着一把輕輕揮動着的巧妙的濃綠扇子。七月的暑天，河面上蒸騰起的熱汽籠罩住五個坐在地上的挑泥工人，呆呆地望着這種綺麗地配合了的色彩，完全沒有感到一點快意。

【河上】我們的船在河面上緩緩地飄着，清波在船身上輕輕摩擦着。河面很廣闊，近處是晶綠色，稍遠便顯呈澄明的藍色，點綴着無數跳躍不定的眩耀的光球。那全是強烈的陽光給與這些愛嬉戲的水波的。河面上的風異常涼快，立在船首，不但眼睛應接不暇，就是身體也覺特別爽適。一切都快樂而安閒，四圍的青山像一條綠色的花邊，牠們底反映在水中的影子忽隱忽現，彷彿是一件寶物，能夠在水中沉浮似的。我們的前面和後面也緩緩地浮着一些船隻，同樣的沒有張帆，因為風並不怎樣大，雖然涼得使人都搶着到船頭上來了。

【小河】一轉灣，碧綠的，一道滿飄着浮萍的小河，沿岸長着那麼深深的蘆葦，從蘆葦裏

露出了人家，幾間茅屋，卻繞着了高高的桑樹，葉子茂盛着呢。

【雨後的河濱】那天疏落地灑着細粉一樣的小雨，偉大的弧空洗刷得帶一種涼意的乾淨。每家華麗的住宅門前，矮小的常綠樹顯出嬌嫩的翡翠顏色，成排地蹲在地上，浙瀝索絡地低語着。珠江像正要掙脫甚麼似地旋動翻轉，拿牠底有力的臂膊粗野地挽着那密集地築起許多水棚小屋的茅村河岸。汽船和小帆船像油蟲似地在江心泳着。藏匿着淺石灘的江心湧出急湍，迴旋着要吞噬甚麼，噴出雪白的泡沫。

【河壩】壩築成了，壩內是盈盈的水，幾乎泛出壩外；壩外却淺得已經見了底，有些魚和小蛇在壩角水稍深些的地方迴旋，似乎想跳進水更多些的地方去。

那面是河壩，壩上曬着些魚網；近處纜繫着幾艘烏篷船，正擋着壩上方吹來的風，船篷上便發出索索的聲音。

【夏夜的河濱】有一晚，我們在多瑙河岸旁，D村的鄰近散步。這是一個煖熱的夏夜。襯出的小星辰當薄雲溜過牠們時，映照在水裏。風從村上帶來凡啞林的聲音，鶯兒從樹叢裏叫着。下面衝着河水，從遠處一塊黑色歪斜的地上，來了磨輪的沉重轉聲。隨後從磨坊或從一隻船上，發出一種女兒的歌聲。批羅興奮的一驚，隨即停住了。

#### 四 湖沼

【湖面】湖水這樣的廣闊，又這樣的蔚藍，白鷗無數，出沒蒼波白浪間，沒有見過海的人，

騙他這個是海，他也未嘗不會相信。若以人物來比喻來夢和西子兩湖，西子淡抹濃裝，固有其自善之美，可是氣象太小，來夢清超曠遠，氣象萬千，相對之餘，理想中憑空得來一個西方美人的印象。她長裙飄風，軒軒霞舉，一種高抗英爽的氣概，橫溢眉宇間，使人心折，使人意消，決非小家碧玉徒以嬌柔見長者可比。

滿披着蔓延無忌的蘆葦及浮萍，表露一種深沉忍毅的悶態，似乎在埋怨始造它的人的沒出息，生出不肖的子孫來，讓它這樣老耄龍鍾的身體，感受到短蘆野棘的欺凌。

湖的南岸，上去便是街市，卻有一層蘆葦密密遮住。現在正是開花的時候，一片白花映着帶水氣的斜陽，好似一條粉紅絨毯，做了上下兩個山的墊子。

石堤兩旁，碧水如鏡。萬靜之中，我一人在堤上行時，倒影投入湖水，和魚兒一塊兒遊戲。那時水上適有一隻小小的划子，載着五頭白鵝，在落日柔光裏緩緩地前去。那雪白的鵝身映着薄薄的斜陽，閃出一種珍奇的色彩，更令人感着微妙。如此美景，真的是一人在鏡中，舟行畫圖了。

【西湖蘇堤】 我們走過一條橋。我們站立在橋上，湖水豁然地展在我們的眼前了。這一道堤明顯地給湖水分了界限，在左邊的水面是荷葉，是浮萍，是斷梗，密層層的一片，可惜荷花是剛剛開過了。在右邊是明亮的水，沒有一點波浪，沒有一點污泥，水底還有一個藍天和幾片白雲。雖然月亮底影兒不會留在水底，但月光卻在水面上流動。遠遠的，在湖水底邊際有模糊的山影，也有明亮的或暗淡的燈光，還有湖中的幾叢叢的柳樹，三潭印月底燈光。遊船不過幾隻，比較看得清楚的是我們底那一隻。那舟子慢慢兒蕩着槳，把船盪在湖心，直向那有燈光有

樹影有房屋的白堤盪去。

### 【環於山中的湖】

因明湖在環翠谷中；而谷之所以名環翠，因為那座環翠山屏風般圍住了它，好像一隻仰置的湯盆，盆底便是谷，便是湖。這個湖根本就不十分大，春夏水盛，它有十八里的周圍；秋冬水減，便打了一個對折。湖邊岸上，不知是人爲的或天然的一棵間一棵地種着桃樹與梅樹。如果你春天到此，你只見一片紅霞；你冬天來遊，所見的也是噴香的紅霞；原來，無論桃花梅花，都是紅色的。紅桃映着含有無數酒窩的綠色湖面，或者晶瑩脂膩的冰鏡襯托着紅梅；這種風景，祇須你閉目一想，就能使你飄飄然，彷彿鐵肩逢着磁針，將你吸引然而美景猶不止此。因明湖之妙，在乎環繞它的環翠山。這座山從湖畔望去，恰像一隻絕大的翡翠手鐲；非但它是圓形的，而且它的腰部凸着一帶白石，正如手鐲表面中間一道的腫處。它看來不高——因為山頂向後仰的緣故——其實是很高的。它沒有樹木，祇披着一片綠茵，青蔥有愛。那一條光滑的白石圈，無異乎翡翠上的白紋。倘使它朝湖的一面，像手鐲的一面，很容易爬上去，它的後面，卻是筆直的石壁，不要說是人，即使是羚羊，恐怕也難上去。當初有幾個獵人冒險爬這座山，結果五人中跌死了一人，墮傷了兩山，其餘兩人知難而退。據說在月白風清的夜裏，環翠山鷹愁峯上隱隱約約掛着一副骷髏！這便是一去不復返的獵人顯靈。而且這座山圍住了因明湖和湖旁的因明鎮，簡直圍得密不通風，把它們與世界隔絕了，從外邊到因明湖去，只有三條路——與其說「路」，不如說「寵」。石壁之間有幾條隙，狹得胖子走不進去，與蘇州天平山的一線天一樣。隙中是黑暗的——所以人家不敢走——前進數十丈之後，方纔有些光明，再進則光明逐漸增加，直到了世

外的桃源。等類的裂隙，原不止三處，卻祇有這三處可以通得裏面。所以，也有大胆的人，燃了火把去探裂隙，不幸逢着走不通的窟，於是就以爲環翠山是座荒山，裏面沒有什麼東西，甚至以爲牠是一枚大大的石筍，根本就不中空，大概活到七八十歲的老翁，或老婆婆，還恍惚記得有這般一個因明湖，這般一個因明鎮，和可以走進去的三條石隙。他們呢，死的，死的，老的老，他們自身或許也沒有去過因明鎮，但他們的父輩中的確有人去過的。近來世風日下，少年人再不聽信老年人的話，老年人和他們談起這個湖，這個鎮，他們似信非信的聽了，卻東耳朵進，西耳朵出，不久這「因明」二字隱沒於銀灰的遺忘裏。

【風雨中的湖】 湖面是一片厚厚的鉛青色，雨點捲着岸邊的黃葉，不絕地打着船篷，像要把我們船篷揭去，讓牠們安置這些劫掠來的敗葉似的。我們齊集在船頭入口處，風是異常野大，從遠處的狂舞着的蘆葦叢中千萬只鷹般旋起，挾着水花攻打我們，但是我們貪看那浩浩的湖面的千萬個水泡，貪看全個湖的湧蕩，把冷和溼全都忘去了。

【斜陽殘照的湖景】 傍晚雨止霧收，斜陽殘照，從白雲隙中射出，照在湖上，幻成紫的粉紅的嫩黃的種種色彩。我們坐在船上，如觀圖畫。不久斜陽沉入湖心，湖上立刻罩上一層黑幕，青山白雲都隱入黑幕中，但數點漁火猶兀自含情向人呢。

【烟霧中的湖】 遠遠望去，一片乳白色的烟霧籠罩着湖面，隱約可以看見湖的灰黃色的輪廓，和近處的堤上的鉛綠色的樹的行列，像是一簇簇的人羣在湖岸網魚，陽光強烈的時候，烟霧便漸漸凝集了上升，還帶點銀色，顯得分外美麗，同時一半的湖面也顯現了，像睡醒惺忪



的半掩的藍色的眼，很疲倦的向人睜視。細細的波浪上還騰着一些白色的水汽，好像一個水鍋中水已經沸了一般。

【微雨時湖景】那一天泛棹湖中，時正微雨，陰雲四合，滿湖籠烟漫霧，一片蒼茫，另有一種幽趣。後來雨稍住，霧稍散，青山隱約可辨。遠望諸峯，白雲冉冉，因風變化，奇形怪狀，兩眼爲之迷離。

【雨夜遊湖】一隻最小的遊艇從岸邊解纜下去，飛飄的雨絲中，微挾着春夜的冷意，湖水在岸邊尙反映出濃綠的顏色；及至我們的船一放乎中流的時候，湖水便同深墨了！這時已近中夜，雨雖落得不大，可是點點滴滴的在船篷上作響，滿湖裏已沒有一點燈光……漾着的小艇，漾着的心情，漾着的我們兩個浮泛的生命，在這個春雨之夜的朦朧的霧下，遠了，漸漸的遠了！模糊的遠了！從來處的電光樓台及時有喧嘩的人語，都似秋江夜泊的隔林漁火，若有若無……幾行烟柳，都在沉睡，暗影中的亭子，也被上黑色的睡衣，只有小犬的吠聲來歡迎我們這一隻孤零零的游艇……雖是雲遮月的天色，然而四圍的風景，都看不分明。

雨點被風吹斜，掠過面部，流到湖水中，似乎有點東西贈與我這片空洞洞的心。實則心中何嘗是空空洞洞？已經飽吸過了，容納不了，而泛溢出了些東西，看不見的，說不出的，輕微一點說，就是如同從天空中斜掠下的雨點的輕清而潤溼，如遠遠的空山裏的絕鐘清响，從林木中湖波上連續着震顫着傳來。只覺得在靜夜的雨聲淒淒的遊艇上滿載着這樣綿綿的，重重的幽感沉到中心的深處。只覺得從夜色朦朧中迷了歸路，垂柳中如織成的輕烟，柔嫩的湖波上吞吐着的

兩淚，四圍的景色，都似低頭無語。而我也覺得沉醉了！縱然有夜犬的吠聲，靜中的鐘韻，也似分外增加我岑寂的遊情，不會有何等清醒的激動。

## 五 溪

【清溪】這裏的溪淺而廣，溪水是異常的潔淨澄清，水底的一切，甚至一根細草，一粒沙石，悠游小魚都可以數清，我們赤着腳立在溪中，照見自己的影子在幌動。我們故意提腳在沙上蹬着，使溪水混濁，但溪面只起了一陣黃色的雲霧樣的迷濛，立刻又恢復了牠的澄明，那攪亂的泥沙早又隨水流去，在稍遠的溪石邊凝息了。

【溪流】那裏的流水，有的是被四面的山巖截住了，便匯成一個緩慢的深潭，但當那流水流到山邊或轉折的地方的時候，那水勢便是飛馬一般，呼嘯的過去。

【溪邊】在一個深谷裏，被疎朗朗不多樹木的小山圍住，一條小溪，東西南三面的流着，又汎濫過去，造成許多灣，與沙灘，池塘與河。溪邊生着纏絡的水草，細長的蘆葦，香蒲，柳樹的叢林。靜止的赤色的水，在大的荷葉與粗的水草底下，映出許多淺綠的不整齊的小塊。

【山谷間的奔流】兩旁是挺出偉岸的軀體，互相威嚇着，作欲鬪的姿勢的崖石。中間是一條怒蹙着的急流，牠的聲音在谷間換起全百個迴聲，彷彿滿山的一切都爲着某種嚴重的事件震怒了。那溪水一直向前奔去，流到稍有阻礙的地方，還溫和些，一遇大石擋路，便激起狂野的喘鳴，張牙噴沫，像獅子般的接一連三向前撲去，跳過了，依然向前奔波。啊！溪流呵，你這樣匆忙，

這樣惶急，這樣憤怒，全爲着什麼呢？難道你要把山谷中一切恐怖與黑暗，一切神祕的罪惡與野獸的狠心一口氣向外面的生物宣佈嗎？

【草叢中的溪流】我們四個人坐在草地上談笑着，忽然聽見有人在竊笑我們，我們都詫異起來，仔細一聽，那是水流的聲音；但是四周並無水流的影蹤。我們循聲尋去，在一列列的茂草中間，看見竊竊地私語着的那條溪流了，淺淺的水暗暗地沿着草根向傾斜處滑下，流過兩塊石子疊成的小洞，轉過灣又流入別一個草叢間，這樣像捉迷藏似的，揪着一個個草叢做掩護，一直流到田邊，匯成一個小小的潭，這潭中，唉！有趣的，不知從那裏搬來，也有一二尾小小的魚呢。

## 六 清泉

【沼澤】巖間的水涓涓流出，聚在前面一塊滿生雜草的溼地上，然後又分路流入落葉堆中。再過去是一樣潮溼的低地，上面有着蘆葦般長的草桿，那是金絲雀的巢穴。四周除了岩石間水流淙淙外，別無聲息。那些水蟲雖在打滾，但是異常的輕，決沒有一些水聲會因此發出的。有時瑟瑟一陣響，一兩個金絲雀從茂草中飛出，在水窪中飲水，終是小心翼翼的，生怕溼了牠們自己。獵人們常常到這潮溼的窪地來，因爲這四周的荆棘叢中，多的是山鷄和野兔；但是他們的足常常深陷在溼泥中，以致傾跌；有時水深些的地方，他們不得不脫了鞋襪。他們最怕那些浮着的草，這些草常常使他們以爲是高燥一點的地方了，但是踏下去，立刻又陷了下去，同時水泡像花般一朵朵開了出來，脚面上早又滿了水和泥了。

【泉】這一條泉水是圓圓的，很清淺的，從一個岩石的洞裏流出來，流到一張栗樹的葉子前面。這是路過的人用了這葉子來引導這條細小的清水到嘴裏去解渴的。

這股泉水從岸傍山上罅隙裏流將出來，漸漸流到深澗裏去，離開二十步左右，就從那裏折向河裏去。橡樹根生在澗石上面，泉旁綠草叢生，日光幾乎永不去侵犯那銀色的潮溼氣。

## 七 池塘

【荷池】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彌望是田田的葉子。葉子出水很高，像婷婷的舞女的裙。層層的葉子中間，零星地點綴着些白花，有嫵娜地開着的，有羞澀地打着朵兒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裏的星星。

微風過處送來縷縷清香……這時候，葉子與花也有一絲的顫動，像閃電般，霎時轉過荷塘的那邊去了。葉子本是肩並肩密密地挨着，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葉子底下是脈脈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見一些顏色，而葉子却更見風致了。

【東火池】轉過校舍後現出一面溶溶的大池，池水碧綠而不能見底。池形如像倒打一個問號一樣，在撇尾的一點處，一座大理石的洋亭，是兩疊兩進的結構。亭下有石檻臨池，左右有月橋，下通溪水。池之彼岸有松木成林，木雖不多而幽雅成趣。三面環山，左右形如環抱。愛牟和芳鳩尼特都驚異了起來。

## 【池面魚鳥】

那池心的游魚，兩兩三三，笑語低昂的過去了；戲水的白鵝，清影在波中

浮耀，紅掌兒翻向青天，年輕的魚兒羞躲了，綠衣仙女的翠鳥兒，嚶然一聲，彷彿晨粧的初報；白鷺有時飛到堤邊，靜悄悄的孤幽，恰似一個披簑衣的釣叟。

在將近黃昏時，我們又……去看……池魚潑刺的鱗影，清漪的水波，靜到極處，也使我們的靈魂安閑到極處。

### 【池畔的晴朝】

池上幾株新柳，

柳下一座長亭，

亭中坐着我和兒，

池中映着日和雲。

\*

雞聲，羣鳥聲。鸚鵡聲，

溶流着的水晶一樣！

粉蝶兒飛去飛來，

泥燕兒飛來飛去。

\*

落葉踟躕，

飛下池中水。

綠葉踴躍，  
翻昇空中銀輝。

一隻白鳥，

來在池中飛舞，

哦！一灣的碎玉！

無限的青蒲！

【柳池】池的四面，遠遠近近，高高低低，都是垂着萬縷碧絲的楊柳，將那一池凝綠的水重重圍住。有些靠得很近，柳絲輕輕拂着池面，逗得那些小魚都興高采烈地追逐起來，水面上起着銀綠的一層微波，柳絲的影子交織在微波間，使地面幻出種圖案。太陽光薄薄地從葉縫中偷入，似乎也窺地面的美麗的漣漪，牠的溫暖的光使池的一角有了明顯的顏色，在澄明的綠色中，小魚好像一塊綠玉中的斑點，而柳條的影子像是細紋。

## 八 森林

【森林的聲】微風在枝葉間輕輕地溜過的時候，森林中如有千百個人在低低地嘆息，也似無數人在祕密地傳述着某些不可外洩的事件，風大了點，於是全個森林鼓蕩起來，正像水波鼓蕩一樣，發出潮般的聲音，但是比較洪亮而圓融，正似千百口大鐘齊鳴後的餘韻，晚間，風

更大了，傳到耳邊的森林之聲好像夏間的驟雨，有時還發出彷彿山崩般的怒吼。

森林間有千百種奇怪的聲音，一個樵子常常如聽見人在嘆息，在低語，在呻吟，而那洪鐘般鳴响着的松風和唱中，真似有人用低音唱着一些可以記得起來的曲調似的，有時拍拍幾聲，好像人在打架了，接着是沙沙一陣落葉，好似人在哭泣了。也有些時候有着死般的沉寂，但沉寂之後常常跟着一陣樹叢的怒吼，好像對沉寂懷着十二分的敵意。

【長林】 山地中的變化真是有點驚人，山頂和山坡一縱線都是長短大小均勻的樹木，堂堂地，像從那邊山面越過來的隊伍，向黃芽菜田和甘藍田進軍。在日落後的黃昏時分，試從遠遠的高阜望去，你會以為是有一長隊蝸牛在蠕動——那蝸牛都是有觸角高舉向空中的。

【樹林】 可是最美麗的卻是那有一列一列的樹木的樹林。牠們的顏色每分鐘都有改變。現在葉柄閃着純白色的光，在這些葉柄中絲似地點綴着葉兒的大青色。一刻兒因為高原顫抖的風輕輕地吹動着綠葉的緣故，變成閃爍珠光的藍色；有一處因為浮雲遮去太陽光的緣故，葉兒幾乎成爲黑色。這個陰影像鬼似的穿過昏暗的樹身溜到離溼地很遠的天上去。

曾經有多少個清晨，我獨身冒着冷去薄霜鋪地的林子裏閒步——爲聽鳥語，爲盼朝陽，爲尋泥土裏漸次蘇醒的花草，爲體會最微細最神妙的春信。啊！那是新來的畫眉，在那邊凋不盡的青枝上試牠的新聲啊！這是第一朵小雪球花，掙出了半凍的地面啊！這不是新來的潮潤沾上了寂寞的柳條？

【枯樹林】 這裏只有燥裂的黃泥和些霉爛的柴根，枯樹，有些是空心了的，有些只剩半

截了，大多是脫了皮露着光滑栗色的軀幹，疏疏地散佈着，頗像一個頹敗的去了屋頂的神殿；那些脫泥露木架的神像東倒西歪地在受風霜的侵襲，一到這地方，你立刻會起一種莫名苦悶之感，彷彿這是連鬼也不願到的地方。

## 九 山

【遠山】我睡在柏樹蔭下，橫側的視線，望見遠山。山頂的新築的亭子，被陽光所照着的，全山，分出層次：有的是金黃色的，有的是紫青色的，深黯的，或淡黑的也有。

遠山裏的山崗，不似早春時候盡被白漫漫的雲霧罩着了，巍然接連着站在四圍，青青地閃出一種很散漫的薄光來。山腰裏的寥落松柏也似乎看得清楚了。橋左旁的山的形式，又自不同，獨立在那邊，黃色裏現出青綠來。不過山上沒有一株樹木，似乎太單調了；山麓下卻有無數的竹林和叢藪。

有一匹山嶺橫互着路途，遠遠地凝着翠黛，頂上戴着白雲，山峯都攢集成團，一峯高過一峯，一嶺高過一嶺，顏色逐漸的淺淡下去，帶着神祕的風味。你知道你是要踰越那山嶺的，那怎會有路開出，倒是耐人尋思的事情。待你愈近，那宏大的集團便改變顏色——有的是淺綠，有的是青灰，有的是褐黃。山上並無森林，有的只是百種百樣的灌木。中間點綴着岩石，或黑或白或棕或紅。【近山】很淺的濃綠色的山泉，在巖下流着。山半柿樹的葉子，經了秋風，已經零落了，只剩有幾個青色半熟的柿子掛在上面。山上的枯草，迎着晨風，一片的和山偃動，如同一領極大的



毛氈一般。

影娉娜。山上滿植翠柏蒼松；在萬綠叢中，間雜幾枝藤花，嫩紫之色，映日成彩，微風過處，松濤澎湃，花

或伏，或趨或聳，歷歷可指，有如在看一幅地勢實型圖。

原來對面的連綿不斷是「九龍山」，這時雨稍止了，山峯上的雲氣浩浩蕩蕩的，一邊是一大團白雲忽而把山籠住，那一邊又是一片淡黑色霧氣把幾處峯巒渲染得濛濛漠漠，直與天空混合一色了，羣山的脚上都被烟霧罩住，一些也看不見。

太陽一出，「九龍山」的橫軸清清楚楚的排在目前。山峯是一層隔一層錯綜的重重疊着，山色由灰黛紫赭色一層比一層淡下去，最後一層淡得像玻璃紗，把天空的顏色透出來，這重重的山影，數也數不過來了。山脚可以看得很清楚，那繞着山脚發亮的一長條是河吧，沿着河的長樹林上邊，綴着暗紅淡粉的不知是桃是杏的花，近山脚下幾堆嫩黃的柳樹，掩映着幾墩黃土房屋。

【臨水的山】一乘汽車沿着江流北岸徐徐而上。僅能容得兩輛汽車並肩而過的山路，一面臨江，一面依着崖壁。崖頭處處有清泉迸出，在細澗中潺緩澗裏的葛草開着一片鮮潤的紅花，便是遣人忌厭的紫色的薊團也表現着一種淵深的淨美。白色的或粉紅色的荻花、櫻桃實般的茨子，紅得驚人的山楂，時而從崖上低垂下來，在汽車頭上愛撫。

【荒山】這裏沒有一根草，一棵樹，全是些灰紫色的石塊，石塊間是些乾燥的泥土，沒有一隻鳥在這裏棲息，偶然也來幾個禿頭的鷹，但在石塊上略略打一回盹，就倏的飛去了。這裏也聽不到蟲兒的歌唱，這裏像沙漠般的寂寞，一到秋天，這裏的荒涼的意味更濃厚，有人說，這是墳墓，其實比墳墓還淒涼，墳墓上有的，是肥茂的野草，清艷的野花，但這裏幾乎空無所有，只是無數堆的亂石而已。

【月下山中】月光下的翁家山，又不相同。從樹枝裏篩下來的千條萬條的銀線，像是電影裏的白天的外景。不知躲在什麼地方的許多秋蟲的鳴唱，驟聽之下，滿以為天下急雨。白天的熱度，日落之後，忽然收斂了，於是草木很多的這深山頂上，也就起了一層白茫茫的透明霧障。山上電燈線似乎還沒有接上，遠近一家一家看得見的幾點煤油燈光，彷彿是大海灣裏的漁燈野火。一種空山秋夜的沈默的感覺，處處在高壓着人，使人肅然會起一種最敬之思。

### 【雁蕩山頂】

紅的白的杜鵑花，

隨意在山徑旁開着，

我迎着淙淙的溪聲，

上了瀑布之頂——

雁蕩山之頂。

疲倦了的夕陽光，

只照我一個人的身上。

偶然有幾隻歸巢的烏鴉，

在沈寂的空中，呀呀地叫了幾聲。

淒涼的感覺，

突然沁入我全身的細胞中。

『荒山不可以久留，還是歸來好。』

這樣地，我便復歸於喧囂的人間。

人間雖喧囂，

總把我的心牢牢地維繫住了。

【山徑】

路陡難行，有幾處無路，祇不過依稀可以認辨。當下各人都抱十分雄心，繼續不

懈，大有「不到黃河心不死」之概……攀懸而登，不稍休息，誰知不到半小時，已疲乏不堪，汗流如雨，而氣喘如牛，不能夠動了。回頭看他們都在半路，匍匐而行，狀極可嘆；繼續努力更前進，路愈陡，石子愈多，一邊懸崖壁立，一邊深谷萬丈，祇留出二尺來寬的石子路，可以行走。如果注目下視，則腿軟欲墮，心忐忑不止。

【山陰道】

一條修長的石路，右面盡是田畝，左面是一條清澈的小河。隔河是個村莊，村

莊底背景是一聯青翠的山岡。這條石路，原來就是所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的山陰道。誠然，「青的山，綠的水，花花世界」，我們在路上行時，望了東又要望西，苦了一雙眼睛。道上很少行人，

有時除了農夫自城中歸來，簡直沒有別個人影了。我們正愛那清冷，一月裏總來這道上散步二三次。道上有個路亭，我們每次走到路亭裏，必定坐下來休息一會。路亭的兩壁牆上，常有人寫着許多粗俗不通的文句，令人看了發笑。我們穿過路亭，再往前走，走到一座石橋邊，纔停步，不再往前走了，我們去坐在橋欄上，瞭望四周的野景。

橋下的河水，尤清潔可鑑。它那喃喃的流動聲，似在低訴那宇宙底永久祕密。

【雪後的山】前面就是一片高山，像架屏風似的，迎面豎起，土石相間，樹木叢雜。却當大雪之後，石是青的，雪是白的，樹上枝條是黃的，又有許多松柏是綠的，一叢一叢，如畫上點的苔一樣。

眺見了前面山腰上塊然幾道白光在發耀，恍若浪山蒼翠中忽然湧出一股白濤，皎潔輝煌的。

青山真有美極的時候，二月七日，正是五天風雪之後，萬株樹上都結上一層冰殼。早起極光明的朝陽從東方捧出，照得這些冰樹玉枝，寒光激射。下樓小步，雪中曲折行來，偶然回顧，一身自冰玉叢中穿過，小樓一角，隱隱看見我的簾幕。雖然一般的高處不勝寒，而此瓊樓玉宇，竟在天上，而非大上。

【山峽】高峯刺天，崖壁並無大樹，全露石骨，現出蒼翠如玉的顏色；或者苔蘚蒙茸，萬丈青綠，中間夾着黃銅色的石骨，不生寸草，日光映着，好像黃金闕一般。

這是多麼險峻的一個形勢啊！轟聳山峯之間，夾着一帶滾滾的長流，山峯是一排排沿江壁

立，把個江水監視得十分嚴固。在兵家說是要塞，在遊客們看來卻是莊嚴雄偉，具有俠骨的山水。

【暮山】對面的一帶青山，正落着夕陽的反照，金紫相間，彩色萬變，說不盡的奇偉美麗。一帶連山，本來有近遠深淺的痕跡，可以看得出來的，現在當這落照中間，都只成了淡紫市上的炊烟，也濛濛的起了。

山岡漸漸凍結成一片深紫色，彷彿是用紫色的紙剪了貼在天邊的，這些黛紫的峯巒和雲霞奇異輝耀地對照着，牠們的反映在江流裏的影子也和金澄的波光在眩人地鼓蕩。但太陽攀不住山頭，又剝地滑下去了，於是蒼茫的暮色又偷偷地佔領了四野，近處的樹木都變成黑漆的一團，山也變成了鐵般顏色，遠處的山漸漸和晦暗的天空全成灰色的一片了。

【霧間的山】一片銀霧像布帛般掛在東方，那裏面隱隱現出山和樹木的影子，彷彿是用淡淡的墨水描在素絹上面的。太陽的威力漸漸加強了，霧氣也漸漸淡薄了，於是山的影子濃厚起來，清晰起來，而且也可以辨別遠山和近山了，近山是一片濃黛色，有着粗大的黑點子，那就是樹木，遠山還是青灰色的，襯着近山，彷彿是近山的影子。

## 十 瀑

【瀑布】瀑布的氣勢是那末樣的偉大，瀑布的景色是那末樣的壯美；那末多的清泉，由高山石上，傾倒而下，水聲如雷似的，水珠濺得遠遠的，只要閉眼一想像，便知牠是如何的可迷人

祇見三千尺的雲梯，從山巔下垂，雲梯之下，都是飛煙輕霧，那有一點看出是水，這種奇妙的大觀，怎不引誘人們忘記人間之樂呢。

【瀑布潭】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時候，我驚詫於梅雨潭的綠了。

梅雨潭是一箇瀑布潭。仙岩有三箇瀑布，梅雨潭最低，走到山邊，便聽見花花的聲音；抬起頭，鑲在兩條溼溼的黑邊兒裏的，一帶白而發亮的水，便呈現於眼前了。我們先到梅雨亭。梅雨亭正對着那條瀑布，坐在亭邊，不必仰頭，便可見牠的全體了。亭下深深的，便是梅雨潭。這箇亭踞在突出的一角的岩石上，上下都空空兒的；彷彿一隻蒼鷹展着翼翅浮在天宇中一般。三面都是山，像半個環兒擁着人，如在井底了。這是一個秋季的薄陰的天氣。微微的雲在我們頂上流着；岩面與草叢都從潤溼中透出幾分油油的綠意。而瀑布也似乎分外的响了。那瀑布從上面沖下，彷彿已被扯成大小幾縷，不復是一幅整齊而平滑的布。岩上有許多稜角，瀑流經過時，作急劇的撞擊，便飛花碎玉般亂濺着了。那濺着的水花，晶瑩而多芒；遠望去，像一朵朵小小的白梅，微雨似的粉粉落着。據說，這就是梅雨潭之所以得名了。但我覺得像楊花，格外確切些。輕風起來時，點點隨風飄散，那更是楊花了。——這時偶然有幾點送入我們溫暖的懷裏，便倏的鑽了進去，再也尋牠不着。

梅雨潭閃閃的綠色招引着我們！我們開始追捉她那離合的神光了。揪着草，攀着亂石，小心探身下去，又鞠躬過了一個石穹門，便到了汪汪一碧的潭邊了。瀑布在襟袖之間，但我的心中已沒有了瀑布了；我的心隨潭水的綠而搖蕩，那醉人的綠呀！彷彿一張極大極大的荷葉鋪着，滿是

奇異的綠呀！我想張開兩臂抱住她；但這是怎樣一個妄想呀！——站在水邊，望到那面，居然覺着有些遠呢！這平鋪着，厚積着的綠，着實可愛。她鬆鬆的皺額着，像少婦拖着的裙幅；她輕輕的擺弄着，像跳動的初戀的處女的心；她滑滑的明亮着，像塗了「明油」一般，有鷄蛋清那樣軟，那樣嫩，令人想着所曾觸過的最嫩的皮膚；她又不雜些兒塵滓，宛如一塊溫潤的碧玉，只清清的一色——但你却看不透她！我曾見過北京十剎海拂地的綠楊，脫不了鵝黃的底子，似乎太淡了。我又曾見過杭州虎跑寺近旁高峻而深密的「綠壁」，叢疊着無窮的綠草與綠葉的，那又似乎太濃了。其實呢，西湖的波太明了，秦淮河的也太暗了。可愛的，我將什麼來比擬你呢？我怎麼比擬得出呢？大約潭是很深的，故能蘊蓄着這樣奇異的綠，彷彿蔚藍的天融了一塊在裏面似的，這才這般的鮮潤呀！——那醉人的綠呀！我若能裁你以爲帶，我將贈給那輕盈的舞女；她必能臨風飄舉了。我若能把你以爲眼，我將贈給那善歌的盲妹；她必明眸善睐了。我捨不得你，我怎捨得你呢？我用手拍着你，撫摩着你，如同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我又撈你入口，便是吻着她了。我送你一個名字，我從此叫你「女兒綠」，好麼？

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時候，我不禁驚詫於梅雨潭的綠了。

### (乙) 風雲月露

#### 風

【山風】 山風捲着松濤，像海洋的狂瀾似的，帶着嚇人的聲浪，從遠處荷荷地滾來，一陣

陣地刮着崖頭刮着樹，打着板壁打着門，發出怖人的巨响。有時且揚起尖銳的悲鳴，像是山中的妖怪在外巡遊一般。

禿頭的小販，聽着風聲，一時沉默着靜靜地在火上暖着手。我坐在對面，却越發不安起來，重復地想着，難道這竟是真的麼？而那可怖的故事，也翻來覆去湧現着，如同山中起伏的松濤，一時排遣不開。

【江風】風似乎掉方向了，船頭汨汨的水聲帶着嗚咽的調子；燭燄只往下墜，燭淚直淌，堆在錫燭台的底盤裏，船身搖盪也更爲厲害，這見得後艙的三個人格外在那裏用力。

【微風】那間寬敞而清潔的居室，是臨着花園的窗戶開着，微風吹動白色的窗帷，波動得如像帆船一樣，一時飽漲起來，一時又呆垂下去，金色的反光在屋頂上浮遊；全室中充滿着新鮮而微帶濕意的清香。他們走上了向山谷去的道路，一陣疲弱的微風，穿過松林响動着，碧海的一角在黑暗的樹林裏閃爍。

河中吹來涼風，我聽見遠處有微弱的颯颯聲；天上映下些微的星光，盤谷如陰暗之海一樣，無邊無際，幽靜而且有些透明，空氣中有糊模的音响，許多觸鼻的香氣混和在草的清氣中，瀰漫空際。

【冷風】天上的黑雲，現在越湧越厚，一陣的冷風，穿過那一帶乾枯的樹林子的時候，「呼呼沙沙」的怪响，震得隱臥溫暖巢裏的烏鴉，四處飛起，繞着乾枯的樹木「呀呀」亂叫，蹲在街頭的乞丐，裹着「呀呀」好厲害的風啊！抖顫的呼聲，增了行人無限的冷意。



冷風從高聳的屋頂上兇狠地撲了下來，從廣大的街道上猛烈地捲了起來，從狹窄的街口尖削地衝了出來，牠像千百萬埋伏的軍隊，到處襲擊着來往的行人和車輛。以及僵立的電桿與牆屋，世界像要傾覆了似的，起了頭暈般的旋轉。

「晚風」在那時黑麥上起始浮沉出浪紋，一陣夜晚的清風輕轉地觸上牠的光着的頭。一分鐘後，又來了一股風，略強些——黑麥沙沙地响起來，於是又聽到松樹的空洞的嗽聲。

中飯時候我走到河邊，我因為不想吃什麼東西，萬象荒涼，冷濕的晚風從山上吹來，欲雨的暗雲封住了山谷。

軟軟的東風，在蒼茫的暮色裏，橫掠過薔薇花的梢頭，帶着優雅的芳香，送到姑娘們的身伴來，她們呼吸着微濕的夜氣，漸漸的從髮稍感覺着晚風的涼意，於是都把頭縮起來，口裏格格的笑。有的竟被風兒闖進嘴裏去，「啾啾」的打起噴嚏來，接着又是格格的大笑一陣，引得星羣也似乎歡樂了，噙着眼兒在天邊傻笑。

現在，夕陽完全隱沒了，僅雲霞猶徘徊在天邊，晚風從山谷裏跑到村子上來，「把涼爽」借給村人，更戲謔地吹亂那些在橫路上來往的人們的頭髮。

「狂風」好大的風，刮着。風把整個空間的灰土送到老總把們的鼻孔裏，耳管裏，甚至於齒縫裏，老總們一手扞傢伙，把另一隻手捫住眼睛，大車滿載着軍用品，王營長騎在馬背上，馬是肥的，趕大車的騾子是瘦的，騾子挨着趕大車的鞭子，趕大車的挨着老總們底耳刮子，沒有天，也沒有太陽，那一夥兒蒙在灰土裏。從營長一直到騾子，鑽着，滾着，枯樹枝呼呼地叫，風刮着。

烏黑的雲湧來，把乾淨的天空玷污了，密佈了一天黑陣陣要刮風暴的雲彩，先是在老遠的森林那一邊，但不一刻這鄉村就滿天黑下來了。一陣狂烈的風掃來，空中的雲氣，在風的鞭撻，憤怒兇惡的恫嚇之下，走的飛快，這暴風——極盡牠嚇人的本事猖獗着，將塵土捲起，高與雲齊，屋頂刮跑了，樹木也連根拔起。

那深沉的靜寂之中，完全無雲的天空上，突然起了一陣狂烈的風。連地都好像在腳下顫動了，微弱的星光好似是抖戰起來了，空中轉成一陣旋風。這陣風不是冷的，而是熱的。幾乎近於熱悶，呼呼的從樹上，屋頂上，牆上，和街上掃過。

## 二 星斗和月亮

【繁星】窗子裏面，秋夜吹進了溫暖而芬香的濕氣，黑暗的空中，幾千幾萬的繁星，燦爛地好似在那兒飛舞，洋燈的火焰，也是一樣的向着上邊在那裏跳動。

沒有月亮，閃爍的繁星在天空的黑暗裏彷彿播了許多火種。但那曠地上却是很明亮的，是一種陰暗的白色，是一種冰凍的靜止，是一種無限的寂寥。

我們的周遭，羣星繼續着他們靜默的前進，馴和的如一大羣羊不時的我想像着這些星星中的一個，最美麗的，最燦爛的一個，因為迷失了路而來靠在我肩膀上睡着呢？

成千的各色火光，隱約於透明的黑暗之中，同時，下面的衆山也在這星光的天邊描上牠們那不齊的齒巔，於是變成藍上加藍，透明上加透明。

【星夜】 她指點給我，看那邊是織女，那邊是牽牛，還有仙女、星獵戶、星孿生的兄弟、星皇、后星，末後她悄然的微笑說：「這些星星方位和名字，我一一牢牢記住，到我衰老不能行走的時候，我臥在床上，看着疏星從我窗外度過，那時便也和同老友相見一般的喜悅。」

在月亮左側不遠，一顆很光明的星，是每夜最使我注意的。自此稍右，三星一串，閃閃照人，想來不是一「牽牛」，就是一「織女」。此外秋星窈窕，都羅列在我的枕前。就是我閉目寧睡之中，他們仍明明在上，臨照我，無聲的環立，直到天明，將我交付與了朝霞，纔又無聲的歷落，隱入天光雲影之中。

我凝望天空，有三顆最明亮的星。輕淡的雲，隱起一切的星辰的時候，只有這三顆依然吐着光芒。其中的一顆距那兩顆稍遠，我當他是我的大弟弟，因為他稍大些，能夠獨立了。那兩顆緊挨着，是我的二弟弟和小弟弟，他兩個還小一點，雖然自己奔走遊玩，却時時注意到其他的一個，總不敢遠遠跑開，他們知道自己的弱小，常常是守望相助。

### 【孤星】

只是一顆孤星吧！

在這無邊的黑暗裏，

已寫盡了宇宙的寂寞。

這時昏暗的夜色已漸漸收起，晨曦透出濃厚的魚白來，山頭改爲了清灰色，孤孤地矗立在濃霧裏，天上的星，也只孤孤的剩了一顆，正湊成一對可憐的朋友，悲悼着殘夜的消逝。

【雨後的月】一陣微風，輕輕把窗子吹開；一股清光射進我屋子來，呀！原來適才如霧如煙的細雨已經過去了！天上的烏雲也都散盡；一輪皓月也盈盈含笑露出她的面龐來。清光佈滿了大地，美麗的花影，迎着月光，盪着微風，隱約像美人臨風輕舞。

【初上的月】黃昏正用「黑暗」織着牠的企圖，但山腰裏，假使你不是瞎了的話，你就可以看見月兒已慵懶地爬上來，帶了她幽默的啓示，使世界知道夜的恩惠。

不久，月兒一輪金盤似的從東方湧了起來，起先不大光明，愈高愈爲皎潔，到了中天時，將全個大地都浸在銀光裏了。

夜色深沉，新月剛從海的那邊浮出；倒影的月光在水天接界處橫成一片魚白色。海風帶着濃霧過來，把眼前蒙照得十分昏暗。

深紅的圓月，從牧場後面的地平線上昇了上來，看着牠立刻就到了那白楊樹的枝葉兒中了；這些枝葉偶爾和破爛的黑色窗帷一般將牠掩住，隨後，牠又重新鑽出來，在牠所照耀的碧空中發潔白的光彩；於是牠的影子墜在那小河中，河上的波兒將這影子蕩成數不盡的星點；並且這銀光彷彿是一些銀甲，而無頭的蛇，蜿蜒鑽入河牀的深處。

【西沉的月】月亮將要下山去了，江邊上除了幾聲懶懶的犬吠聲外，沒有半點生物的動靜。除江岸上有幾家人家，和幾處樹林，靜靜的躺在同霜華地的月光裏。樹林外更有一抹青山，如夢如煙的浮在那里。

時候再不能使月亮留戀了，她的臉龐愁憂得發白，每走一步，又軟弱地回過臉來，顧盼這數

曦的景象，但惺忪的世界毫不注意她，只顧自聽着天真的，麻雀噪聒，於是負着沉重的悲哀，她向西山暈倒了。

【滿月】圓月慢慢兒翻過山坡，把牠的光芒射到了河邊，這一條小河橫臥在山腳下的黑暗裏，一受到月光，就微微地顫動起來。水緩緩地流着，月光在水面上流動，就像要跟着水流到江裏面去。黑暗是一秒鐘一秒鐘地淡了，但牠還留下個網，把一切都掩覆着，山哪，樹哪，河哪，田哪，房屋哪，都被蓋在牠的網下面，月光是柔軟的，牠透不過這網眼。

圓圓的月亮浮在天空，照着院落。房屋和倉房，在月光下面看來，好像比白天白了許多，草也被月光照得白了，在黑影之間伸展開來。右邊是草原，照在草原上的星光柔和的燃着，——一切都是神祕，無限的遠，彷彿是無底的深淵。

好豐滿的月亮啊！牠那透明的光輝帶着一種霧樣的鬱氣，充滿了山谷；蔭影落在四處，把森林弄得更爲濃密，把那兒的寂靜弄得更爲充實而且更爲嚴峻。樺木的白幹，讓月亮照得如銀一樣，像蠟燭一般對着櫟榆和幼樹的黑背影而矗立着。

【月夜】那晚月兒已瘦削了兩三分。她晚粧才罷，盈盈的上了柳梢頭。天是藍得可愛，彷彿一汪水似的；月兒便更出落得精神了。岸上原有三枝兩枝的垂楊樹，淡淡的影子，在水裏搖曳着。牠們那柔細的枝條浴着月光，就像一支支美人的臂膊，交互的纏着；又像是月兒披着的髮。而月兒偶然也從牠們的交叉處偷窺看我們，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樣子。岸上另有幾株不知名的老樹，光光的立着；在月光裏照起來，却又儼然是精神矍鑠的老人。遠處快到天際線了，才有一兩

片白雲，亮得現出異彩，像美的貝殼一般。

稀疏的星，稀疏的樹林，疏林外，稀疏的燈。在冰一樣冷的夜，誰寫了這幾筆淡淡的老樹影，月背了我，在面上，悄無聲的打我。燈火漸漸的稀少，送來月色的皎皎；但眼已倦微微的倦了！

十八夜以後，夜夢醒見月，只覺空明的枕上，夢與月相續。最好是近兩夜，醒時將近黎明，天色碧藍，一弦金色的月，不遠對着弦月四處，懸着一顆大星。萬里無雲的天上，只有一星一月，光景真是奇麗。

月光進了那小屋。牠在那邊山上的松樹間飛過，射到黑色的草坡上，在草坡上畫出一根絲一般長的粗線，飛過卡西謀葉屨的小屋頂。但當牠還沒有到屋頂木板之前，從光內出來一顆微光，透入葉屨的住房，穿過幾塊小小的窗玻璃，房內的地板上，便露出一根光亮的線。

### 三 雲霞

【晚霞】一天都是明亮的雲彩，雲彩的隙縫中，顯出高遠明淨的蒼空。太陽是隱在雲彩之下，餘暉透射出來，把西天染成一片金黃，雲彩變幻着，馳逐着，映着黃金色的霞光，競放着綺麗的花紋。

【朝霞】隱隱的曙光一綫，在黑沉沉的長夜裏，突然的破曉，霎時烘成一抹錦也似的朝霞，彷彿沉睡初醒的孩兒，展開蘋果也似的雙頰，對我微笑。

當朝暾將破於海面時，紅色的霞就做了牠的預告者，東西的海與天再分不出清楚的界限。

來，只看到一片玫瑰的光燄，作欣迎光明來臨的前奏。這種景象，確是值得我們最愛的。

【彩霞】眼望着水中映着的雲霞，有的是金黃的，有的是蔚藍的，有的是白的，還有灰白的，淡青的，千態萬狀，決非畫家能描得出來。

太陽光正攻擊着樹林，從繁茂的頂葉上穿過，直用那溫和的光亮射在白楊的樹幹上，竟使這些樹幹變成松樹的幹子一般；樹葉也都變成藍色，上面籠罩着藍白的天，晚霞照着，帶了點胭脂的顏色。燕兒高高的飛着，風兒幾乎死去了；懶惰的蜜蜂懶洋洋睡沉沉在丁香花上飛着；白鴿成羣的在單獨的遠處的樹枝上打着！

天色真美麗呵，他非但沒有畫過這樣的天空氣調，而且可以說從來沒有見過。風是從他的背後來的，所以浮雲漸向安納西市方面遠去。天空本是碧藍的，但漸遠漸帶銅綠，在此幕前便有無數層次的雲彩。近處的灰白帶紫，四周都有玫瑰淡邊；稍遠則銀灰與蝦青相間，微有珠色；遠去浮現在鬧市的爐燄似的光輝上者，如檸檬與橘子混和，是無數細片。輕浮散迭，消失在遠山之後，呵，湖水，與雲塊相應和，塊青塊綠，這裏面又搗散了許多紫羅蘭的溶汁。風之所至，忽然波紋幽暗，忽然鏡光閃耀。而雲山投影其中，又成了萬種情態。畫家先草草的鈎了木炭，他想不能遲留了，於是加油彩。以畫家的三寸筆頭，追逐這萬頃風濤。他只要吹灰之力，使這不盡的天面全盤變易，幸虧興致鼓勵他，不論他變得怎樣快，總要獵取這飛逝的一切到畫家的筆頭。

忽然，風是迎面而來了，浪花緊急的變了方向，從樹面打來，而雲彩也愈沈愈下了；他儘是毫不遊移的畫去。現在真不對了，雨點已經下來，於是只得收畫就走。這時纔知道是離家如此之遠。

【雲海】沿着山脚直達到無窮遠的地方，全是雲霧，並且厚薄不同，厚的現銀白色，薄的現灰黑色，因此分出層次，好似海中的波浪一般。記得在莫干山所看見的雲海，因為遠處有許多山峯，露在雲外，彷彿海中鯨魚的背脊，那雲朵左右流動，也好像鯨魚在海中游泳一般。如果太陽出現，那些雲霧也就漸漸的消滅了。

果然，我們初起時，天還黑沉沉的，西方是一片鐵青，東方些微有些白意，宇宙只是——如用舊詞形容——一體莽莽蒼蒼的。但這是我一面感覺勁烈的曉寒，一面睡眠不曾十分醒豁時約略的印象；等到留心回覽時，我不由得大聲的狂叫——因為眼前只是一個見所未見的境界。原來昨夜整夜暴風的工程，却砌成了一座普遍的雲海。

【白雲】白雲確有使人欣賞的價值，一團一團地如棉花，一捲一捲地如波濤，連山一般地擁在那兒，野獸一般地站在這邊，萬千狀態，無奇不有。

平鋪着瀟灑的雲氣，在朝旭未露前，宛似無量數厚毳長絨的絨羊，交頸接背的眠着，卷耳與彎角都依稀辨得出。

【彩雲】日輪將落，晚霞更紅了。那幾朵白雲，遊戲山巔，似生倦意，便手挽手兒冉冉的向空飛去，由銀灰而變成金色，由金色而變成烏青。那座山也像要隨着雲兒飄飄向上飛起，終於牠那白頭和雲都消失於濛濛光霧中。

風靜了，在村子上邊，紅雲慢慢地經過着，山巔也發紫了。牠們好像是融化了。作成黃金的和火的流在草原上，一隻鴿鳥，像是木刻似的，一隻腳立着，嗅着被一日來累倦了的草的溫和的幽



香。

正對着這塊曠場上，飄起了一大塊的玫瑰色的雲頭。高懸在半空中；綠色的縱紋像烟霧一般的展開在牠上面，就在牠邊沿上，時隱時沒地閃爍着一顆小小的星，而在稍又過去一點的地方，半彎新月雪白地照耀在一片蔚藍色的背景上，微微帶一點紅暈。

【黑雲】漸漸的，天色就變灰了，其後更變成紫的顏色。風聲來了，天氣忽然的就沉悶異常，四面八方嗡嗡鬧着的，盡是蒼蠅，蒼蠅，蒼蠅，鳥兒也一一的住了聲。食肉鳥也一一的不見了，慘白色的密雲從各處湧湧起來，層層疊疊的無心的隨着飄蕩的空氣走去，立刻，一種神祕的力直掙那雲堆向地上擁來，那雲比煤炭還黑，一堆一堆的聯成一團，互相擁擠，互相翻騰，飛跑得很像躲避野火的野獸一樣，雲堆中又閃爍出無數光輝的條紋，而轟隆的霹靂便隨之而至。

【鱗雲】太陽用了光明之鞭，將聚集了將要咬住的雲打開，漸漸沉沒下去。受鞭的雲，浴着眩目的血潮，餘下的血潮，將嚇得引退的無數的鱗雲染成黃紅紫的顏色。

天上的雲，像飛起的柳絮，成千成萬的散撒在紫羅蘭色的天空的四周，刹那世界被融化得十分溫和了，江水更澄清得美麗，如一隻大的紫沙缸裏滿放着白色的碎石子，閃閃的發着光，雲一移動，這些石子也就蠕蠕地爬起來。

#### 四 長天

【陰沉的天】

飯後三點鐘，我走到臥室裏去，從淡綠的窗簾布縫裏射進來的灰黯的

光線，籠罩着全室，使人踏進門檻，就有呼吸不舒服的感覺，沿窗的小舖上的夏布帳子裏，正冉冉的騰出白霧來，迷漫在陰暗的空中。

但是這一個下午，她們又被發現在操場的一角，雖然不是並肩的在操場中慢慢的散步，可是從她們的臉上，都可以看出一種異樣的光彩。這似乎並不是由於什麼日光的雲霞的映照，因為在那灰暗色的天空中正滿佈着陰霾的雲翳，空氣中能令人感到一種悶的壓迫。

【明朗的天】從那扇還蓋着一層已經過夏天的灰塵的高窗子裏望出去，可以看見一角奇異的美麗的天空；第一眼看過去，好像是濃厚的銀灰色；第二眼再仔細看去，似乎顯出一層藍色，一層不褪淡的藍色，又很潔，又無限的深藍色。這天空並不把牠的美貌猝然袒裸出來，却不慌不忙的戴上了一个澄澈的雲幕。變做可愛得像一個人的未婚妻了。

這時候天上晴朗高爽，在洋車上坐着，雖則心裏很急，但也覺得很舒服。待到一覺醒來，太陽的光線已經射到牀腳邊地板上，從窗外望得見的天空，是一片澄清的蔚藍顏色。

【天】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沒有見過這樣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彷彿要離人間而去，使人們仰而不再看見。然而現在却非常之藍閃閃地映着幾十個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現出微笑，似乎自以為大有深意，而將繁霜灑在我的園裏的野花草上。

## 五 雨露

【陣雨】天地爲白草，木低頭。晨五時我已覺得早霞不是一種明媚的顏色，慘綠怪紅，淒厲得可怕！只有八時光景，風雨漫天而來，大家從廊上紛紛走進自己屋裏，拚命的推着關上窗門，白茫茫裏，羣山都看不見了。急雨打進紗窗，直擊着玻璃，從窗隙中濺進來，狂風循着屋脊流下，將水洞中的積雨，吹得像噴泉一般的飛濺。

窗多的風雨，格外兇猛起來了。滴答滴答的簷漏，繼續擴大而成爲一片繁聲。窗子也被吹得格格搖動起來，突然間，東面的一扇，被猛風吹開，如繩般的急雨，也順着風射到他身上。昏暗的燈被風吹息了。

【微雨】窗外好像在那裏下雨，檐漏的滴聲，傳到被裏睡着的伊人的耳朵裏來，開了眼。又睡了一刻鐘的樣子。他起來了。開門一看，一陣濛濛的微雨，把房屋，樹林，海岸，遮得同水墨畫一樣。

一點風也沒有；只見晨光裏面降着柔軟溫暖的小雨；樹葉，樹枝，和小草上都掛着水滴兒，除去新鮮的植物臭味以外，還有一種潮濕的臭味由窗中穿進來，足徵雨還多降些。

【秋雨】戶外的蕭索的秋雨，愈下愈大了。檐漏的滴聲，好像送葬者的眼淚，儘在嗒啦嗒啦的滴。壁上的掛鐘，在一刻前，雖已經敲了九下，但這間一樓一底的屋內的空氣，還同黎明時一樣，黝黑得悶人。時時有一陣涼風吹來；後面窗外的一株梧桐樹，被風搖撼，就浙浙瀝瀝的振下一陣枝上積雨的水滴來。

【春雨】空中的形勢有些不對起來，我以爲是浮雲罩在頭上呢，不知甚麼時候，忽然暴

發起來，四方簡直成了雲海，春雨綿綿地下起來了。菜花早已走過了，現在是在山和山之間；雨絲濃密，好像霧一般，究竟還隔着多遠，不得而知。時而有風來，把高雲吹散，可以看見左手手的淡黑，的山背谷的對面，好像是山脈，左邊馬上可以看得出是山麓，深深地在雨裏好像松似的東西，也時而打個照面。剛一露面，便又不見了。是雨在動呢，是樹在動呢，是夢在動呢，不知怎的心裏覺得不可思議，路出乎意外地寬廣平坦，步行倒不甚吃累，但因為沒有帶傘，所以得快走，雨滴從帽子上僕答僕答地往下落時，……：糠似的水粒，漸漸大漸長，現在甚至於看見每一條雨絲都被風捲着了。羽織（和服之外褂）早已溼透，侵入貼身的裏衣的水，使得身體上的溫度成了微溫的。因為心裏不是個滋味，歪帶着帽子趕快的走。

【將雨】 暮雨要來，帶着愁容的雲片，急急飛避；不識不知的蜻蜓，還在庭園間遨遊着。

那邊有烏雲起了，山與田都為一層陰影所蔽，隱隱的似聞見一陣一陣的細密的雨聲。

在早晨八九點鐘的時候，一塊黑暗陰鬱的東西爬到天上，對着太陽，四處電光閃閃，又聽得遙遠的雷聲隆隆，一陣暖風在草上嬉戲，折斷樹枝，揚起灰塵，一分鐘內，五月的急雨就要落了下來。

在薄紫色的原野的遠處，緊接着城市的灰色的屋頂，慢慢地，低低地；飛動着沉鬱的，陰濕的，穩靜的巨大的雲塊，牠們散布着小小的，羞怯的，然而又是歡欣的雨點，宛如第一次愛情的撫摩，一個少年人對於裸着的女人的身體驚顫的接觸一般。

【雨後】 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來。土階邊的水泡兒泛來泛去的亂轉，閃

前的麥隴和葡萄架子，都濯得新黃嫩綠的，非常鮮麗。

雨聲漸漸的住了，窗窻後隱隱的透進清光來。推開窗戶一看，呀！涼雲散了，樹葉上的殘滴，映着月兒，好似螢光千點，閃閃燦燦的動着。真沒想到苦雨孤燈之夜，會有這麼一幅清美的圖畫！

雨已停止……在我們頭頂上，已經可以看出蔚藍的天來。小星從稀薄的迅速的雲彩裏閃耀出來。樹木受雨的灌溉和風的驚擾，形狀開始在黑暗裏顯出來了。我們靜聽了一會，除去樹葉淅淅的聲响以外，一點也聽不見什麼。

雨後的宇宙，好像淚洗過的良好，寂然幽靜。海上泛着銀波，天空還暈着煙雲，松原的青森。平坦的岸上，魚舟一列地駢陳，無人蹤印。有兩三燈火，在遠遠的島上閃明——初出的明星。

雨後的鄉村，滿目都是清新的風景。一條沙泥和礎石結成的村路，被雨洗得乾乾淨淨，在那裏反射陽光。道旁的枯樹，以青蒼的天體作爲背景，挺着枝幹好像有一種新生的氣力貯蓄在那裏的樣子，大約發芽的時期也不遠了。空地上的柘葉，投射下來的影子，同蒼老的南畫的松本一樣。前面的地平線上有幾縷紅雲，在那裏浮蕩。東天半角，反射出一種銀紅的灰色。因爲昨天下了一天的微雨，所以他看見了這清新的旭日，比平日更添了幾分歡喜。

雨就住了，太陽也漸漸地要落波了；那一種晶瑩清爽的風光，簡直撲人眉宇，這真是可愛——十分地可愛呵！甚麼塵垢，都被雨洗空了；甚麼膩煩，都被涼掃淨了；只剩下靈幻的人，四圍着一塊靈幻的天。山哪，嵐哪，雲哪，霞哪，半山上的煙哪，裝成了美麗簇新的錦繡一片。遍地的濃溼，反映出燦爛的金色，越顯得他無窮的化力。溝水不住活活地流着；淡煙不住在柳條兒邊浮繞；暮鴉不

住斜着肩兒亂飛；人却隨着他們，心似流水般地浪轉。好一個動的世界！一個活鮮鮮的世界！

零零落落的偏東雨，一剎那間便過去了，太陽偷偷地在雲影中探望，灰絮擁擠着的天空已經鑲起一塊一塊的藍色。石板上的水紆迴流向山溝裏，發出汨汨的聲音。這樣輕微的雨量是這村中的莊稼人最歡迎不過的，今年的豐收大約不成問題吧。遍山遍野的罌花開得十分茂盛，牠們在微風中搖擺着，似乎也和人們一樣充滿了喜悅，滂沱大雨誰也不希望牠再來。

【露珠】 露水珠兒在荷葉轉，顆顆滾圓。姐兒一見，忙用線穿，喜上眉尖。恨不能一顆一顆穿成串，排成連環。要成串，誰知水珠也會變，不似從前。這邊散了，那邊去團圓。改變心田，悶殺奴，偏偏又被風吹散，落在河中間。後悔遲，當初錯把寶貝看，叫人心寒。

見一枝槐樹吧，枝頭綴着殘餘的花咧。幾乎有半個荷花池已經被這槐蔭籠罩了，池畔還有白的黃的野花開着，當清晨太陽將要來到人間時，就是此地的微風也是香的。盛在荷葉中的露珠，經微風的振動本來已經在那裏蕩漾，有時槐花落，落在荷葉上，當中的露珠就加勁的跳躍起來。

【清晨的露】 我愛早晨的綠樹與花朵，那經過了一夜露水的潤飾，分外出落鮮豔欲滴，綠的葉子，像有油一般的光澤。紅的花朵，嬌媚欲語：宇宙間的一切，都像有了活躍的生命，所謂「雨露之恩」，所謂「甘露」，我想就是為這個緣故而稱說的吧！

早上收牛的時候，總是要赤了腳才能走，但早露是有毒氣的，非得穿一雙破鞋不可。偶然經過樹下，風吹葉動，露水從枝上滴下來，把頭髮都濕了。

## 六 冰雪

### 【田野的冰】

西北風緊緊的呼吼着，活潑的水已將縮成硬塊，走出村口，就看到兩邊死色的田野，在冷風中餓狗似的躺著，因為剛經過冬耕，泥土一塊塊的排豎着，在這些泥塊的隙縫裏，滿積着乳白而透明的薄冰，下面的水，仍是向低的田畝流着，一直通到溪裏，所以在冰與水的中間，就隔着半寸許的空間，遠遠的望去，真好似蓋着明瓦似的，發着咬齒似的吱吱的怪响，使人看了，不知不覺的要多增幾分寒意。

### 【瓦簷上的冰】

幾日風雪之後，大地已蓋得全白了。太陽從雲陰裏醒過來，但仍是冷縮無力，散佈微弱的光於洗染過的世界。瓦上的積雪已漸漸地融起來，但一到下午，風又驟然轉冷，太陽照舊縮回去了。屋簷裏滴下來的雪水，就都積成一條條的冰柱，長長短短的高掛着。於是風雖吹得很冷，孩子們却都高興起來，一個個的拿着竹桿，來打他們所歡喜的冰條了。

### 【冰山】

這是高大的冰山上接冰天，天上凍雲瀾漫，片片如魚鱗模樣。山麓有冰樹林，枝葉都如松柏。一切冰冷，一切清白。

探出窗口，滿眼全是冰天雪地，破冰船向前進一尺路，破裂的冰就發出震天的宏吼。向前望去，重積着刀片似的冰山，在軟弱無力的太陽光裏鋒利地發光，牠們通年不會溶化，幾千萬個峯頭，密密地蟄聚在一處，會使人想起是地獄裏的刀山，而悚然生懼起來。

### 【積雪】

四圍山上的層層的松枝，戴着白絨般的很厚的雪，沉沉下垂，不時的掉下一兩片手掌大的雪塊，無聲的堆在雪地上。

朝陽出來的時候，四圍山中松梢的雪，都映出粉霞的顏色。一身似乎擁在紅雲之中，幾疑自

已已經仙去

乘雪撥出遊，雙馬飛馳，繞遍青山上下。一路林深處，冰枝拂衣，脆折有聲。白雪壓地不見寸土，竟是潔無纖塵的世界。最美的是冰珠串結在野櫻桃枝上，紅白相間，晶瑩向日，覺得人間珍寶，無此璀璨。

抬頭看時，只見不遠前面就是一片高山，像屏風似的，迎面豎起。土石相間，樹木叢雜。却當大雪之後，石是青的，雲是白的，樹上枝條是黃的，又有許多松柏是綠的，一叢一叢，如畫上點的苔一樣。

### 【初雪】

薄暮雪初降，  
曾經整夜忙。

已默把田疇大道，

深深鋪上一片白汪洋。

一樹樹樅杉，北美松，

畫蒙着銀鼠皮兒價貴昂。

便是那樣的貧枝上，

也莫不是珍珠累寸鑲。

聽鷄啼聲似障，



出自克拉拉石新蓋鷄棚，

看秧鷄凍僵，

滿身上鵝絨軟裝，不是向雪裏飛翔我佇立當窗。

把這天上無聲工作凝神望，

見一陣雪鴉掠過，

像煞似黃葉亂飄揚。

【飄雪】 天上的風，也刮得緊了。沙沙一陣，大地上已薄薄的鋪上了一層碎鹽般的白雪，沙沙的聲音住了，碎鹽般的雪，現在已變成鵝毛般的雪片——或者說牠像柳絮——漫天飛舞，把不平的馬路填平了，把污穢的泥溝捲住了一座美麗潔白的水晶世界，誰相信牠污穢骯髒的一層浮光底下，蓋着無數的罪惡呢？

天空已經滿佈黑雲，一陣陣的暴風在樹枝間悲吼，雪的狂飈從來沒有兇暴地往下急降，堆沒了路跡，使白的長瓣在冷空氣裏漫飛，使這悲哀的冬日愈顯得淒涼黯淡。

【月夜雪景】 你看雪落之然，滿園的花木，就好像排在一條白花絨氈上面似的。清亮的月兒，襯着那些兒殘雪的松枝，更顯得和天女一般，沒有可以品題她的話。寒風偶來，和松枝細語，松枝颯颯的略顫，雪花和月影同時飛舞。

【大雪】 那是非常的大風雪，便在北海道也是不常遇到的極厲害的大風雪的一天。和市街離開的河邊的孤屋，要飛去似的搖動，吹來黏在玻璃窗上的粉雪，又重疊的遮住了本已包

在綿雲中間的陽光。那夜的黑暗，隨便什麼時候，都不退出屋裏去。

他早起從樓上向外一望，迷迷茫茫的，像一張潔白的絨氈兒將大地裹着；大地怕寒，便整個兒縮到氈裏去了。天空靜蕩蕩的，不見一隻鳥兒，只有成千成萬的雪花，鵝毛片似的「白戰着」。太陽不再照耀了，雪成塊的落下來，那些硬塊在碰到深黑色的海的時候，便似乎神異地消逝了。粗暴的水波在石子邊震蕩，衝到了雪上面去，濕的岩石呈着殘忍的黑色，無數飄下來的鬼一般的雪塊不斷地觸着深黑的海便不見了。

## 七 霧和霜

【輕霧】在那裏，依着小河高低下去，有一排白楊樹，長蛇也似的灣連着，一陣細細的薄霧，銀閃閃地放光，排在這一排樹上，四面包圍，通明雪亮。

又是一天不同的景色，在破曉薄霧的時候，幾夥銀白的晨星，還閃爍在鉛灰色的天空上面，前是一帶遠山，在濛濛中不甚看得分明，經過殘冬的枯樹，倒影在幾處靜止不動的水蕩中，都一樣幽靜沈默。

【重霧】濃霧已在低地聚集，使工作的人全身冷透了。黑暗也如不可見的波浪一般，匍匐而來，沿着山脚，將割過的稻田，水流，山洞與巖石的一切荒涼的顏色，都收到牠的裏面去了。在外面，很寒冷並很黯淡，晨光剛剛從早霧中透出，這霧是十一月間的一種黃霧，遮天蔽地，霧中的樹木房屋顯着微弱的淡影，須臾連淡影也失去了，與濃重無色的空氣相混合，成一派虛

無的悲哀景象。

滿天滿地是重重的霧，一切田野房屋樹木都被遮得一點也看不見，只昔日蜿蜒的山巒還留着模糊的灰色的影子，路上行走着的人，只要稍遠一點，就完全消失於霧中，連一點影子也會看不見，這樣的濃霧，在本年真可說還只是第一次。

【潮霧】風習習的從東方來，拂着船尾，向船首吹去，他全身冷透了，幾乎至於顫抖。抬眼看時，東方的天空，即在眼前張了幕一般，爲漆黑的東西所遮掩。在那邊彷彿海面忽然的高了，更沒有一顆星發光。那黑的東西，刻刻增高，漸漸的近前。現在轉了東風，潮霧襲來了。他這樣覺到了的時候，那本來黑色的東西，成了彷彿黑珍珠的銀灰色，閃閃發光，逼近在大約二三町的距離。與海相接的部分，正如被風所吹的幕的下踞似的飄着，惡夢般的淒厲的走近前來。漸漸近來了，突然的一塊吹斷的濃霧，裹住了他。他的眼昏了。但是這個便向船首飛去了。接連着第二塊來了，也隨即飛去。第三第四也過去了，但更沒有計算的工夫，他終於被包裹在噎人的寒冷的白色之中了。眼前圓圓的開展着的海，漸漸將圓周縮小，末後便在當面一尺之前也望不見了。他張皇着用手摸索，捏住手舵，包着的帆布已經溼透，十分緊張。桅頂掛着的燈，漸漸陰暗，變成若有若無的一點圓光了。

【霧氣】當霧的波浪會合的時候，別有一路霧氣——白而且透明，幾乎不能看見——從泥塘裏一縷縷起來，環繞着灌木，滾成圓球，抖抖的在水面上旋轉。濕冷的風趕這霧往山谷底走去。一直等到完全攤平了，像畫布上的一個面貌……霧氣升得很高了，他漫過蘆葦，罩在赤楊

的頂上，造成一座不動的牆。樹木在霧裏朦朧現出，看去只有許多無定的色彩的塊與非常鉅大却不整齊的形，排列在深谷裏，宛然是奇異可怕的怪物相似的。

【海霧】 那海面陰濕的氣象，好像在預告暴雨是仍要實現的，我悶着斜倚在船欄凝視船頭蹴過的波瀾；擡疊的浪花，擁着珠沫，一串地由船沿蕩過，薄霧籠照着天馬山，漸漸地向船後移去。

這時正是黃昏，海霧受太陽的暄染，幻成紫的紅的青的種種色彩——很不明顯的混合色，彷彿閃光的輕紗罩子，照在碧澄澄的海面上。西方的雲霞又把海水染成紫的淡紅的各種顏色，在海天交接的色道，橫着一道五色的絨氈。

【夜霧】 從撲人眉宇的聳着的連山的肩上，窺望出約二十左右的月，到處落下水一般的光輝。層層疊疊許多排列着的羣山的巖積，都染出非藍非黑的顏色，好幾層高高的向着虛空中。綴在那尖銳的巖積間的濡濕的夜霧，一團團的橫流着，那亘在山腰的一團，是反對着下臨的月光，白白的羽毛一般閃爍。仰看了這些的我，似乎覺得久違的觸着了故鄉的山氣了。這其間，我看見霧塊一團一團的在頭上的空中靜靜地動着走，撕破了白紗隨流而去似的霧氣的團簇，逐漸增加起來了。或者橫亘了溪流，軟軟地拂着屹立高峯的肩頭。或者在烏黑的塞滿着溪的巖積的針樹葉林上，投下其更烏黑的影。前進的，前進的，向着狹的峽谷的深處，每一動彈，霧的形狀也便有一些推移，照着烟霧的月亮，因此也不絕變着光和影的位置，於是許多霧塊，漸漸變了霧的花條，那花又漸次廣闊厚實起來，竟成一道充塞溪間的長流了。

【霜】 好一天濃霜，我們却必須趕路。早日一出，霜融化了，路上滑濘濘的，有一些溼。昨夜星月交輝，也沒有一些風。今晨起來的時候，稻桿上和堆在場上的柴堆上，有一層稀薄的白霜，看了格外覺得骨頭裏生了寒冽之意。

天未亮以前，下了霜，鋪得滿地都白冷冷的，正是晚上好月色的時候。公衆集會所的院子裏，一些柳樹上剩得的葉子，終夜薩拉薩拉的落，那是一種好像秋葉魚般的狹形葉子，在枝頭被風吹平了，所以會薩拉薩拉的落下來。

## 八 雷電

【雨中的閃電】 烏黑的沉重的電掛在頭上，電光不息的掣着，白色的偃月刀擊過陰沉的天空似的；急雨不斷的打着一種似要打雷的感覺是預兆在空中，鳥兒們帶着溼而亂的雙翼掠過河面，而樹木黃漆漆的映於青灰的天空之下。

【晴天的閃電】 在野外看見閃電的光芒，染紅半邊天空，月亮戰慄害怕。那時天空都是閃電的紅光，狗在狂吠打架，雷聲隆隆的響，在窗戶邊有很大的水在奔流。在天空的遠處，射入了一條光芒，好似慧星的發怒的尾巴，在山間消逝。第二、第三，又繼續地射來，神祕地，不停地，射入於陰影與恐怖의 深谷，

【雷】 一陣悠長的震耳的雷聲，起始是轟轟的響，最終是嘩啦一聲，窗戶上的小方玻璃都震動了，那是凶猛的大風暴雨，在那天邊上，電光閃着一條條的白光，從烏雲中射到海裏，照亮

了那一生無涯的，涵湧的黑暗的波濤。

一道閃電，將雲氣衝開，接着就是回應的電聲。這時候電光一來一往掣閃着不歇；雷聲也接二連三的不止。電掣的一發比一發眩人眼目，雷打的一發比一發聲音大。

## 九 陽光

【夕陽】 金色的夕陽，照得山頭一片深紫，沙上却蓋着直立的山影。潮水下去了，石子還是潤明的。

太陽已經打斜了，大平原的彼岸，西邊的地平線上，有一座高山，浮在那裏，飽受了一天的殘照，山的週圍醞釀成一層朦朦朧朧的嵐氣，反射出一種紫紅的顏色來。

從海面差不多直達天心，浦空飛起萬丈光芒，一種奇偉的橙黃的烈焰，迅速地化爲深濃的丹硃，當夕陽西沉時，這雄壯的燃燒底難以形容的強烈，使得人完全沒想到牠驟然消逝的景象；彷彿是這整個的博大的火光隱沒到海的背後去了。

太陽的淡金地光線，弱了，柔和了，暮靄漸漸的朦朧的如清紗似的幔罩於崗巒之腰，田野之上，西方是血紅的一個大圓盤懸在地平上，東方是金彩斑斕的雲霞，點染在半天。

這時候已經是傍晚了，倦癩了的陽光照在人家牆上的上半截和屋面上，已經沒有使人昏昏的權力；換了單衣的行人反覺得有些兒涼意。

【雲裏的陽光】 天上紫銅色的雲像厚被一樣，將太陽包掩着；太陽却不甘蟄伏，掙扎

着要探出頭來，時時從雲陣罅處，漏出奇光，似放射了一天銀箭，這銀箭落在大地上，立刻傳明散采，金碧燦爛，渲染出一幅非常美麗的圖畫。

一大塊深藍色的陣頭雲升起來了，遮蔽着落日，牠豎起了一座高峯，像是直射到天上去的，一大把箭，牠被一圈聲勢嚇嚇的燦爛的紫光包圍着，這一種紫光就在牠正中的一處迸發了起來，像是火光從冒着煙的火山口迸發的一樣。

禮拜天的早晨，天上有層薄薄的雲彩，那太陽偏歡喜在雲縫裏露出一點溫暖的面孔，來偷看地球，世上許多男男女女奇怪的事情，都映在牠的眼簾，牠只是傍觀，又是暗笑。

【上升的陽光】太陽早衝過雲陣，高高升起了，紅霞也漸漸散盡了，天色藍黯黯的似一片清的海水；近處黃的栗樹紅的楓，高高下下的蒼松翠柏，併在一處，化爲斑斕的古錦。

太陽出起來了，光綫射過長而多草的山坡，照澈那水中央的小小島嶼；葉呀，花呀，草呀，都放出燦爛的金色，上面的露珠閃爍着像金剛石一般；四周的溪流，流着，放出萬道金光。

那時候天甫黎明，偶至船頂，四下觀望，但是水連天，天連水，白茫茫一望無邊……停了一會子，忽然東方海面上，現出一片紅光，隨潮上下，雖是波濤洶湧，還照耀得遠近通明……不消一刻，潮水一分，太陽果然出來了。

無情的水手們，攪醒了我的好夢，掏出錶來一看，纔只四點十分。往東方一看，曙光一抹微現白色，漸漸兒反成冥黑，由此淡來淡去，淡成蒼綠顏色，下面忽現白光，這白光慢慢愈來愈亮，就成了黃金色；上面的蒼綠色背後，射出數十萬條金光，直衝上空；下面映照海水閃爍，燁燁然好像有

顫動的聲音；血紅的太陽，就在這時浮出水面。可是他並不即時上升，好像水的下面有一個極大的動物在那裏將這太陽一收一放的，以致使這水面上吞一吐，躍躍不定，眼睛被他照花，竟好像一時有許多太陽，金幌幌的皮球，在水面上滾上滾下，好容易眼光一定，那蒼綠色已變成一條黑暗的帶子，遮住了光華；這時四望天海蒼涼，有說不出的一種美感。再過一會兒，太陽周圍的許多襯色，已經變淡了，那末高升海面有三數尺，而那太陽亦由血紅變成平常所見的顏色了。

在山上，我們幾乎天天看太陽由東方出來，倚在廊前的紅欄杆上，向東望着，我們便可看到一道強光四射的金線，四面都是燦爛的彩雲托着，在那最遠的東方漸漸的，雪漸融消了，血紅的太陽露出了一角，而樓前便有了太陽光。不到一刻，而朝陽已全個的出現於地平線上了。

穿過了公園，走到稻田中間的細路上的時候，他看見太陽已經起來了。稻上的露滴，還同明珠似的掛在那裏。前面有一叢樹林，樹林陰裏，疏疏落落的看得見幾椽農舍。有二三條煙囪的筒子，突出在農舍的上面，隱隱約約的浮在清晨的空氣裏。一縷兩縷的青煙，同香煙似的在那裏浮動，他知道農家已在那裏煮早飯了。

【西沉時的太陽】我常在夕陽西沉時，騎了車迎着天邊扁大的日頭直追，日頭是追不着的，我沒有夸父的荒誕；但晚景的溫存，却被我這樣偷嘗了不少。有三兩幅圖畫似的經驗，至今還是栩栩的留着。只說看夕陽，我們平常只知道登山或是臨海，但實際只須遼闊的天際，平地上的晚霞有時也是一樣的神奇。有一次我趕到一個地方，手把持一家村莊的籬笆，隔着一大地的麥浪，看天色的變幻。有一次是正衝着一條寬廣的大道，過來一大羣羊，放草歸來的，偌大的太



陽在牠們後背放射着萬縷的金輝，天上却是烏青青的，只賸這不可逼視的威光中的一條大路，一羣生物！我心頭頓時感着神異性的壓迫，我真是跪下了，對着這冉冉漸翳的金光。再有一次是更不可忘的奇景，那是臨着一大片望不到頭的草原，滿開着豔紅的罌粟，在青草裏亭亭的像是萬盞的金燈，陽光從褐色雲裏斜射出來，幻成一種異樣的紫色，透明似的不可逼視，剎那間在我迷眩了的視覺中，這草田變成了……不說也吧，說來你們也是不信的！

「陶然亭」的黑影，已越過了東邊的道路，遮滿了一大塊道路東面的蘆花水地。往此走去，只見前後左右，儘是茫茫一片的白色蘆花，西北「抱冰堂」一角，擴張着陰影，西側面的高處，滿掛了夕陽最後的餘光，在那裏催促農民的息作。穿過了「香塚」、「鸚鵡塚」的土堆的東西，在一條淺水和墓地的中間，我遠遠認出了某君的側面，朝着斜陽的影子。從蘆花鋪滿的野路上將走近某君背後時候，我忽兒氣也吐不出來，向西面瞪目呆住了。這樣偉大的，這樣迷人的落日，遠景，我是從來沒有看見過，太陽離山，大約不滿盈尺的光景，點點的遙山，淡得比春初的嫩草，還要虛無漂渺，監獄裏的一架高亭，突出在許多階調樹林的枝幹高頸。蘆根的淺水，滿浮着蘆花的絨穗，也不像積絨，也不像銀河，蘆萍開處，忽映出一道細狹而赤金的陽光，高衝牛斗。同是在這返光裏飛墮的幾簇蘆絨，半邊是紅，半邊是白。

太陽就快下山去了。初秋的天空，好像處女的眼睛，愈看愈覺得高遠而澄明。立在這一處摩天的W公司的屋頂上，前後左右看得出來的同巴諾拉馬似的上海全市的煙景，溶解在金黃色的殘陽光裏。

太陽落山了，它底分外紅的強光從樹梢頭噴射出來，將白雲染成血色，將青山也染成血色。在這血色中，它漸漸向山後落下，忽而變成一個紅球，浮在山腰裏。這時它底光已不耀眼了，山也暗澹了，雲也暗澹了，樹也暗澹了——這紅球原來是太陽的影子。

【赤日】路旁邊浪似地滾着高高低低的黃土。太陽給埋在黃土裏，發着肉紅色。可是太陽還燒得怪起勁的，把他們的皮肉燒得變成紫黑色，似乎還聞得到一股焦味兒。

【變幻的太陽】先只像深夜遠山上的一線野燒，立刻就變成半個月華了！一個和平溫柔的初日，冉冉地全出來了！我們不禁喊道：「這樣平淡無奇的日出！」但我們失望的喊聲立刻咽住了；那白光的日輪裏，忽然湧出無數青蓮色的光輪，神速地向射人間來，神速地向射天空中；一霎時，滿空中都是青蓮色的光輪了，一霎時，山前的樹上，草上都停着青蓮色的光輪了！

我們再抬起頭來，日輪裏又射出金碧色的光輪了，一樣神速地飛到人間來，一樣奇妙地飛集在山前的樹葉上和草葉上！

日輪裏的奇景又幻變了，金碧的光輪過去了，豔黃的光輪接着飛射出來；豔黃的光輪飛盡了，玫瑰紅的光輪接着湧出來了，一樣神速地散向天空去，一樣神速地飛到人間來，一樣奇妙地飛集在樹葉、草葉上和我們的白衣裳上！

玫瑰紅的光輪湧射的最長久！滿空中正飛着紅輪時，忽然那白光的日輪裏什麼都沒有了，那和平溫柔的朝日忽然變嚴厲了！威稜的光針輻射出來，我們不自由的低下頭去，只見一江的江水，都變成燦爛的金波了，朝日已升的很高了！

【驕陽】那熱烈的太陽，散了一片紅光，照在海洋裏，立刻把那慘綠的天和海，染成一片紅的色彩；那光線射在水裏，受了曲折的作用，竟露出萬道金蛇在那裏飛舞。

庭園中，井架上，紅色的木板的洋房壁上都灑滿了一層白色無力的午後的太陽光線，四邊空空寂寂並無個生物看見，祇有幾隻半大的雌雄鷄，呆呆的立在井旁。

## 十夜

【鄉村的夜】在鄉村裏，一日最愉快的部分，不是早晨，那時山都在微笑，太陽正看着他們。不是中午，那時蟬聲將我們噪聒了。也不是黃昏的時候，那時我們到海邊去看那些魚跳在空中，閃爍發光，好像海裏都容不下牠們似的，所有最甜蜜的時候是在夜間，坐在塔下的園裏，永久饒吞的水泉邊櫻桃樹下，在那裏有閣閣叫的青蛙，四周丁丁作響的牛羊的鈴聲，岸邊海邊的低語的波聲，合成人間所開的最甜美的音樂。但還有那所有的最精粹的聲音——這便是草裏的蚱蟻的明晰的叫聲，同蟬聲一樣的不斷，但沒有那樣豪放，一部溫和的曲調，柔軟平靜，正如那清明的夜一般。

【林間的夜】這林子裏的夜，是多麼的溫柔呀！也許皇后似的明月，此時正在她天中的寶座上坐着，周圍無數的星辰像侍臣似的拱着她。但這夜却是黑暗，陰陰的沒有光亮，只有偶然天風過路時把這青翠蔭蔽吹動，讓半亮的天空絲絲的漏下來，照出我脚下青茵濃密的地上。修長的松叢裏，深藏着無限的黑暗，間發着微帶潮濕的輕風，在夜的沉默之中，如無數野獸

在叫喊，使探路的人，再不敢伸足向前，而本能的顫慄起來。

【月夜】 夜色深了，一輪明月由東方緩緩升上，高高掛在蔚藍一色的蒼穹，幾點星星，射出薄弱的光輝，眯着眼，在向人們閃閃地笑，四野的蛙聲，比平時來得淒切些，我悽惶的清思，也就在淒切，迷惘，疏星，淡月，夜聲，蛙曲之中彷徨，迷失。

夏的月夜，涼快的南風時向站在梅江堤畔的我們拂來。在江心閃爍發光的月碎成幾塊了。一艘帆船山下流逆駛上來，江水太淺了，舟子捨舟登陸，用纜索繫着船首，沿着河堤把船拉駛上去，流水擊着船頭，向兩側發散的白色水花在月光之下分外的美麗。

【秋夜】 月兒還沒有上來，青灰而又帶着微紫色的雲，像海裏被風蹙起的浪紋，又像疊皺了的錦被，包住了青銅色的天宇。羣樹在微風摩撫之下，瑟瑟作响，似是喜悅的呻吟，草裏秋蟲之聲，四澈，螢火閃爍，遠近，所有空間裏的聲音和顏色調和在一起，打併成一個清絕的秋夜。

【深夜】 在路上跌來跌去的走了一會，看看四面並沒有人影，萬戶千門，都寂寂的閉在那裏，祇有一行參差不齊的門燈黃黃的投射出了幾處朦朧的黑影。街心的兩條電車的路線，在那裏放燐火似的青光。他立住了足，靠着大學的鐵欄干，仰起頭來，就看見了那十三夜的明月，同銀盆似的浮在淡青色的空中。他再定睛向四面一看，才知道清淨的電車路線上，電柱上，電線上，歪歪斜斜的人家的屋頂上，都灑滿了同霜也似的月光。他覺得自家一個人孤冷得很，好像同遇着了風浪後的船夫，一個人在北極的世界裏漂泊的樣子。

一夜醒秋睡不着，便下床打開窗子，向外眺望。那夜的景色直教她永遠難以忘却，天黏在四

周山峯上似一張剪圓的暗雲藍紙，沒有月光，但星光分外明朗，更有許多流螢，飄忽去來，像山的精靈，乘着炬火跳舞，滿山熠熠燦燦，碎光流動。夜已三更，空氣非常寂靜，但耳中只聽見四山幽籟，蕭蕭寥寥，颼颼瑟瑟，如風水相激越，如萬籟春蠶的食葉之聲。泉聲忽高忽低，忽緩忽急，做弄琤琮曲調，與夏夜虫聲，齊鳴競奏。這些聲响，都像是有生命和情感的，白晝潛伏着，一到夜間，便像被什麼神祕的金剛鑽，解放了牠們的靈魂，在黑暗中一齊活動起來了。

這時候胡同裏的車馬，和遠處喧嘩的市聲，早已寂靜，不過有時聽見巡警喝問，半夜尚在街上遊行的人，又風送來幾陣狗吠，和一聲兩聲小孩的啼哭，除此之外，外邊真是萬籟俱絕，大地像死了一般。但室中各種微細的聲音，却真不少，桌上時鐘滴答滴答，板壁的畢畢剝剝的爆裂，鼠兒的悉悉索索走動，飛虫頭觸窗紗，琴瑟似小鼓的响……這些聲音，白晝未嘗沒有，但偏偏聽不見，更深夜靜時，便加倍的响亮與清晰，打入人的耳鼓。白晝是「色」的世界，黑夜便是「聲」的世界。

只見蒼色圓形的天空裏，有無數星辰，在那裏微動。從北方忽然來了一陣涼風，他覺得冷得難受的樣子。月亮已經下山了。街上有幾個早起的工人，拉了車慢慢的在那裏放光。

【夏夜】首善之區的西城的一條馬路上，這時候什麼擾攘也沒有。火燄燄的太陽雖然還未直照，但路上的沙土彷彿已是閃爍地生光，酷熱滿和在空氣裏面，到處發揮着盛夏的威力。許多狗都拖出舌頭來，連樹上的烏老鴉也張着嘴喘氣——但是，自然也有例外的。遠處隱有兩個銅盞相擊的聲音，使人憶起酸梅湯，依稀感到涼意。可是那懶懶的單個的金屬音的間作，却使

那寂靜更其深遠了。只有脚步聲，車夫默默地前奔，似乎想趕緊逃出頭上的烈日。

紅花睡了，白花也睡了；

宮道旁的柏樹也不搖動了；

斑花雲石池中金魚也不霎眼了；

火螢醒啊，你也醒吧，隨着我啊。

\*

\*

\*

乳白的月光慘淡如幽靈，

幽靈般她微弱地照着我，

\*

\*

\*

大地整塊仰臥向羣星，

你的心也整個兒露開向着我。

\*

\*

\*

靜默的流星飛過了，留下，

一線光痕，如你的思想留給我。

\*

\*

\*

蓮花種起她所有的芬芳；

跌入湖水中央；

我的愛呵，你，你也收拾好。

跌入我的懷中，溶化了吧，和我。

是在晚夏的深夜，一條淡漠的天河在天上橫貫着，那旁邊嵌了許多在向人們做媚眼的星。螢火在低空之中隨意地飛，由隔牆的鄰院裏飛到那開了白花的瓜棚下面，一閃閃地在發着那尾端的一點點的火光！蝙蝠從檐頭在你不及防的頃刻攢了出來，牠們在這銀灰色的夜幕之下盡情地打着圈子。森林中遠遠地傳來了一陣夏蟬所唱的晚曲，這你想，乃是如何在點綴你那童年的夢境啊！牠是把你那夢境點綴那麼美麗，那麼的使你在長大成人之後屢屢回憶着！

月光斜射在植物上面，閃着銀彩。空氣裏充滿一種甘芳的氣息，但不是什麼花香。蟬兒不止牠們的歌唱，從那類乎枯焦臭味的調子裏，可料知明天還比今天熱呢。

【海上的夜】這一晚却是比較更遲。水手們也已經睡熟了。除了船搖動風吹桅杆的响聲，沒有別的聲音。不能說是沒有別的聲音。因為海水還在船下面私語，偶爾還有一個人底脚步聲微微地從艙裏送出來。

### (丙)節令

#### 一 春的景象

【春朝】清早，自己還在睡，就有許多種悅耳的禽聲溜向耳際來，那聲音是那樣的清脆，

那麼的婉轉，那麼的細膩，真夠使你沉醉着，留戀着，祇要你的童心還存在的時候，那你永久也忘不掉牠。山間滿開了杜鵑花，有幾處簡直紅得像火一樣，田野裏的輕風很柔和地吹着，把你的臉吹成一個笑靨，而使你的心似乎有幾分怪癢癢的，你覺得自己非常的舒服，但又說不出舒服的所在。

【春夜】夜，沒有月亮，沒有星，公園門口雖還閃着微弱的燈光，遊人却沒有了。在晚春微寒的如此深夜，誰來浪費他的步履？誰來苦喝這淒冷的寂寞？縱然這裏有平滑而又整齊的路，有夾道濃密的樹蔭，人們都已醉倒在妓女的懷中，人們都已在舞女底纖腰裏失去了魂魄，人們都已在熟睡。

【初春】這裏一切明媚。綠的麥芽從雪下伸了上來，綠的樹芽從枯殼裏褪了出來，花蕾慢慢地綻破，帶着空裏飛鳥的喜悅和我們在田野上競跑的呼聲。然後野草深了，榆把新錢贈給我們，燕子在麥穗上翦翼，麻雀藏在麥行裏啁啾。

【暮春】春光在萬山環抱裏，更是洩漏得遲。那裏底桃花還是開着；漫游底薄雲，從這峯飛過那峯，有時稍停一會，為底是擋住太陽，教地面底花草在他底蔭下避避光，餓底威嚇。峯下底蔭處，和山谿底旁邊滿長了薇蕨和其他鳳尾草。紅、黃、藍、紫的小草花，點綴在綠茵上頭。天中底雲雀，林中底金鶯，都鼓起他們的舌簧。輕風把他們底聲音擠成一片，分送給山中各樣有耳無耳底生物。桃花聽得入神，禁不住落下幾點粉淚，一片一片凝在地上。小草花聽得大醉，也和着聲音底節拍，一會倒，一會起，沒有鎮定底時候。



【春郊】下面是翠綠的地，這綠的地是這樣的平滑，又是這樣的柔軟，好像長着比女人的秀眉還要細潤的芳草，像是鋪着比女人的香頰還有柔滑的軟茵，這細潤柔滑的草茵上，簇生着點點的猩紅的花朵——比猩紅的櫻唇還要香的花朵，比猩紅的乳尖還要甜的花朵。

## 二 長夏

【盛夏】午飯剛過，滿地都是樹陰，一絲風也不動；好像大地停止了呼吸，沉悶得很，一團炎炎赤日，很莊麗的在長空中緩緩渡過，這個世界像是被它融化了。寂靜得可怕，一切都沒有動作，也沒有聲息。

【清晨的夏天】那個初夏的早晨呀：那不是非常美麗的早晨嗎？稀疏的星兒正在眨眼，晨風又靜靜地，正可以吹顫白楊葉，柳葉，然而人們就難以覺出在發風。白鷺子呢？仍舊吸呼吸呼的飛過青天，向着那微紅的東方飛去。

【夏夜】夏夜有牠自己特有的好樣子：涼一點的自然更好，往往夜來了，却是一個熱的夜，流螢在抵處飛閃着，帶着牠自己的燈火，溼熱的小風片，隔一點半鐘才吹上一吹，扇子倦怠地拍拍的搖擺着，在熱的夜裏，人們赤着膊，坐在檐下，看見星月，可以使眼睛愉快些吧？或是天河的故事，牛郎織女的戀史，孔明周瑜的故事，都成了「一夜話」的材料，口氣是幽幽地……有涼風自然格外好了。扇子用不着撲撲的搨，擱在一邊，有時檢起來擦擦，涼風吹着溼熱的身體，自己便覺到幸福。自然的說到快樂方面的話，或竟這樣的漸漸兒倦着睡去。

【暑夏】 火焰般的陽光，射到窗外的白石灰牆上，所有的熱氣，都向我的房裏送進來，我睡在床上發熱，已有了三天了。想到架在蘇州河上的兩座寬大的石橋，人和畜類喘着氣，流着汗，在那炎熱的橋上跑過；馬路上的柏油，被炎陽薰蒸，至於溶化，摩托車輪馳過，柏油就被拔起，電車道旁變成軟泥般的路。這時我的頭更加暈漲，頭上的汗隨着短髮濡溼了枕頭，照常的聽着弄堂裏江北小孩叫賣「冰噠，冰噠」的迫切的呼聲，我便想一躍而起，渾身去浸在水裏。

盛夏的天氣，烈火般的陽光，掃盡清晨晶瑩的露珠，統御着宇宙，一直到黃昏後，這是怎樣沉重悶人的時光呵！人們在這種的壓迫下，懶洋洋的像是失去了活躍的生命力，尤其午後那更是可怕的蒸悶；馬路上躺着的小石塊，發出孜孜的聲響，和炙人腳心的灼熱。在這個時候，那所小園子裏垂了頭的蝴蝶蘭，和帶着醺醉的紅色的小玫瑰，都爲了那嚇人的光和熱，露出倦怠的姿態來，只有那些深藏葉蔓中的金銀藤，卻開得十分茂盛。當一陣夏天的悶風，從那裏穿過時，便把那些濃厚的藥香，吹進對着園子開着的門裏來。

### 三 高爽的清秋

【初秋】 天氣涼爽得多了，孤苦憔悴的我，半倦半醒的坐在桌旁，倚窗遠眺，銀灰色的天空不絕的閃放着疾飛的電光，迷迷漠漠的四周，只有深淺不一的蒼翠欲滴的柔柳，含着數灣的濃霧，鱗列連綿的屋頂，起伏不整的現在眼前，雄立的鐵塔，被雲霧的籠罩已只能顯露出一半，連珠似的雨點，相繼的墮落在綠茵的四野中，吐出促愁的雅韻。秋蟲和青蛙的鳴聲混雜的送入我

耳中。喊出最後的訣別之音，唉，是初秋的時候到了。

【深秋】 寒風一陣陣的緊起來，四周遼闊的這個公園附近的荷花樹木，也都零落了。田塍路上的野草，變成了黃色，舊日的荷花池裏，除了幾根零殘的荷根而外，只有一處一處的潞水，在那裏迎送秋陽。因為天氣涼冷了的緣故，這十里荷塘的公共園遊地內，也很少有人來。在淡淡的夕陽影裏，除了西北的一片烏鴉聲外，只有幾個沈默的佃家，站在泥水中間挖藕的聲音。

那天地肅殺之氣，已是到處瀰漫。院子裏那秋海棠，野菊，不用說早已萎黃凋謝，連那十九株百年合抱的大苦栗樹，也抵不過霜威風力，一片片的枯葉，蟬聯飄墜，層層堆疊，差不多把我們院子變成黃沙荒磧。還有些樹上的葉，雖然還賴在那裏掙牠殘命，却都帶一種沉憂淒涼之色，向風中戰抖抖的作响，訴說牠魂魄驚望絕。到後來索性連帶梗滾掉下來，像也知道該讓出自己所占的位置，教後來的別謀再造。

【秋夜】 天上洒了一回斷斷續續的雨，就黑了下來，桐樹的葉，發出吹動的乾枯的聲响，只有蟋蟀很沒氣力的接應着，室內點上了燈，我們蒙那暈圓的光懷抱着，覺得牠是比較的親切有味。

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平生沒有見過這樣的奇怪而高的天空，牠彷彿要離開人間而去，使人們仰面不再看見。然而現在却非常之藍，閃閃地眯着幾十個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現出微笑，似乎自以為大有深意，而將繁霜洒在我的園裏的野花草上。

【秋天的山岡】 是秋光爛漫的秋山了。老法師喘着氣，攀援着些綠壁而生的鳶蘿走

上去，看去覺着石徑中的莎草與蒿艾還正生長得茂密，然而沒有很綠縟的色態了。樟松之類的大樹還都不失牠們的青翠，惟有翻葉的白楊被風吹動牠們淡銀的葉兒，與幾株微綠色的楓樹相掩映着，便覺出秋の意味來。

#### 四 隆冬

【嚴冬】這是一個又冷又寒的天氣，而且又吹着大風雪。許多天以來，V村都是這麼地愁云慘露，這麼地風雪，使村人們都記不着是幾時曾見過晴朗的天氣，日光和暖和清麗的天色。寒風真是吹得厲害極了！在它那怒號慘呼的聲音裏，帶着了叫人戰慄的威脅和恐怖，就好像這風是從冥土裏吹來似的一樣。它吹着雪花，就如玩具似的飛舞着，凡擋在它面前的物件，它都以它那殺人似的氣勢，一掃而空了。

不單只是這村裏的人，遇着這樣的烈風戰慄着，就連他們住居的草屋，草堆，柴堆都在這風裏抖戰起來。怕怯地躲藏在漆也似的黑暗裏，他們是因為冷而打戰呢？還是因為害怕而戰慄呢？這一個村落全落在恐怖的控制中。

這是舊年底前某一天，大雪霽霏天女散花似的飄舞着，且有一種如碎玉磨砥的細音，流蕩在空中，雖然是臘月寒冬時分，雪花落在臉上並不覺得刺痛的涼，倒有一陣清爽之感；那些落在衣裳上的，花瓣似的堆積着。

這時空中除了些微的簌簌聲音外，只有森凜的沉寂和靜默，但偶而從近郊村中傳來一二

聲放爆竹的聲音，稍稍擊破了這死一般的沉默，而且送來新年的氣息。

夜中月明，寒光浸骨，雙頰如抵冰塊。月下的景物都如凝在，不能轉移。天上的冷月冰雲，真冷得璀璨！重衾如鐵，除自己骨和肉有暖意外，天上人間四圍一切都是冷的。我何等的願在這種光景之中呵！我以為惟有魚在水裏可以比擬。睡到天明，衾單近呼吸呵氣處都凝成薄冰。掀衾起坐，雪粉粉墜下，薄冰也迸折有聲。真有趣呵！我了解「紅淚成冰」的詞句了。

【冬夜】夜深了……鬼似的小風，捲着幾片還不很成熟的雪花，放出一陣陣的寒氣，這寒氣比日間更酷一倍，更峭一半，繼續的使她感受痛苦，她向着那熊熊的火焰，伸起那隻抖個不住的，手，那爐中烈燄奔騰的火，烘得她臉發燒，但是一陣陣的冷氣仍是竄到她的背上，鑽入了衣裳和皮膚間的那個空間，於是她從頭到腳都戰慄起來了，許多線的不清楚的空氣流，彷彿是在這些房間裏盤踞似的，這真是一些有生命的，狡滑的，像仇敵一般的尋事的空氣，她時時撞着牠們；牠們不住的拿牠們的狡而冷的怨恨向她噓着，有時噓到她的臉上，有時噓到她的頭上。

【初冬】在一個初冬的早上，在江院路迎着溫陽初生的溫陽，在晨風中散着步，江院公園中楓葉正在朝陽映照裏，放出如胭脂似的妍美，路邊的落葉因着夜露之潤濕，軟軟的貼在石板上。樹頂則索索然的飄動着那些枯葉，枯條兒。

十月中旬的和煦的陽光，不暖不熱的晒滿在冷清的街道上。他在藍蒼的高天底下，出了龍津門，渡過姑熱溪，儘沿着細草黃沙的鄉間的大道，向着東南前進。道旁有幾處小小的雜樹林，也已現出了凋落的衰容，枝頭未墜的病葉，都帶了黃蒼的濁色，在秋風裏微顫。樹梢上有幾點烏鴉，

好像在那裏讚美天晴的樣子，呀呀的叫了幾聲。他抬起頭來一看，見那幾隻烏鴉，以樹林作中心，在晴空裏飛舞。樹下一塊草地，顏色也有些微黃了。草地的周圍，有許多縱橫潔淨的白田。因為稻已割盡，祇留了點點的稻草根株，靜靜地在享受陽光。他向四面一看，就不知不覺的從官道上，走入一條衰草叢生的田塍小路裏去，走過了一塊乾淨的白田，到了那樹林的草地上，他就在樹下坐下了。靜靜地聽了一忽鴉噪聲，他舉頭却見了前面的一帶秋山，劃開在晴朗的天空中間。一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這樣地念了一句，他忽然下了登高望遠的心思。立起了身，他又回到官道上來了。走了半個鐘頭的樣子，他過了一條小橋，在橋頭樹林裏忽然發見了幾家泥牆的矮草舍。草舍前空地上，一隻在太陽光裏躺着的白花犬，聽見了他的脚步聲，嗚嗚的叫了起來。半掩的一家草舍門口，有一個五六歲的小孩跑出來窺看。

青山真有美極的時候。正是五天風雪之夜，萬株樹上，都結上一層冰殼。早起，極光明的朝陽從東方捧出，照得這些冰樹玉枝，寒光激射。下樓微步雪林中，曲折行來，偶然回顧，一身自冰玉叢中穿過，小樓一角，隱隱看見簾幕。雖然一般的高處不勝寒，而此瓊樓玉宇，竟在人間，而非天上。

### (丁) 田舍和村落

## 一 原野

### 【春耕時的原野】

由三四對的角很尖銳的牛拖着的犁，在無際限的曠野中的田隴

上一直拖過去，那白閃閃的犁刀，便要翻起，好像不是土，而是像塗着黑色的牛酪，好吃的，脂肪很多的油膩膩的泥土來。而無論怎樣把重犁插進去，無論那白閃閃的犁刀是怎樣的拖法——也是依然不能夠抵及粘土層，輝耀的鋼鐵，是依然在掘翻着——有時竟要掘翻六尺深，那還沒有入摸過去，處女似的，唯一的一層黑土。

插下的秧已有相當的長了，田野間的綠色漸漸的密起來，這時，農夫們正在作着第一次的耕耘，差不多每片田畝都有一個或一對的農夫匍匐着，如老蝸牛般的遲緩的向前耕過去，被風吹着的苗倒成青色的波，向他們低着的頭上拂過去，遠遠望去，真是像一個蠕動的軟體動物了。

【秋收時的原野】平遠的稻田，已有一半割起。那未割的一半，閃着金黃色的稻波，似乎滿擁着豐歲的熱情與快樂，而在晴天下歡躍似的，農人們全家都出來了，婦人頭上包着白布，兩袖捲着，把割下來的稻捆到打穀的木桶邊，叫兒子們幫着打下來。男子們是都赤膊的，孩子們連褲也脫了，露出通身赤黑的皮膚，在直照的太陽光下，發着閃閃的油光。更小的孩子們是四處的捉着蚱蜢，用稻桿一個個的穿起來，跑東跑西的，追着遠飛的蝗兒，有時跑得發燥了，就一個個的跳到河裏去。男人們的割稻的腰是伸也不肯伸一伸的，他們的刀伸過去，稻桿就跟着倒下來。太陽的強光他們是不在乎，對於這一年中唯一所盼望的今日，他們歡樂得什麼痛苦的重壓也不覺得了，何況是這熱烈的陽光呢？

【霧中的原野】在遠遠的平原中，現出一簇橡樹林；光明的，新鮮的，新浴的太陽從林

後走了出來，漸漸上昇着。深沉的靜默主宰着，在日昇的時候，表示有一個晴朗的，美麗的日子，微風尚睡在各處幽深的山谷裏，玫瑰色的薄雲，靜靜地站在天空裏。初出穗的麥子，也沒有飄動，彷彿幻想着似的。麥地沒有波動，彷彿躺着一塊華麗的藍色的地氈。百靈也還有片時的靜默。在路旁的草上穗上的露珠兒，晶晶地反映着——像那些寶石似的。白色的細霧，彷彿從香爐裏出來的煙，迷漫着，似乎春天的馨香，芬芳，從這個香爐裏，飛到了我們的身邊了。——深沉的，默默的寂靜……彷彿全自然界惶惑的驚奇着慈善的太陽的莊嚴，向着萬能的造物主宰俯伏着致敬似的。

【夏季的田野】 越過籬笆缺口那個小門，門前是一曲清溪，一汪寧靜不波的水面，有三隻白鵝正在游泳，走過石板橋，便是一帶平田，田裏有晚稻，早稻，陰山稻，以及幾種雜糧，畦徑上還栽種了花生與黃豆。蜿蜒而去的小溪，旁有無數車水的茅亭。遠處那一道長嶺，樹木鬱鬱蔥蔥，小盒子一樣錯落擺在山腳邊的，是各處做田人家。太陽射在人身，雖已微覺燥熱，太陽下一切却分外靜寂而富有生趣。

【晨曦中的原野】 第二天我起身非常的早，天上沒有一片的雲，萬物都為陽光與重重的燦爛所圍繞。——這是清鮮早晨的光線，與昨日大雨的光明。雖然他們給我駕了一輛馬車，為我去到一個很小的果園中間遊用的，但是現在，我是很疎忽的，便跑到郊野中去。郊野被在周邊的小屋，與野中的芳香圍繞住，使人生一種癡想！哦！在這樣的空氣裏，是怎樣的甜適！天光之下，成羣的天鵝，發出震顫的鳴音。那裏來的如鐘聲的雨點滴下，那等聲音，宛同銀珠似的，在天鵝的



翅子上，無疑的，他們是帶了些露珠，所以他們唱的聲音似乎浸在露中一般。我從頭上摘下我的帽子來，並且行了一回快樂的深呼吸……在一個很淺的峽道的斜坡上，用籬笆封閉着，能以看得見一個蜜蜂窠。外面有條很狹窄的小徑，風的吹動，宛如在很高而稠密的草與蕁麻中的一條蛇一樣，在那裏掙扎，上帝知道是從那裏來的，惟有尖刺的黑草大蕁，在那裏搖擺。

## 二 茅舍

【草廬】以枯黃的蘆葦爲牆，蘆葦爲頂的，這就是所謂茅廬了……茅廬的式樣……也只是一個獨間，又高又大，也沒有一扇窗，只從一扇破門上吸取日光。晚上門關了，門上便加上一扇板窗……裏邊有五六隻眠籃，圍着一根植在土裏高抵屋頂做屋頂的支柱的大椀木列着。夜裏，北風發生屋子裏，又到處格响的時候，那遠處的海，和近海的風，便同時興起，黑夜挾着這些聲音，使之繼續擴大起來，人聽着，幾疑自己是這一間船艙裏躺着。

【草舍】那種草屋大概是墾戶的房子，很簡陋，輪船經過的時候，我看見屋子裏的人都列立門外來張望，他們都穿着襤褸的衣裳，形容也異常的不整潔。有一所草屋前一個老翁坐在一堆土磚上，悠悠地吸着烟管，兩個只穿了上衣的黑小孩在地上靜靜的在做些什麼？屋邊一頭水牛呆立着，柴堆上晾着衣服，屋後徐徐的捲起一縷炊烟，無邊的田野作了牠的背景，啊！那種生活，怕還不如皇古一般與世無爭嗎？

## 【農舍】

忽見青山斜阻，轉過山隈中，隱隱露出一帶黃泥牆，牆上皆用稻莖掩護，有幾百

枝杏花，如噴火蒸霞一般。裏面數椽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樅栢，各色稚樹新條，隨其曲折編就兩溜青籬籬外白坡之下，有一土井，旁有桔槔轆轤之屬，下面分畦列畝，佳蔬菜花，一望無際。

### 三 村落

【村落的夜】 往常的夜裏，祇有田野裏的蝦蟆們幽揚地鼓吹着，畚斗村總是靜靜的。現在，鄉村被籠罩在潮濕的夜幕下，每家殷紅的荳油燈點起來了。從山下望去，就如浮在半空裏的仙境，而蝦蟆們的鼓吹就如神仙的鼓吹手。不知這仙境中，正如蟹籠裏爬出許多蟹，吐着白沫的蟹，牠們是苦痛的。

【海濱的村落】 清靜的海岸上並無人影。洒滿了和煦的陽光，海光反射着太陽光線，好像在那裏微笑的樣子，沙上有幾行行人的足跡，印在那裏，遠遠的向東望去，有幾處村落，有幾間漁舍，浮在空中，一層透明清潔的空氣，包在那些森林屋脊的上面，西邊灣裏有一處小市浮在海上市內的人家錯錯落落的排列在那裏，人家的背後，有一帶小山，小山的背後，便是無窮的碧邊。市外的灣口有幾艘帆船停泊着，那幾艘船的帆檣，却能形容出一種港市的感覺來。

【初夏的村落】 美麗的日光，正照着一個寂寞的村莊。這村莊雖有幾家人家，這時候却都雙扉緊閉，也不知他們的主人翁究竟在不在家。村莊的南面靠山，北面臨水，水邊有長長的柳絲垂着，山上有青青的芳草鋪着，經這鮮豔的陽光一照，襯出一幅極美的初夏鄉村圖畫。

### 【山村】

這個村落，原來是在叢山中間，沿着山谷中的河流，因在土坡上挖成密洞，一層

一層由下而上，遠遠望去，好像海濱的燕窠。還是從上古以來，初到那裏的人，先在下層開鑿，後來的，逐漸開到山坡上面。每層鑿洞的前面，將土坡鑿成一條平面，好像月台的樣子。從下層到上層，就從梯磴上去。這種村落，爲防禦盜賊，或避水災，却很便利。那村裏的居民，風俗都是一樣；大家互相愛護，一遇警報，大家就探首洞外，真有些像燕窠啊。

【衰落的農村】富足自得的豐垣村，人民漸漸貧窮愁苦起來，就是這近數十年的事。到現在，情形是很壞了，村上婦女紡的紗，織的布，早不能到鎮上銷售，紡車織機已積着寸厚的灰塵，堆到牆角裏，或當作柴火燒掉了；村上的田地，也因河道堤壩長久失修，年年鬧着水旱災荒，而且種出的稻穀，當泥土的價錢，也不容易糶賣了；鎮上的繭廠，已四五年沒開秤，於是村上春夏兩季的蠶事，索性不去忙，連有些人家的桑樹林，也學着鄰近各地的新辦法，把來砍掉，改種起鴉片，或菽黍了；村上幾個在鎮上作店夥的人，都絡續哭喪着臉回家，寄生到娘和妻子的身上了……但是豐垣村人民，不管是大多數種田人，或是極少數的幾個失業店夥，都個個是良善的，忠厚做人，耐勞苦，安本分，從祖上傳下來的這種種教訓，已經變成他們的天性；他們把自己的命運交託給那神廟，安着本分，盡能力掙扎着，忙勞着，喝自己應得的一點子薄粥——或竟餓着肚子。所以村上縱然窮苦到現今地步，四鄰地方都常常鬧着匪，而豐垣村到底還是太平的。他們看到廟頂「一瓶三戟」上那四個字，他們愁苦的靈魂，得到安慰了。

【新秋的村莊】若在故鄉，每當新秋，早晨，門前經過許多鄉人，男的紫赤的臂膊，和小腿肌肉突起，軀幹高大及挺着，使人起康健的感覺；女的往往裹着白地青花的頭布，雖然赤脚，

却穿短短的夏布裙，軀幹固然不及男的這樣高，但是別有一種康健的美的風致。他們各挑着一副担子，盛着鮮嫩玉色的長節的藕。在藕的家鄉的池塘裏，在城外曲曲彎彎的小河邊，他們把這些藕一濯再濯，所以這樣潔白了。彷彿他們以爲這是供人體味的高貴的東西，這是清的圖畫裏的重要題材，假使滿塗污泥，便把人家欣賞的渾凝之感打破了；這是一件罪過的事情，他們不願意担在身上，故而先把他們濯得這樣潔白了，才挑進城裏來。他們想要休息的時候，就把竹扁担橫在地上，自己坐在上面，隨便揀擇担裏的過嫩的「藕槍」或是較老的「藕朴」，大口的嚼着解渴。走過的人便站住了，紅衫的小姑娘揀一節白髮的老公公買兩支。清淡而甘美的滋味，是普遍於家家人人了。這種情形，差不多是平常的功課，直要到葉落秋深的時候。

【清晨的村落】 太陽放最先的光芒於遠山的背後的時候，天空是緋紅的，鄉村裏和新鮮的空氣同時充滿着鷄狗的叫聲。勤儉的人們都早起來了，他們雖不曉得怎樣欣賞這清晨的好景，但他們是快樂的，滿足地挑着水走回家去。或者是婦人們正在弄他們的早餐了，雖然烟囪上的烟縷還沒有吐出來呢！

#### 四 墓道

【荒塚】 滿目的荒塚如一個個的饅頭，衰草凌亂地鋪在上面，給落日的光，映得成爲昏黃色。周圍的一切，似乎都沉靜而溫和，空氣凝滯着，而且把紫色的閃爍的露水滴到草葉上去，在薄暮的充滿着慈愛的擁抱之中，包飾了死的空虛和醜惡，沒有人，也沒有樹，只有幾只小小的雀

兒，在滿蔽蔓草的土堆上嬉戲，似乎是永不感到死的寂寞的。

【坟丘】我一走到許多墓中和亂草中漫步時，我就能從開闊處從新綠的墓裏，看到一個鐘樓上的金色的十字架，巍然直立於許多十字架及碑銘之中。這些碑銘下面，墓地的聖物用百花的五色的光點裝飾着。蜜蜂在那上面飛着叫着，竟使花草的憂鬱的祈禱似的微聲，像裝滿生之歌——還沒有把死影消滅了那「生」在我頭上無聲地鼓着翼的是些鳥兒，牠們的飛翔有時叫我驚得叫起來，叫我摸不定這眼前的東西是不是個真的鳥，到處金色陽光的閃爍，使這緊擠着墓地也在顫動。叫人對這大堆的墳墓想到海，剛是颶暴之後，定了風。而那碧綠的平地呢，是一大片平滑的溫和的小浪。

## 五 城垣

【傾圮的城垣】半圮的城牆在我眼裏顯出一種可憐的暗綠色，那上面到處都會印過我的履痕。我還記得童年時在城上放紙鷂的情景，這一片的城牆幾乎成了我的樂園；但現在時代變了，年光如水似的在暗中流去，我已長得這麼高，而城牆也不知經過幾度滄桑，城磚多半被人偷去，做了造屋的基石，城上也成了牛羊踐踏的所在了。將來還不知要經過幾度變化，正如我不知道命運的鐵掌將如何播弄我一樣。

【古城】巨大的磚頭所砌成的厚牆，因年月的侵蝕，顏色已經變得花一塊黑一塊的樣子了。城上的古廟般的更樓，窗檻還是紅紅的，但是斜伸着的尖角的磚瓦，已經顛倒亂置，而且破

碎了；樓左的灰色的牆壁，半堵已經倒毀了；城頭上還留着一堆雜亂的石粉和磚瓦，城門圈中，因光線不充足，以致黑暗得怕人。

【城頭】 亂山中的城頭上，黯淡飄忽的日光下，迎風獨立。四圍充滿了寂寞與荒涼；除了淺黃色一串的駱駝從深黃色的山脚下徐徐走過之外，一切都是單調的。看她們白色的絲巾，三三兩兩的在城上更遠更高拂拂吹動。我自己留在城中，在我理想中易起感慨的數千年前偉大建築物呆呆的站着，竟一毫感慨都沒有起！

## 六 丘阜

### 【小丘】

小丘上，詩人睜着如炬的眼，看「新秋」怎樣拖住這世界。  
羊兒寒眈地互相招呼着，

即樹影的戲嬉也使她們驚嚇了。

太陽移身到天空的正中時，風兒停了；

草兒便埋起頭來。

蟲兒斷其古樂。

蝴蝶歛其煽惑少女之心的大翼，

在無語的野上尋求甜夢。  
蜻蜓也無意在空中征略了，

安置其瘦羽在早棄捨了「戲嬉」的樹影中。  
一切均已入睡，

惟詩人和羊兒的心，終在「自然」洪濛的呼吸裏驚惶地跳着。

## 七 漁家

【漁舟】「今天打魚了，今天打魚了，」聽了這樣的呼聲，我們就跑出去；只見平靜的江上，已經佈滿了一隻隻梭子似的漁船，漁人們一面打着篙，一面把船上的鷓鴣放到水裏去，口裏「呀呀呀」的喊起來，撐篙撥着水，一時船就如遇着浪一樣。把尾巴高高的蹺起來，鷓鴣們一觸着水，就拼命地攢下水去，拖起大大小小的魚，遇到長鯉魚，三四隻鷓鴣就會爭奪起來，漁船即如飛的打過去，拿網把魚網起來；小的就被鷓鴣隨口吞進去，但因為項頸裏縛着草，所以始終是沒有落肚的。

【漁家】清靜的天空一點雲影也沒有，地上滿洒着和煦的陽光，江水反映着太陽的光線，發出鱗鱗的金波來，好似在那裏微笑的樣子，西邊的灣裏，築着幾間漁舍，是用石基建築在水上的，從石基縫裏伸出層層的石板，有許多婦女在那兒洗衣服。兩岸間，息着一隻隻的漁船，很整齊的如排着隊伍的樣子。漁船上都有漁網晒着，在陽光下閃閃的發着光，好像是雨後的蜘蛛網。

似的。

【漁村】當我們的篷船走過山塘的時候，我們可以看見兩岸的屋宇，都是用石基建築在水上；從石基縫中伸出層層地石坡，有許多婦人們在那兒洗滌衣紗。篷船由穹窿形的橋洞中穿過，竹竿碰在橋石上，發出寂寞的音响，兩岸間，那些複雜的角樓裏，有時送出些歌女的歌聲，還有搭着路棚的酒肆間堆滿着酒罈，更令人憧憬着中世紀的威尼斯的往事。

篷船穿過了密如蛛網的橋樑，便漸漸地離開城市了，經過十二里的水路，遠遠地看見一叢樹林和村落，俯視着靜僻的湖面，村上立着許多農家的夫婦和孩子，都在舉手望我們的篷船，欣呼，船夫搖慢了他的櫓，把船靠緊了岸邊，放好跳板，並且跑來告訴我：

「先生，這就是漁村北莊基了。」

## 八 鄉村及村塾

【鄉村的酒店】狹窄的低屋裏，着壁橫放着幾頂矮矮的桌子，桌面老舊得幾乎霉爛了，在桌子的一面，是一個短的瘦狹的櫃頭，上面似乎還貯着些紫肉醬鴨等較上等的伴酒食，賣酒的婦人已疲乏得閉攏眼去，在昏暗的煤油燈光下，頭髮是蓬鬆的，頭下垂着，雖是站立在火爐旁，但爐中的炭已將燒盡，冷風從衣袖裏漏進來，全身就索索的發抖，但客人却還有兩三個沒有散去，「咯，咯」的剝着花生，臉上已經熱得通紅，酒差不多跑進胃去，會擠得被回出來，但還遲遲的不肯走，含糊的哼着戲，好像永遠沒有想過睡，木偶般的橫坐在長檯上，連寒風撲上身來也不



理會。

【村中的學塾】我每天經過石橋總能夠看見那個矮而又胖的私塾先生在橋下的那間狹而臨河的小屋裏儼坐着。他雖然做個道士，但在學生的面前，他只說自己是一個秀才，雖然孩子們是明知他把秀才上面的「不中」二字掩飾過了，但在他面前都是不應該笑的，所以仍裝得很恭敬的聽着，算是表示領會，孩子們真都是聰明的，大約一共有十多個，因為早晚領受着戒尺的好意，所以從太陽爬起直到溜下，差不多是整天的張着喉嚨唸書，一個個的臉孔上都漲起着青筋，閉着眼皮，張大着嘴，好似怕給自己聽不見的，這樣他們的先生滿意了，他覺得孩子們的孜孜不倦就是他的成績，雖然他從來不曉得這些學生有多數的字是都不認識的，但即是曉得，他也不去理會的，橫豎他們也可做道士呀！

【鄉村的客店】近處的鐘沉响地打了十一下。我拿了一盞燈，客棧老闆把我一直領到房裏，那間房是在二層樓，我們經過了一條堆滿了茜草的走廊才到了那裏，我把燈放在桌子上，房間的牆是用石灰刷白的，門很闊大，有着方形的和矩形的嵌木，一張松木的桌子是放在床邊，我開了窗，月光溫柔地照亮了鄰家的屋頂和遼遠的田野，遠處，近處，狗在悲鳴着，狂吠着一頭，烏鳥間息地叫着……

## (戊)都市的城鎮

### 一 街市

【深夜的街道】 金碧輝煌繁華熱鬧的某港的夜市，在過了十二點鐘的時候，已經漸漸的清涼冷淡起來。四五層樓高聳的大公司和大商店早都深深的鎖閉了樓門，稀稀疏疏奔馳而過的電車的玻璃窗裏也只寥寥落落的現着幾個疲倦昏睡的人影——幾個縮頭縮腳被冷僵木了的人影——長街大道上來來往往的行人受不了那凜冽的寒風的威逼，大都跑回家去躲到綿被中去了。只有那濃密的黑影，在奮展牠的長臂，陰慘慘冷森森的，彷彿就要將這港中晶明火亮的地方都要去緊緊的抓在牠的胸懷裏。

【僻巷】 轉過一個灣，就是一條小巷，兩旁滿擠着屋子，屋瓦已全部退了色，屋簷下全掛滿了晾着的衣服，一個小姑娘蹲在門前絞着溼褂子，風從巷口撲來，便把她的剪短的頭髮都吹亂了，另一邊却是一大堆人聚在那兒說閒話，看見有人走來，便一同把眼睛移過來，而忘記了說話了。

【清晨的市區】 馬路上非常安靜，只有寥落的幾輛裝垃圾的馬拉的大車，和幾個缺少精神的清道夫，間或有一二家小商店在睡意朦朧的半張着眼，去下那門板，地下全為霧氣弄濕了，四處也氳氳着不厚的雲似的淡白，空氣很涼，然而却正宜人……鐵的輪軋發出的大聲，在這安靜而寥闊的空間，更顯得震耳。

【都市夜景】 從溫暖的房子出來，把臉掩在皮的衣領之中，輕快地踏着積雪，用嘴屣噓着最流行的調子，匆匆地低了頭走着，聽到淒楚的哀吟從道旁那些跑着的或是蹣跚伏着的仍然穿了不完整的衣服抖戰着的求乞者的嘴裏哼出來；他微微地感到一點不爽快了。這使他覺

得不舒服，也不盡然是同情，還感到些冬之夜的街景爲他們所黯淡。但是在商店裏 Snow Case 之中射出來的燈光，被白的雪反映成更強烈的，像是把他們的臉顯得更蒼白，也有着像從地獄裏才爬出來污穢的臉相；可是同樣地在他們的眼睛中射出該憐憫的光來。他們有的沒有眼睛，沒有手或是沒有腳，有的是還在有黃金的人所特有的孩童的黃金時代之中。他們在哭，他們在號叫，他們沒有一個人能確定自己可以活到什麼時候。這些情況當他稍稍觀察之後，他的心在打着一個冷戰，也停止了噓着的快活的調子，他呆然地站在那裏。

他在想着這也不是盡然沒有關係的事。

在思量着的時候，就成爲在街上走着的人的障礙了。文雅的是走過去回頭來望望，有的竟然衝到他的身軀，可是他仍然動也不動地站在那裏。

寒冷的空氣中，也從女人的身上飄出香的氣味來，他們用着窈窕好看的姿式假在啣了雪茄烟的紳士境中，或是獨自走着，飛馳過去的雪橇上遺留下細碎的笑聲。一個枯瘦的孩子正在哀痛地「媽呵！媽呵！」地哭着，馬迭爾舞場的門正巧爲一個人拉開，那狂歡的、淫逸的音樂就鑽出來。

【寒夜中的都市】那風雪之夜，恰恰在各處戲館散場的十二點鐘前後……在無數的男女，無數的車馬的雜沓當中，不論怎樣的冬夜，人總感不到寒氣。五彩燦爛的燈火，炫耀得一望無際的街上，真宛如魔界的夢境。在並排着的廣大旅館和菜館的玻璃門中，明亮的燈光，照耀在那不知有多少組的露出的肩的女子，和頭髮理得端整的男人的姿容上，從這邊那邊的大樓

窗裏，可以看到一手拿着彈子棒，在博深夜的勝負，却不知疲勞的男人的影子。還有在那邊的酒店或咖啡店的粉飾得花花綠綠的門首，時時見到竇笑的女人出入，絡繹不絕。我佇立在這十字街頭，呆然凝視着這光景。呵呵！在這無論什麼事業，什麼天才，時限一到，都歸消滅的人生裏，只有這青春的狂樂，除此而外，便更無他物！我也曾深切地這樣感過。

【北方的街道】北方的街道老是灰撲撲的，天總是吼着風，風從垃圾堆，從煤堆，從郊外枯乾的田裏，從張家口，從長城外，含着滿腮滿嘴的土，來噴在北平的街道上，道兒就越來越鬆，到了夏天，被雨天作惡似的嘔下來的雨，就纏着這些土，像是遊子找着了家。誰要不小心踏着牠們，牠們就吱吱一下子，跳起來踢在人腿上。

【貧民街】走過了一條街，又走過一條街，從比較熱鬧的地方走到卵石的路，兩邊祇剩一些低矮的瓦屋的地方來了。街的邊上也停得有一些小攤，攤的旁邊圍着一些髒的孩子，揩着鼻涕，用眼盯着那攤上的花生，有更多的，罩一頂破帽的，頑皮得怕人的孩子們，在街心上揪着滾着，一些推石子的小車，推煤渣的小車，推糞的小車，吱吱呀呀，孔孔孔的小心的，讓着這羣野馬似的孩子們過去，間或來了一部運貨汽車，孩子們便叫嘯着，跟着車後邊追着跑，跑了一陣才又跑回來。這裏也有脫毛的老狗，像沒有家的，癩着肚皮無力的躲在一邊，用着生疏的眼光來望過路的人。

【蕭條的都市】曇雲佈滿了的天空，在萬人頭上壓了幾日，終究下起微雪來了，年專將盡的這十二月的下旬，若在往年，街上各店裏總滿呈着活氣，擁擠得不堪的，而今年的市況，竟

蕭條得同冷水泉一樣，過了中午，街上還是行人稀少得很。

## 二 城

【城堡】馬車在大道兩旁的高大美麗的樹木中間駛着，道旁的樹木伸出牠們的極枝，在大道上面的空中，形成了穹形。小伯爵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的樹木，既粗大，又雄壯，極枝又生得好，低低地垂到很粗的樹幹上來。多林可德城堡在英國要算是最最美麗的城堡中的一個了，這城堡的庭園，也是最大最出色的，樹本和大道又是幽美無邊的。這些事情，封德羅小伯爵看這時都還沒有知道。他只知道，一切都很美麗就是了。他歡喜那些樹幹高大，極枝很粗的樹木，和那偏西的陽光的金黃色的光線，透過那樹葉的景色，他歡喜那掩蓋着一切的無限的靜寂。他從參差不齊的大樹枝的庇蔭底下，或中間，瞥見庭園中最美的地方，他覺得非常的快樂，在那地方，另外有些樹木，有的是一株株地巍峨地站着，有的是一叢叢地聚集那邊。他們有時經過濃密地長着很長的羊齒草的地方，有時經過的地方，滿地都長着清翠的風鈴草，在輕風中搖動。他好幾次看見兔子從碧綠的葉子底下跳出來；一會兒她們又在後面閃着短短的白尾巴逃走的時候，使他一驚，快樂得笑將出來。有一次一羣鷓鴣突然急促地拍着翅膀飛了開去，引得他拍着手歡呼了。

## 三 園 林

### 【園中夜景】

窗外面是二十邊的還不十分大缺的下弦月夜，園裏的樹梢上，隙地上，

白色綠綠的柏油步道上，都灑滿了銀粉似的月光，在和半透明的黑影，互相掩映。周圍只是沈寂清幽，正像是夢裏的世界。首夏的季節，按理是應該有點熱了，但從毛絨睡衣的織縫眼裏侵襲進來的室中空氣，尖淋淋還有些兒涼冷的春意。

【校園】庭前一排平屋是預備寶藏書室以及昨夜在那裏談飲的休憩室。預備室的左側，引出一道廊。沿廊一並排栽着剛透出簷頭的柳樹；樹枝上頭，歡迎晴朝的麻雀這裏那裏飛躍。一片廣場展開在前面。五株很高大的銀杏樹錯立在那裏，已經滿綴着乳頭般的尚未發放的新芽。在靠東的一株下，有一架秋千，距秋千二十步光景，又橫挂一架浪木場的圍牆，高不及頭頂，南面牆外正是行人道，場中的一切，從牆外都能看到。

【秋的家庭園】大理菊東倒西傾，還掙扎着在荒草裏開出紅豔的花。牽牛的蔓，早枯萎了；但還開花呢。可是比從前纖小，冷冷涼涼露中，泛滿淺紫嫩紅的小花，更覺嬌美可憐，還有從前種麝香連理花和鳳仙花的地裏，有時也見幾朵殘花。秋風裏時有玉錢蝴蝶，翩翩飛來，停在花上好半天不動，幽情悽戀；他要僵了，他願意僵在花兒的冷香裏。

【園】不必說碧綠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欄，高大的皂莢樹，紫紅的桑椹；也不必說鳴蟬在樹葉裏長吟，肥胖的黃蜂伏在菜花上，輕捷的叫天子（雲雀）忽然從草間直竄向雲霄裏去了。單是周圍的短短的泥牆根一帶，就有無限趣味。油蛉在這裏低唱，蟋蟀們在這裏彈琴。翻開斷磚來，有時會遇見蜈蚣；還有斑蝥，梁若用手指按住牠的脊梁，便會拍的一聲，從後竅噴出一陣烟霧。何首烏藤和木蓮藤纏絡着，木蓮有蓮房一般的果實，何首烏有擁腫的根。有人說，何首烏根是有像

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於是常常拔牠起來，接連不斷地拔起來，也曾因此弄壞了泥牆，却從來沒有見過有一塊根像人樣。如果不怕刺，還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攢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遠。

【山的園林】沿高壁的那山面上，有一道女牆，圍住着幾間茅舍，茅舍的門上，懸着了「香雪海」三字的一方匾額……門內有一條曲徑，自門口通過了斜面，直達到山上去的，曲徑的兩旁，有許多蒼老的梅樹種在那裏……這園自從山脚上起，跨有朝南的半山斜面，同頂上的一塊平地，布置得非常幽雅。山頂平地的西面，是千仞的絕壁，與隔岸的絕壁相對峙。兩壁的中間，便是……一條自北趨南的通路。背臨着了那絕壁，有一間樓屋，幾間平屋造在那裏。

【園落】石亭，擁立在假山石上。底層前為空閣，後為石窟，上層前為平台，後為亭屋。平台三面均有石欄，正中有圓形石案，有石椀環繞。登台一望，全池景色盡在眼中。風聲鳥聲，松聲澗聲，凝靜之中，時流天籟。坐在這台上，負暄，坐在這台上賞月，坐在這台上讀書，坐在這台上作文，坐這台上和愛人情話，坐這台上和幼子嬉戲……這是多麼可樂的事情！每當風清月朗之夜，清友來游，粗茶代酒，洞簫一曲，吹破大千的靜祕；每當書慵午倦之時，解脫衣履，沐浴清池，翡翠雙飛，重現樂園的歡慰；或則大雨傾盆，環山飛瀑，赤足而走，大嘯呼風，或則濃雪滿庭，天地皜素，呼妻與子，同做雪人，呵！這又是多麼理想的境地！——但是，唉，但是在愛，現在是不能辦到的了。他坐在平台的石欄上，只自深深懺悔，啊！我是被幸福遺棄了的囚人，我的妻兒們都是被我犧牲了！

## 四 工場

【散工的剎那】 傍晚，太陽傾斜，在人家屋子上面，憂鬱地映出燈光的時候。——工廠從牠石造的胸懷裏面，好像拋棄已經沒用的殘滓一樣地，將這些人們投擲出來，他們攜着被烟煤塗黑了的嘴臉，在空中放出機械油的惡臭，露出飢餓着的牙齒，從新沿着舊路，望前面走去，但是在這種時候，他們聲音裏充滿了生氣，甚至於流露出歡喜的聲音——因為徒刑一般的勞動，已經做完了一日，在家裏，晚餐和休息，已經在那裏等他們了。

【工場中】 清早，當工人們到工場的時候，他們見裏面冷清的好像遇着破產一樣的慘淡與鬱悶，大廳深處，機器很安靜地站着，牠的臂膀一般的，瘦弱的各肢部和那龐大的輪盤，也不作一聲，牠使場中更增一層憂鬱，因為牠的氣息與擺動，往常勞於工作時，正如巨人一般的「心的顫動」，使全場活潑而有生氣。

## 五 碼頭

【碼頭】 早晚雖則還涼快，正午時分却已經像盛夏那麼熱，軟癱在驕陽下面的江漢關碼頭，蠕動着聲嘶流汗的人臉，過江來的箱籠包裹，倒也不少，這是因為近來風聲又緊，武昌城裏的老百姓不得不打疊些細軟送進漢口租界。

S|埠的碼頭上擠滿了一大堆人，在碼頭橫着的，大軀體的輪船，漸漸蠕動起來，輪船和碼頭



漸給海水隔着了，聯絡他們的祇有空中欣舞的無數的紙帶，有紅的，有黃的，有藍的，有白的，有青的，甲板上被送的人，擲給碼頭上送行的人，碼頭上送行的人，擲給甲板上被送的人。

## 六 舟車

【海面的帆影】海面的帆船，今天也像特別多，三三兩兩，常有往來。沒有帆的船隻也很明顯地看得清楚。海天相接處，照例是什麼都看不出來的，但是今天隱隱約約中看見一點帆影，像一片水面上飄着一點淡墨痕。近處的島面前，有三隻小小的漁舟，彷彿停在海中似的，一動也不動。

【畫舫】船約略可分為兩種：一是大船，一是小船，就是所謂「七板子」。大船船口闊大，可容二三十人。裏面陳設着字畫和光潔的紅木傢具，桌上一律嵌着冰涼的大理石面。窗格雕鏤頗細，使人起柔膩之感。窗格裏映着紅色藍色的玻璃，玻璃上有精緻的花紋，也頗悅人目。「七板子」規模雖不及大船，但那淡藍色的闌干，空敞的艙，也是繫人情思而最出色處。却在牠的艙前，艙前是甲板上的一部，上面弧形的頂，兩邊用疏疏的闌干支着。裏面通常放着兩張籐的躺椅，躺下可以談天，可以望遠，可以顧盼兩岸的河沿。大船上也有這箇，但在小船上更覺清雋罷了。艙前的頂下，一律懸着燈彩。燈的多少，明暗，彩蘇的精粗，豔晦，是不一的，但好歹總還你一箇燈彩。這燈彩實在是最能鈎人的東西。夜幕垂垂地下來時，大小船上都點起燈火。從兩重玻璃裏映出那幅射着的黃黃的散光，反暈出一片朦朧的烟靄，在黯黯的水波裏，又逗起縷縷的明漪。在這薄靄和

微漪裏，聽着那悠然的間歇的槳聲，誰能不被引入他的美夢去呢？

【冬暮的行舟】 天快黃昏時落了一陣雪子，不久就停了。天氣真冷，在寒氣中一切皆彷彿結了冰，便是空氣，也像快要凍結的樣子。我包定的那一隻小船，在天空大把撒着雪子時已泊了岸。從桃源縣沿河而上這已是第五個夜晚。看情形晚上還會有風有雪，故船泊到岸邊時便各處揀選好地方。沿岸除了某一處有片沙岨宜於泊船以外，其餘地方皆黛色如屋的大石頭。石頭既然那麼大，船又那麼小，我們皆希望尋覓得到一個能作小船風雪屏障，同時要上岸又還方便的處所。但可以泊船的地方早已被當地漁船佔去了。船上的水手把小船上下各處撐去，鋼鑽頭敲打着沿岸大石頭，發出好聽的聲音，結果這隻小船還是不能不同許多大小船隻一樣，在正當泊船處插了篙子，把當作錨頭用的石碇，拋到沙上去，儘那行將來到的風雪，攤派到這隻船上。

【鄉村船埠】 晌午的時候，小火輪在陳鎮停住了。這是距離縣城約有三十里的一個大鎮，商業和城裏一樣繁盛，城裏財貨的流通，有一大半是仗這個鎮做尾閘的。所以上落的人也比別處為多。船還沒有靠近埠頭，一片嘈雜的聲浪，已喧聒得空氣非常緊張。岸上的小販紛紛把盛着食物的籃桶，繫在竹竿上，送到船窗口來出售。有幾個會泅水的農家孩子，更頂着籃，拍着水，靠近船舷來。我本來站在船尾上的，這時因被上落的人佔據滿了，只得退回艙中去。同時不禁想起離此七里棟樹港的一位姓金的朋友來。

【電車】 走到了……電車停處，却好向西的有一乘電車到來，他們兩人就用了死力，擠了上去。因為這是工場休工的時候，勞動大家都要乘了電車，回到他們的小小的住屋裏去，所以

車上人擠得不堪。

【人力車】車夫跑的如飛一般，風馳電掣，人坐在上面，倒反有點害怕。況且他跑的又一點沒有規矩……橫衝直撞，恐後爭先；有時到了擁擠的地方擠住了，半天走不動一步；街路兩旁，又是陽溝，有時車輪陷到陽溝裏面，車子便側了轉來，十分危險。

【在火車中眺望】火車轉彎的時候，郊野也跟着在那裏旋轉，兩樹中間的地位消滅了；樹林變成祇有一塊了，一刻我祇能看見一株樹——後來牠們又在最前的一株樹的後面出現了，向着天，成爲一長線，直等到被村裏的幾處房子所遮掩了。

### 【滬杭車中】

匆匆！匆匆！

一捲烟，一片山，幾點雲影；  
一道水，一條橋，一支橈聲；  
一林松，一叢竹，紅葉紛紛；

藍色的田野，藍色的秋景，  
夢境似的分明，模糊消隱，  
催催催！是車輪還是光陰？  
催老了秋容，催老了人生！

【馬車】前面停着的一乘合乘的馬車，接了幾個……的客人，放了幾聲哀寂的喇叭聲，在午後的澄明的空氣裏，促起了一陣灰土，就在泥成的鄉下的天然的大路上，朝着了太陽向西的開出去了。

## 七 娛樂場

【跳舞場】呀！她舞蹈得何等柔和！不僅是像白蛇的蜿蜒，不是像急湍時的奔流，她四肢的舞動，是秋天晚上漂浮着的白雲，是陽春夜半輕移着的明月，使你看了，忘了胸間的苦悶，塵世的惱煩，彷彿睡在鴨絨的被下，彷彿在愛人的懷中，但是小兒絕無一點跳動，只有和平，只有寧靜，只有幸福浸透你整個身心時的微顫。

【舞台】電燈滅了，幕像雲一般慢慢的推開來，舞台上的光很容易被人聯想到太陽。於是史小姐的笑容就在這太陽光中浮上來，浮出了雲外，浮到每一個人的瞳孔，浮到每一個人的視神經，到每一個人的中樞神經。於是每一個人起了一種不同器官的動作，表情，起了同器官的各種動作，表情。有的飛了飛眼皮，有的用手去摸摸嘴唇，有的面頰上掛出了笑容，有的流着唾沫，有的跳着心，有的用手管理管理洋裝袴前面的扣子……

【回力球場】這大的廣場就彷彿是個悶塞的大炸彈，小球的起落就彷彿是時鐘的特搭聲響，一等到了什麼時候，這夥大炸彈就要爆了起來。

拉飛爾和加拉地都有四分了。現在，誰勝這一着，誰就是第一名，雖然在他們兩個當中，勝負

本來早被分配好了的，來往多打幾次，其實也不過是玩玩，到了相當的時候，被派作輸的一個故意失了手，然後便結束這一場。但是，你能夠預先知道誰是被派作第一的麼？你得等在這裏瞧呀！大家都滿望自己買的一個會湊巧是那個贏的，在這最緊張的剎那間，都屏息着，連噓噓的聲音也沒有了，專等着自己買的對手敗了下來，咬着唇，幾千支眼睛緊緊地盯着……盯着。突然，這個大的炸彈終於爆了！人聲轟然揚了起來，夾着嘈雜的鼓掌聲，也許還有些嘆息，可是在這裏卻不會被人聲嚇倒的。

拉飛爾已經跪在地上，球從他的頭上竄過。他輸了。跟着他輸的人詛咒他，贏了的，也忘記了加拉地，心裏早在想着拿錢。無綫電裏面放出來的『讓我們熄燈就寢』的淒楚的音調又漲滿了全場，人們都紛紛站了起來，剩下了在憤怒中被撕下來的撒滿了全場的紅紅綠綠的彩票靜靜地躺在水門汀的地面上……

在拉飛爾摔倒的時候，人羣中的呼聲最大和掌聲最大的恐怕是甄禮斌，那時候他不祇歡呼，不祇鼓掌，還猛力的拍了一下他的同伴胡海的大腿。他的喜悅是超乎他自己的意思的，因為他贏了一個大大的雙獨贏。他今夜是特別有興緻，所以非常地起勁。在第六場的時候，他算祇贏了二十多塊錢，在平常，也許他會就這樣便走了。但是今夜他興奮得厲害，覺得這二十多元沒意思。他要賭一個暢快的。他料着這最後的兩場白羅地和加拉地一定要出的，便把二十元全買了這兩個的雙獨贏。即使輸了自己不還是得個和，算是白看了半天。果然他運氣好，第十五場出了白羅地，第十六場跟着來了加拉地！他真喜歡得發狂。雙獨贏在這回是每張票得拿到六十二元

七角的，十張票就是六百二十七元，六百二十七元！他想着這回可有一個快活的舊歷新年了。他拿到了錢，極其當心地和胡海在人叢中擠了出來，立刻到揚子車行搶得了一輛汽車。關上車門，他對車夫說了一聲：到大滬跳舞場去。

但是在拉飛爾摔倒的時候，在大家歡呼的時候，人羣中右邊的角落裏有個沒給人注意到的人，他彷彿連嘆息的聲音也發不出，祇憤恨，失望地把手上的一疊紅色的票撕掉，拿起了帽子，垂頭喪氣地往外走。他沒跑到揚子汽車行的門前，他祇是無目的地走，自己也不知道要走到什麼地方去。前途是黑暗的。

今夜，他帶來的一百元，除了還有三個中山頭和幾隻角子之外，全輸光了。像撞了鬼，別人贏的時候偏偏就是他輸的。在第十四場完了以後，他也同樣地把最後的二十元買了幾個獨贏。他買白羅地和拉飛爾。他想不到拉飛爾在最後的一分的勝負裏竟還要攆他到了絕境！他想哭，但是沒有眼淚，森冷的寒氣似乎連嘆息也給掣住了。

【浴場】一到秋天立刻變得冷靜起來，鬚鬚是海岸風情之常。尤其是像北條那樣的以學生爲對手的浴場，九月的開學期一開始，海濱上簡直人影兒也看不到了。一起頭的時候，我反而覺得海岸的好處是赤裸裸地露了出來。陽光一般地是變得淡而薄了，並且帶着哀調；潮音也拖着，一種若在夏天非深夜不能聽到的寂寞的餘韻；空氣變得異常清澄；對岸富士山的秀姿，時常打一清早起便遠遠地在彼方的雲端露出來。這實在是一種怎麼也能形容的崇高。我雖然曾經煞費苦心想把這些感覺盛在詩裏面，却總不能成功。

# 物的素描

## (甲)花草和樹木

### 一 瓜果之類

【西瓜】夏天的街裏已擺滿賣西瓜的攤子，小販們口裏不絕的喊着：「西瓜賤不過，兩個銅元買一塊。」一面把西瓜一塊一塊的斫開來，現着鮮紅的顏色，引得頑童們和蒼蠅們都一同擁攏去。

我們園裏的西瓜，已經有碗般的大了，但離成熟的時期却還早哩，我們早上，晚上，正午，幾乎沒有一刻不去望牠，希望牠一刻比一刻大起來，但沒有一次，不看牠不是照舊的躺着，沒有一次不是失望。但看了半個月以後，牠終於大得可吃了。

【荸薺】稻割起了，荸薺田裏的荸薺草也萎黃着倒下去，小孩子們都高興起來，他們成羣地到荸薺田裏去偷荸薺，拿着硬的棒，盡力的向軟而黏的田底裏挖下去，把帶着泥的荸薺都藏入袋裏，他們一面偷偷地時常顧着村口，怕給人看到了來干涉，若村口裏一現着人的影子，就沒命的都逃散，各自把袋裏的荸薺拿出來洗，隨後用衣服稍許揩一揩，就連皮帶根的嚼進肚裏去。

【桃子】桃樹上已生滿了桃子，有些是青的，有些却都轉紅了，這株桃樹，生桃子還是第一次哩！我們預防着牠不是好種子，而現在看去，恐怕倒是一株玉露水蜜桃哩！玉露水蜜桃我是認識的，牠熟的時候有紅的點子，而表皮轉成如乳的玉色，有紅點的方面就現着緋紅，現在這棵樹上的桃子，漸漸的轉出紅點來了，怕不就正是玉露種嗎？

【櫻桃】在一年中所有的水菓當中，再沒有一樣是爲我們小孩子用着這樣般般渴望的眼睛看着，並且使得我們淌下口涎，比櫻桃更厲害的了……這個不僅僅是饑，使得那麼美麗的東西，搖舞着，紅而泛黑的，從那樹梢頭，在金樣的陽光中，向我們打招呼，實因這些大而明亮的，紅而紫的，圓眼兒，在葉之叢中，向我們微笑，還帶如許的一種媚容，引得我們去拿一枝短棒，一伙兒奔到樹林裏去，在像樹中間尋找那些野櫻桃樹。

小小的果實全是石般的硬，且都是一股酸味，或者就是異樣的苦，如果到了成熟的當兒，鳥雀和螞蟻早會比你啖得痛快，但這些酸澀的果實，對我們仍是有吸引力的。

我們頂大的孩子，爬上了樹，直到青天在我們頂上，那些頂幼小的，疲倦的流鼻涕的小孩兒，他們都墊起他們的足跟，叢集在底下，臉仰着上面，哭喊着：「扔些下來！扔些下來！」那末我們就丟下乾癟的一枝，或是兩三顆摘下的生櫻桃，免得他們急得發哭。

【橄欖】昨天在黃昏的細雨裏，在馬路上一家水菓舖裏，買來幾顆青色的橄欖，帶着愉快的心情，我就把橄欖放進嘴裏，細細地咀嚼起來，一股子酸澀的味兒，頓時刺激我的神經末梢，我領受着這酸澀的滋味，一時就想起幼時愛吃橄欖的往事來。



我在孩子的時候是最愛吃橄欖的，如今雖是二十歲的人，却還有孩子似的愛吃橄欖的心情，是那麼黑夜或月夜的晚上，母親在廂屋裏替我們縫棉衣，巷子頭那兒遠遠地浮動着叫賣橄欖的聲音，聲調兒總是那麼悠然的，那麼含有詩意的，我悄悄地開了後門，腳踏在階沿上，兩隻小手兒兜住腮兒喊：

「橄欖呀！橄欖呀！」

「來啦……」巷子裏跟起了一聲回響。

於是那賣橄欖的人就從巷頭那兒拐進來了，左邊胳膊肘上掛着個大篋籃兒，裏面滿盛着各色的水菓，右手提着一盞綠幽幽的諸葛燈，慢慢地，慢慢地近來，我照例就買幾顆青色的橄欖兒，一口塞進嘴裏去，使腮上起了兩個小瘤兒。

【藕】在這裏，藕的東西幾乎是珍品了，大概也是從我們的故鄉運來的，但是數量不多，自有那些伺候豪華公子碩腹巨商的幫閒茶房們把大部分搶去了；其餘的便要供在大一點的水菓舖子裏，也並不是沒有，但不是瘦得像乞丐的腿臂，便澀得像未熟的柿子，實在無從欣羨，因此，除了僅有一會，我們今年竟不曾吃過藕。

【橘子】

你這蜜蜜的橘子啊！

你打扮得這樣美麗，

使楓葉見了，你也是慚愧；

你裝飾得這樣甜蜜，  
使紅杏比着你也見羞澀；  
但你爲什麼却要皺着眉頭。  
是爲着什麼呢？  
是爲着什麼呢？  
是因着你生命的短促而憂慮嗎？

## 二 草和菜

### 【野草】

野草真聰明呵，  
在城裏野裏留下了人的走路，  
青青的生着。

野草真公正呵，  
什麼窪地都填平了，  
青青的生着。

野草真有情呵，  
載了一切獸蹄馬跡，  
青青的生着。

野草真可尊呵，  
不論雨天晴天，總微笑着，  
青青的生着。

【衰草】 牧場照耀着晚秋的光輝。誰都可以仰臥在這暖和的衰草上，——草兒很高，但草面上油油的亮光黯了，消失了一切都變成黯淡，一切都轉做蒼黃。寒風吹來，微微的在我身旁戰抖，牠們已經失了獨自的自由，牠們只知道迎合西風的吹奏，牧場盡頭，遠遠的更可以聽到一種割草似的風響。——聲音很低，這就是將死的酸漿草的搖曳，但是不十分留心，這是很不容易聽見的。

### 【油菜】

無事獨坐小樓中，  
閒看狂花逐暖風。  
野鳧落水爲討影，  
家燕冲天欲買雲。

麥溝水漲腴新綠，  
油菜花開癡看蜂。  
村女羞知春意發，  
剪花掩面過橋東。

【菜田】 晚飯後照例是要到校後田中跑跑的，最近碰到一件事，在不知不覺中引起我一點感想，地點是在校後，當我看到兩個農婦，看上去似是母女倆，彎着背在田中種菜，使我替她倆擔心。因為，看那垂着頭的菜，和他們母女倆精心的模樣，令我擔憂這菜怎會長得肥美得像我們校裏廚役從街上買來的那樣呢？但是過了兩天我再跑去看看時，頓令我驚異起來，唉！真奇怪，於是從這一點上，我想到經過人工一番培植的菜，以後就很少煩勞主人，而自己能與風霜抵抗了。再從這上面想到我們現在不就是和菜當種下田時一樣嗎？

【蘿蔔】 田裏的蘿蔔有點大了，有着各色各種的種子，紅蘿蔔，白蘿蔔，青蘿蔔，圓的，長的，辣的，甜的，各式各樣的都有，看鵝的孩子們放鵝在一邊，就蹲下田去拔紅蘿蔔當點心吃，一面唱着民謠，一面剝蘿蔔的皮，吃着玉色的肉，民謠從四處合成很好聽的調子，牠的內容也很有意思。

「年紀不過十多歲，

阿爹叫我看鵝咧；

柴米油鹽家裏多，

風霜雨雪就不怕。

出門何用帶點心？

田裏好拔生蘿蔔。

不讀書，會唱歌，

噯——噯噯呀！

噯——噯噯呀！

前頭走一班紅頂鵝，

後頭看一張好圖畫。

遊水玩水無心事，

一年四季好快樂！

### 三 花木

【冬青】雪霏霏的下着，園子裏的各種花木，早都已脫盡了葉兒，那老梅的枝幹上，都堆滿着粉白的雪，滿樹的梅苞，因為離春尚遠，還赭色的，且緊緊的包着，只有四圍整齊的冬青，却毫不損失原氣。牠底坦平的頭面上，也是蓋着厚厚的雪，但這雪只有襯得牠兩邊的綠色，更鮮綠可愛，牠似乎是大自然特地生來爲今天生色的，若是沒有牠，園子裏不知將現得如何枯寂淒迷，而現在，雖是下雪的時候，也活活有生氣呢！

### 【樹影】

祠堂裏一株老的銀杏樹，牠幾乎已活得二百歲了，到現在已達有祠堂三倍的

高巍然的矗立着睥睨着世界與一切。牠的枝柯長得像一把撐開的傘骨，夏天葉片生滿時，就確成爲這村子裏唯一遮蔭的傘了。傘蓋把大的黑影投到地上，跟着太陽光變換着花樣。但只要這影子和樹身成爲直綫時，那末，大家都知道正午到了。冬天這株銀杏樹的樣子就完全不同，牠已全身裸赤，酸峭得像一個巨人一樣，牠的影子也可怕得像鬼怪，無秩序的亂投在地上，但小孩們却都喜歡到那裏去曬太陽。因爲那裏比別的任何地方暖和呢。

【白楊】 接連幾場秋雨，濕透了的道路，鋪着厚厚的一重死葉，在那幾乎赤裸了的瘦削的白楊樹下，一直通過去，經霜的樹枝兒在臨風顫動，有幾片預備飛舞空中的樹葉也在顫動了。鎮日價，不休息地，有如一場連綿不斷使人流淚的秋雨，這最後幾許葉子，如今黃黃的有如大的金幣，一葉一葉離散了。盤旋飛舞，終於墮落在地上，於是枝與枝之間，就完全成爲空隙。

【梧桐】 這時候，園裏另外一株桐樹，葉兒已飛去大半；禿的梧桐，自然更是一無所有，只有亭亭如青玉的榦，兀立在滲淡斜陽中。

「這株梧桐，怕再也不得活了！」

人們走過禿梧桐下，總是這樣惋惜似的說。

【枯樹】 還有些樹上的葉，雖然還賴在那裏掙他殘命，却都帶一種沉憂淒涼之色，向風中戰抖抖的作響，訴說他魂驚望絕。到後來索性連枝帶梗滾掉下來，像也知道該讓出自己所佔的位置，教後來的好別謀再造。

是怎樣的一片慘狀啊！一朵花也沒了，一莖草也沒有了；滿目是漆黑的，殘零的，烏焦的。芭蕉

樹，杏樹，桃樹，橘樹，都只能從牠們失了那爲樹之生命的樹葉的晃動與風采的光禿枝條上辨認出來了。

【柏】 前面是一排三四丈高的古柏，筆直的樹身中間垂着潤澤的墨綠色扁柏葉子，樹頂差不多都是極枝的枯枝，那曲直分明的枝子，好似宋元人山水畫上的古拙的線條一樣有力氣有神采。

### 【桃花】

虧煞東風作主，

春泥也分得桃花幾瓣，

春水也分得桃花幾瓣。

怎禁得流落江湖，

浪翻潮捲？

春水無情，

忒送得桃花遠！

看春泥手段，  
把桃花爛了，

護住桃根，  
等明年重爛漫！

替桃花埋怨東風，  
何苦讓春水平分一半！  
就一齊化作春泥，  
薄命也還情願！

【蓮花】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彌望的是田田的葉子，葉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層層的葉子中間，零星地點綴着些白花，有嫵娜地開着的，有羞澀地打着朵兒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裏的星星，又如剛出谷的美人。微風過處，送來縷縷清香，彷彿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

【菊花】 潔白的花朵，浮在翠綠的葉上，這已夠嫵媚的了，還有細管的花瓣，抱蕉黃的花心而射向四周，管的下端放開，其輕柔起伏，有如水波的蕩漾……每一種花有紙條標出花名。「夕陽樓」高丈餘，寬闊的瓣，內紅而外如晚霞。「快雪時晴」直徑有一尺，有這樣龐大的一個雪球，閃着銀光。「碧窗紗」細軟而嫩綠，絲絲如垂簾。「銀紅龍鬚」從遒勁的細條中染出紅芽的柔綠。

【殘花】 葡萄架已經搭好了，嫩綠的葡萄在溫風裏擺動，丁香，桃，杏都已開殘了，滿地殘



紅碎紫，使人不忍細看。我正在替花悲傷的時候，忽然間一陣風過，又吹落了不少丁香花朵，灑在白色的衣襟上。我將牠拾起來，都倒在金魚缸裏，那些金魚都受了一驚，驀然倒沉缸底去，後來看見沒有別的動靜，才又慢慢地浮上來擺動着牠那美麗的金色尾巴，在花下游來遊去。

【落花】 我們在架下的石凳上坐了下來，觀看那正在一朵一朵飄下的花兒。花也知道求人愛憐似的，輕輕地落了一朵在我膝上。我俯下看時，頸項裏感到颼颼地一冷，原來又是一朵。它接連着落下來，落在我們底眉上，落在我們的腳上，落在我們的肩上。我們在這又輕又軟又香的花雨裏幾乎睡去了。

只見一陣風過，樹上桃花吹下一大斗來，落得滿身滿書，滿地皆是花片……恐怕脚步踐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來至池邊倒在池內。那花瓣浮在水面，飄飄蕩蕩。

【山茶】 茶花的葉子太綠得過火了，晝間看也好，向着日光看也好，總沒有愉快的感想。尤其是這棵茶花，深入於岩角二三間遠，若不是有花人一點也不注意的地方，很森閑地站在那裏。你看那花！多得數一天你也數不完！然而鮮豔到你看見了便一定要數牠的程度！但只鮮豔而已，決無陽氣之感。過於姣豔奪目，不覺之間爲牠的美色把心牽住之後，便不免淒涼之感。這茶花不是那樣欺人的花。每於深山遇茶花，便連想到妖女之姿……對岸茶花映入我眼裏時候，我心裏想：若看不見也好了。那花的顏色，非同平常的紅。醒人眼目華麗之裏面，含有不可言說的消沉之調子。悄然萎於雨中的梨花，只令人「憐」。冷而豔的月下之海棠，只令人「愛」。可是消沉的茶花，便全不相同了。帶着黑色的毒氣與可怕的味道。其內容如此，而外表則能怎樣華麗。然而既

不作媚人之態，又不現招人的樣子。勇敢地開，勇敢地落；勇敢地開，在不惹人目的山陰，沉着地度過了百年的星霜。只看了一眼，已是最後！看見的人，無論如何擺脫不開牠的魔力。那顏色，非同平常的紅。如被刀斬的囚人之血，自然地惹人注意，自然地使人心不快，是異樣的紅。

【花叢】乳白色的山楂花，有刺的野薔薇，在葉叢裏掩蓋着的紫羅蘭，已快萎謝了。還有初夏最早開的麝香玫瑰，這時候準是滿承着新鮮的露釀。不久天暖和了，到了黃昏時候，這些花堆裏多的是採花來的飛虫。

有一小土山，上面都是很豔麗的花，玫瑰也有，薔薇也有，紫羅蘭也有，雛菊也有，更有許多不知名的花卉，紅藍白紫，襯着淡和深綠的葉兒，錯亂的生着，比人工築的花壇更好看。

## (乙) 各樣的建築

### 一 寺院

【寺】清秋的黄昏後，在這禪悅寺裏，直是寂靜得如置身墟墓。他們在一盞高座的油燈下，對坐着短的蒲團，守着一個烏漆的小檯，一壺清茗，一爐妙香，正在那裏深談，院子中的金莖竹，刷刷的勁葉兒拂着簷牙，帶出秋夜的聲來。除此外只有正廳上印空的弟子們的梵唄連續聲，在做着讀經文的晚課。

【破廟】有一座小廟，牆壁坍塌，露出幾株古松，倒也蒼老……廟內神像，金身脫落，殿宇歪斜，旁有斷碣，字蹟模糊，也看不明白。

廟的面積不小，其中的建築物卻也毀壞的不少。有幾座樓閣已經成了幾堆瓦礫，上面滿生着蓬蒿與一些蔓生的植物，石碑也有臥在院子中間做了道士的坐櫓的。總之這雖然是一所偉大古舊的廟院，現在也隨着年代漸漸凋落，與那些鄉村的過去的安榮相比，恰好是相對的比照。

【寺】靈峯寺的樣子第一眼看來似乎就很古老，照志書說，就是鷺峯禪院，在晉開延間，吳越王已延伏虎光禪師主任，宋治平二年改做靈峯寺，則這寺至少已有好幾百年了。

走了進去，院子裏的梅花寂寥地開着，太陽光輕輕地晒上去時，梅花的花朵便更慵倦了；梅樹的影子清瘦地爬上了牆腳，交織成很錯綜的陰鬱的線條，梅花絢爛的懶懶的在開着，地上的牆上的，梅花的影子，也彷彿在懶懶地開着，又從大雄寶殿側面的廊內走進去，梅花的院落也就閃在眼前了，梅花沒力地在開着，在劇烈陽光下開着，在短的牆垣的腳下開着，像一隻懶懶的貓在極強烈的太陽下，慵倦的伸懶腰，梅花雖然不會動，但花瓣上吐露出的萎疲的樣子，恰像懶懶的眯緊了眼珠子的伸懶腰，惺忪的卻要睡去。

【教堂】一座白石砌成的大教堂，三個圓錐形的鐘樓，品字式的高下排列着；有時被晚霞染成黃金色，有時被皎月塗上一塗銀，有時雨後如絮的流雲，懶洋洋地給伴於樓尖遊過，有時深沉的夜裏，繁星在金眉毛下，閃動明眸，互相竊竊私語，讚美這靈宮的偉大，但無論風雨晦明，氣象變化，這裏巍峨雄壯的建築，永遠屹立在那裏，永遠像白玉樓台似的，在蔚藍天空中閃耀。

前面三座穹形的大門，其工程之大，先令人驚駭；門各高數丈，廣半之，完全以紫銅鑄成，雕鏤着宗教上的故事，人物數百，鬚眉畢顯，奕奕如生，進了大門，便是正殿，四排大理石文柱，列成十字

架形……殿的牆壁，鏤金錯彩，地上鋪滿彩色花磚，富麗堂皇中仍有深湛高遠的意味；殿的廣大深宏，無與倫比，人置身殿中，如落於深谷，無論什麼偉大人物，立在文柱之前，自然會感到自己的渺小；無論什麼狂傲浮誇的流輩，到此也要氣餒頓減，肅然生其敬神之心。

正殿的後面及兩旁，小堂無數，供奉聖母馬利亞、聖若瑟，以及諸宗教徒諸聖師之像；有一個小堂，供奉着一個聖母像，像之美麗，恰當得金容滿月，妙目天成，八字的批評，這像腳踏地球，身畔雲霞成陣，衣袂飄然，好像要向天空昇起；雖然雕塑而成，而其神情的溫肅姿態的生動，望去好似活的一般；一切聖母像中，這像可為第一。像的前面有一架鏤金嵌寶的銅燭盤，長日輝耀着長長短短如銀的蠟燭，可見來此祈禱者之多；其旁坐着一位黑衣老修女，是專司售燭之事的。

## 二 屋宇

【莊院】 遠遠地一帶粉牆，磚堦門樓，門前有兩棵大槐樹，門樓裏向東去一個角門，就可見到十丈見方的一個院子；兩間朝北的客廳，小巧精緻，當中則是一間靜悄而鬱悶的長廳，朝南却是一個牆洞，裏面是一個花園，雜種着許多花草，真合「是處人家，綠深門戶」園內空闊深邃，詞句中的一庭院深深幾許，在此最用得着了。

【別墅】 山上山下，有許多人家的別墅，這些別墅，無論位置如何，必定設法與大湖相對，有的屋建在山凹裏，也勉強伸出頭來，不過前屋總不遮蔽後屋的望眼，因為這些屋子個個貪婪地要享受完全的湖光，又要互相留出餘地，所以屋的向背都不一致，從下面望去，磊磊落落，高高

下下，好像會場裏一羣人，踞足引領，爭着要看場中事物的神情，而且所有的屋子都不用圍牆，欄杆的約束而已。園中花木，行人也可一目瞭然，這些屋子已將一些盪漾的湖波，收攝於窗戶之內，也將自己幽雅的點綴，納獻於湖，以爲酬答。

【農舍】這是一個很體面的農家，屋子向路的一面比較整齊一點，一道石門通進園去，園的兩旁都是遮蔽和馬房，井旁一株大榆樹，樹蔭蓋着半個園，石門對面的那一頭立着一座房屋，頂上有一隻鴿子箱，這屋子的第一層的四個窗很勻的排成一行，在馬廄中，從打開的門上，可以望見幾頭料馬，靜靜的喂養着在幾具的新馬槽中，沿邊放了一大堆肥料，獸糞直堆了出來，許多母雞和火鷄的中間還有五六隻小孔雀也在那上面啄食，顯出地方畜欄的富庶來，羊欄更光滑滑得同手掌一樣，車房中有兩乘大四輪車，四乘二輪輕車，以及馬鞭車，全付行頭，藍色的羊毛氈被一些從頭頂落下的纖塵浣污了，院子微斜，種了許多行列整齊的樹木，而鵝羣的歡聲直從水沿邊響徹過來。

【客廳】這一間似乎是客室，壁爐裏生着很旺的火，爐台上放着一對大磁花瓶，插滿了梅花。靠牆一行紫檀木的椅桌。

看那鋪着明氈淨彩的小客廳，這客廳我許多日子，沒來了，在這裏我會度過許多良辰美日。沒有一點兒變動。永是那黃方格的安樂椅，兩張靠椅，壁爐上的無臂維娜絲和阿爾維娜絲葉倍畫的詩人肖像，葉底野加惹照的詩人小影，在一隅，近窗的地方，一張寫字檯……擱滿了舊書和辭典。

一間靜悄而鬱悶的長廳，這廳室從三個大而沒窗簾的窗子射進來的眩目的陽光，使得牠更顯出靜悄，更顯出鬱悶。幾隻擺着些因塵土而失光澤的酒杯的缺脚桌，一張高低不平張着盆鉢似的四個孔的彈子檯，一張黃沙發，一張舊賬櫃，睡在那裏一種不衛生的沉重熱氣裏。還有許多蒼蠅！許多蒼蠅！我從沒看過這麼多。天花板上，玻璃窗上，酒杯裏面，一簇簇的……當我開門時，這纔是一個嗡嗡聲，振翅聲，就如我走進了蜜蜂窠一樣。

【寢室】大理石檯子上，尙有水滴，毛巾尙有濕的，一隻櫛子上，可以看見有婦人的頭髮，作金黃色而且很長，粉匣子是開着的。這房間裏散着一股香氣，我形容不出，多少有點茉莉花的氣味；很可以使人陶醉。爐子裏面還有燃燒着一塊木柴，攪雜着些滅了的柴炭塊。

這室很寬敞，地板拭得明鏡一般，向窗處並擺了兩張大床，淺紅的窗幃，映着青灰色的牆壁和雪白的牀單，氣象溫和而嚴潔。

牀上的珠羅圓頂帳，大約是因為處地很高，沒有蚊子的緣故，高高搭起在那裏。光亮射人的這銅牀的銅梗，只反映着一條薄薄的淡青綢被。被的一頭映着一箇嫵媚的少年的縮小圖，把頭擱在潔白的西洋枕上，東面靠牆，在牀與窗口桌子之間，有一個衣櫥上的大鏡子裏，空空的照着一架擺在對面的紅木梳洗檯，檯旁有疊着的幾隻皮箱。前面是一個大窗，窗口擺着一張桌子。窗外樓下是花園。所以站在窗口的桌子前，一望能見遠近許多紅白的屋頂和青葱的樹木。

【巨廈】前面一帶粉垣，數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進門便是曲折迴廊，階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小三間房舍，兩明一暗，裏面都是合着地步打的牀几椅桌；從裏間房裏，又有

一小門出去，卻是後園，有大株梨花並芭蕉；又有兩間小小退步；後院牆下忽開一隙，得泉一脈，開溝僅尺許，灌入牆內，繞階緣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行。

走不多遠，只見崇閣巍峨，層樓高起，面面琳宮合抱，迢迢複道縈紆；青松拂檐，玉蘭繞砌；金輝獸面，采煥螭頭。

【書室】薛德立跨進門檻，走進書房。那是一間寬大而精緻屋宇，裏面陳飾着許多雕刻過的桌椅，層層疊疊的書架，架上擺滿着書，傢具的顏色都很暗，帳幃也都很厚重，鑲着菱形玻璃的窗子，是那樣的深邃；房間的兩端，又似乎相距得很遠。以致斜陽下山以後，這一切東西，都使這間房子生出陰森之氣。薛德立初進去的時候，還以為沒有人在裏面；可是仔細一看，即刻看見熊熊地燃燒着的大火爐旁邊，有一個人坐在一把大的安樂椅上——那人初起沒有轉過頭來望他。

四面皆是雕空玲瓏木板，或流雲百蝠，或歲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錦，或博石，或萬福，或萬壽，各種花樣，皆是名手雕鏤，五彩銷金嵌玉的。一格一格，或貯書，或設鼎，或安置筆硯，或供設花瓶，或安放盆景，其格式樣，或圓，或方，或葵花蕉葉，或連環半壁，真是花團錦簇，玲瓏剔透。條爾五色紗糊，竟係小窗，條爾彩綾輕覆，竟如幽戶。且滿牆皆是隨依古董玩器之形，摳成的槽子，如琴，劍，爐，瓶之類，俱懸於壁，卻都是與壁相平的。

### 三 大旅舍和小旅店

【**「宿店」**】我現在所說的那個小宿店，說起來，真是可憐得很，一同算起來不過三間狹而小的客房，每個客房裏頭按下兩張舖，就只剩一張半桌的地位了。帳子都變成黑褐色，被褥更髒污不堪，假使有別的客舍的話，誰願意在那裏忍受一刻呢？晚上只有昏暗的一盞煤油燈，一切更照得簡陋；但在這種地方，除了這樣的宿店，再也找不出別的了啊！

那個旅社，是寂靜地同被棄的一般，門階上長着草，遮窗板是破了。門上一枝凋謝的金雀花，如一束舊羽似的懸的，階石是埋沒在路裏的，一切都顯得很窮困，很可憐，很狹小。停在那裏喝杯酒，才真是仁慈事呢。

【**「旅舍」**】大約是六點鐘的時候，許多賓客們都回到旅館……這裏是比廊闊一間的長軒，前面有竹的欄杆，欄上竹絲的簾子高高地捲着，向晚的涼風着意吹拂，一無阻礙；後面有一個小小的跳舞廳，廳後的玻璃窗也豁然開着，坐在席上的人，前面可以望見隔岸的雲山和江上的煙波浩渺地遠連海口。

這邊是一個大的新建築，充滿了生氣活潑，所有門戶都開着，郵車停在前面，才卸下的馬在喘氣，旅客下來急急在牆的矮陰裏喝酒，院裏滿了騾和車，車夫們躺在廠棚下等着涼風到來；內裏是喊聲，咒罵聲，拳擊桌聲，酒杯相碰聲，彈子激發聲，檸檬水的開塞聲，而駕乎這些騷動之上的，却是一個快活的，激響的聲音，使得窗上玻璃顫動的聲音正在唱着。

#### 四 校舍及場園



【禮堂】我們學校裏的禮堂是由三間高敞的廳堂構成的，外頭有一個寬大的廊，恰成一個凸字形；正中築着一個演講台，做成半月形的樣子，上面懸着總理的遺像；兩邊是簇新的國黨旗，四邊刷成黑色，表示莊嚴尊敬的意義。天花板的圖案是中古式而稍帶現代化的，大堂的角隅設着風琴，以便集會時的應用，台下就是十排的椅子，分做五行，和地板同為土黃色，更現得堂內加倍的嚴肅了。

【教室】教室裏充滿着孩子們嘈雜的聲音，這時候大約沒有上課，男男女女的小孩子在座位間迴亂的動着，教室的一邊是長排的玻璃窗，窗口也有許多小孩子站着，想是在看外面的田野；一邊則是粉壁，但已塗有不少的墨跡，壁上掛着不少的名畫和地圖，前面是黑板和教員的座位，座位後面是進出的門，所以上課，小孩子私下進出就不容易；後面是兩隻長櫥，是專放學生成績和書籍的，但也零亂得很，地上全是紙屑，和四週的一切景象，也自有一種和諧，只是要使喜安靜的不耐煩吧了。

【大門】這學期又是開學了。離別一個月的母校的校門，又很熟悉的現上眼前，但却增加了一副新氣象，大門兩旁的楓樹，似乎更綠了一點，表示已是深夏；門上的粉白的對聯，仍舊是『教育須將文化傳佈民間，使合於新生活，學校能替社會肅清文盲，以改造舊世界』的一付，只是刷新了顏色，使我們見了，感到又熟悉，又生疏，似乎更覺可愛了。

【操場】一邊是一個竹園，一邊是一排冬青樹，因為沒有人修剪整理，所以長得高高矮矮的，非常難看；一邊是矮的圍牆，是剛修刷過的，現得粉白奪目；另一邊就是教室了。小孩子們一

退課，就都入這操場裏來，雖然一點也沒有運動設備，但這軟軟的一塊大地，確是小孩們最所愛的處所，一到這裏，就拚命的活動，再也不記得什麼了。

## 五 橋

【板橋】這座橋梁的建築非常可憐，橋板是木的，且已霉成深褐色，表示牠的歷史的長久，但都完好無缺；橋上的兩旁都是木的柱子，中間狹窄的一條木板算是橋梁了。因為木柱上面的橫欄已經失去，所以在這樣狹窄的橋路上走，非小心做點筋骨不可；這樣簡陋的怪物，假使出現在都市裏，不知要受多少人的咒罵吧！

## 【石橋】

轉過了一重兩重的田埂，  
穿過了五畝十廿畝的枯桑：

流水當前，石橋橫跨着。

不看邊際的烏柏樹，

不聽枝幹上的烏啼聲，

葉兒呢，屬在橋上。

也飄在水上，

也留下些在枝頭上翻翻招展；

岸旁的叢草沒消盡他的綠意，  
明知道是一年最晚的時光了。

垂垂的快蘸着小河的臉，

一船船青菜，從橋洞裏搖過去！

我們也一步一步，從橋面上走過去，

大家也安然的經過。

似乎全忘記了，

使我們能經過的那一個。

【鐵橋】從橋的這一端一直望向前去，鐵橋筆直地躺在眼前，柔佛海峽的海水顯出蔚藍，浪花向橋柱上碰擊，明亮的電燈光排成直綫，在鐵橋上懸掛着，閃在眼裏異常爽目；剛剛有一列火車從橋上爬過，隆隆聲在駕在海上的空間更覺振耳成行的兩道汽車綫，更不住的連串馳行，兩隻巨大的眼珠子，直照在傍晚赤道的空氣中，我們的車一跟這爬行隊在橋上穿過，熱帶傍晚的夜風便拂拂從車間吻過，使我們覺得異常的涼爽，把日間的悶熱解除個乾淨；從這大海的空隙海風吹來，更會使人從熱帶的困頓中清醒起來。

【橋梁】三個橋拱，都很闊大，儼然是三座門兒；使我們覺得我們的船和船裏的我們在橋下過去時，真是太無顏色了。橋磚是深褐的，表明牠的歷史的長久；但都完好無缺，令人太息於古昔工程的堅美。橋上兩旁都是木壁的房子，中間應該有街路？這些房子都破舊了，多年煙薰的

跡遮沒了當年的美麗。

橋梁建築得很是壯美。不像內地那些橋一般拾級而登；橋面由遠處逐漸高起來，更逐漸的低下去，留爲有些斜勢而已。假使心意中並不知道這是一座橋，往往走到了中央，仍不發覺，因爲橋面的鋪設，和前後馬路混成一片，完全相同，闊度也是相等，不過兩旁多些橋欄罷了。所以不論電車馬車汽車腳踏車等，都可通行。

## 六 藝術與雕刻

【雕刻像】 她的右臂曲枕在頭下，她的左手掩着陰部，她的體軀是紡錘形的。她的乳頭像兩個酒盃覆着，鵝蛋形似的。面龐鮮紅的嘴兒，兩條濃濃的柳葉眉兒，遮掩着那雙可愛的活潑潑的海藍的俊眼。那樣兒真有十二分嬌柔之態。她渾身通是潔白的，但是那白色，好像在金色的薔薇上，溶化着一樣，因爲她只穿着透明的輕紗。她的髮是很稀罕的一種栗子色，那顏色我們不曉得他的名字；她的眉毛，顏色更濃，作暗褐色。

她潔白如玉的裸體，披着仙衣，帶着環珮，露出着胸肩豐豔的肌肉，慈善溫和的一對眼睛，遙瞻着遠方。在寧靜中，她活動了她輕輕地，緩緩地從石上走了下來。鏗鏗鏘鏘的，是她環珮的鳴聲；閃閃爍爍的，是她玉體的光彩。她不僅走動，而且她在舞蹈了。

【洋娃娃】 那些耍孩兒，或是裸體，或穿紅色的馬甲，遮着胸腹，嫩紅的小臂和小腿，却全然赤露；將他們睡倒了一放手，便跟着站起來，左右搖動了幾回，照舊站得挺直。

娃娃的頭轉側了幾下，便又睡着了。他注目看着，覺那小樣兒非常的可愛，便伸手去摩她嫩紅的面頰。娃娃的眼皮微微的一動，他連忙縮回手去。

【雕刻】 轟動一時的「巴爾扎克」是羅丹於雕刻的技術上開一新紀元而將他自己將美術觀念完全表出的作品。或者這不是最偉大的，但是向後人指出一條新道路的作品，像是表現出這位偉大小說家穿起房中的長袍，袍的兩袖空空的垂着？他於夜間起來，在他不眠症的校中，他走着，追縱一種突然現出的思想，他彎轉，頭昂在後，兩眼深深地陷落，口十分的抽縮，帶挑戰輕蔑的微笑，他的水牛般的頸則從有齒的梳子顯出，手縮在袍中，自頭部以下似為袍所捆而成束，所以從全形來看，是一塊矗立着的石塊，而特色則在一種極端的簡單化，一種對於強力的和一性的原素的緊湊。

「許娥」的紀念像，算是羅丹的最著名的紀念像之一，而所用的藝術與在「巴爾扎克」的紀念像者相同，為他數十年研究的結果。像的大概，許娥赤色半掩似一位天人，坐在海邊巖石上，他左手伸出，使這個人海的聲響靜息，以便注聽內聲的美神和憤怒的美神的言詞，他的姿勢的雄偉，天神般裸體的宏大，洗浴頭胸的光影的神祕，使全體形成一種音樂性的詩情，真是勾攝人與誘惑人啊！

### (丙) 禽獸魚虫

#### 一 牲畜之類

【牛】 走到農家後面，在那薄暗中，發出許多耕牛的喘息，和蹬足的聲響，傍邊擺着短橈，農家的少女正在擠榨母牛的牛乳，隔着母牛的腹部，她們分別的幹着各人的工作，在那充滿了臭味的牛房裏頭，閃耀着陰暗的燭火，乳汁變成了細小的噴泉，注射在乳桶裏面。姑娘們褪了色的衣服內部，盪動着豐滿的乳房，她們不時的抬起頭來，微笑吐氣，流露着她們健康的貝齒，她們的眼睛很亮，空中盪漾着乾草和牲口的氣味。

【羊】 在我們十碼以外，全片野草裏似乎滿佈着一種灰白色而蕩漾着的東西，好像春季裏正將溶化的積雪，惟有走近細看才能辨別這一片蕩漾着的東西，乃是數千頭的綿羊，牠們雜沓地擁擠地睡着，所以在這黑夜裏成了一塊堅砌的白片，有時牠們可憐地，畏怯地迷迷叫着。

【兔】 兔兒的身長，不過是一寸光景，眼還沒有開，光嫩的皮膚連一點茸毛也還沒有，有兩匹是紅色，有兩匹是黑色，我們疑他們太小了……兔兒漸漸大起來了，皮膚也漸漸粗糙起來了，起初嫩得和緞面一樣的，漸漸像鮫魚皮一樣了，滿了一個禮拜，眼睛總還不容易睜開……母兔從早到晚只是默默地嚼些青草，把周身神經十分緊張，不住地動着唇，吃着耳，凝着眼，警備着敵人的傷害，稍微有些風吹草動，便好像上了發條一樣，立刻逃遁起來。

兔兒自睜眼後，也漸漸發揮起這些本能來了，遁逃的神速真是令人想到「狡」字的微號，是應該專屬於他們的，但是他們的爪牙不足以保護自己的身體，他們的嗜好，只是些青嫩青苗，他們沒有傷人的武器，也沒有傷人的存心，而他們的敵人却四面環佈，他們假使沒有這敏銳神經和神速的四肢，他們在這地球上的生活，恐怕早已歸了地質學家的領域了。

【鷄】 在農家的天井中，母雞被公雞的鳴聲驚醒，在糞草上亂啄，在泥坑的旁邊，一只肥大的火雞，在那門前開屏，一面帶着舞台上的高歌者的姿式，向那一羣雌雞炫耀着自己的羽毛。她束着一條顏色鮮明的長圍裙，提起一雙赤着的，下垂的脚，迅步走着，她的左臂便也在前面擺搖得很快，她的右臂在胸間挾着一隻小雞，這隻小雞兀自抖着牠的紅冠，看來十分安靜，眼睛不時的溜動，一隻黑腿伸出縮進的，抓着那女郎的圍裙。

【馬】 樹木的外邊有一匹細小，粗笨，毛兒鬆糙，脅部深陷得可憐的小馬，正在漫跑着。牠那凸起的肋骨看去簡直像桶箍，牠從容的探擇他的路，將長鼻低垂到地，以口咬草，用牠那耗損了的黃牙小心地嚙着。

一匹黑毛的馬，好像一條絲線似的，在曠野中疾馳，馬背上一個身穿紅斑點的騎手俯伏着，漸近，漸近……發狂了似的用盡速度在奔馳，塵埃在後面肆舞，口沫雪一般的掩着胸，汗淋淋的額邊在起泡沫，那騎手越把頭垂下馬鬣的上面去，合着奔走的調子在搖動。

## 二 走獸

【虎】 虎的全身，因為憤怒與憎惡，起了痙攣，那尾巴無意識的猛烈的敲了檻裏的地板，……老虎跳起來，尾巴敲着脇肋，在月光中歡喜的跳躍奔走，那胸膛裏滿了自由，那身體裏連到細心的纖維也溢出不可思議的力，凜凜的顫動……忽兒跳，忽而走，在草地上皮球似的翻騰，或則轉輾。老虎自己不知經過多少里了。待到或一處，正要走入大平原去的時候，牠嗅到異樣的氣

味。急忙立定了。他的巨大的鼻子，因為要辨別這氣味，哆嗦的動了。老虎暗暗地藏着足音，將羊臊氣當作目標，在高的草莽中匍匐過去，暫時之間，他前面看見高峻的圍牆，而且漸聽得圍在那圍牆裏面的羊的懂懂的聲音，這樣的圍牆，老虎是已經見過幾百遍的吧。而且幾百遍跳過了這樣的圍牆，捕過羊與小牛的吧。但今夜一見這圍牆，虎的心理却騰起了不可言說的憤怒的火焰了，疾如飛箭的撲上去，吐出比霹靂更可怕的咆哮，用了電光一般的氣勢，逕攻這圍牆，被那非將一切破壞便不罷休的大風似的，他的足一搭緊，這用大柱子堅固的造就的圍牆，便如當風的蛛網一般搖蕩起來，一剎時那苗實的粗壯的柱子，彷彿孩子玩的積木房子似的，一枝一枝的倒下去，兩三分鐘間，高峻的圍牆，便開了一個通得馬車的廣大的門。

【熊】 離開足跡，轉向左邊走去，大約一百五十丈的樣子，右邊前面又有熊的足跡了，我們跟着熊的足跡走去，這足跡引我們出了路上，我們停在那裏，考察熊從那一條路走去，這裏那裏，都印了熊的腳爪和一切，而這裏那裏，又有農人樹皮腳的印，熊已明明從村裏跑去了。

不消說，這畜生一定是已在村的那邊的矮樹叢裏，我們向腳印追蹤過去，路上是滑濕得可怕，但腳印却繼續不斷的存留着，不遠，就看到矮樹叢裏那傢伙在瑟瑟的響，我們佈好防來大家一聲呼號，那個笨重的東西就從田畝裏出現了。老王對準牠的三角形的大頭，轟的一槍開出去，於是那黑東西終於倒下來了。

【猴】 偶然由丹麥獻來了一隻馴猴，在那時節，我們公子正是十分頑皮，就替牠取個名字，叫做良秀，祇為那猴子的樣子可笑，取了這名字，府中上下便沒有一個人不發笑的。只是笑笑，



也不打緊，却每逢牠爬上了院子裏的松樹，或是污毀了房間裏的蓆子的時候，大家還湊趣的喊着良秀，良秀總而言之，人人部要去作弄牠。

有一天，畫師良秀的女兒拿着繫了信箋的紅梅枝正在踱過走廊的時候，從老遠的門那邊出來的，就是那個猴子良秀，牠大概因為折傷了腿，像平常那種爬柱頭的精神，也都沒有一跛一跛的拼命逃來了，而且在後面揮着樹枝的公子「偷橘子的賊，往那裏走！往那裏走！」一面嚷着，一面趕了來呢。良秀的女兒看見這種樣子，心中慌了一下，恰巧此刻逃來的猴子，攀着他裙邊同時放出哀聲叫將起來，——陡然引起憐憫之心，再也忍不住了啊！

【狼】樹林中有些什麼動物所經過的足跡，我們也能分辨出來了，這是一匹狼所走過的足跡，顯然是沒有目的的，還有許多狼集合過的圓形，於是我們警備起來，因為這或者正是一個狼的窠，那圓形的四方，都有單獨的狼的足印，大概昨天夜裏曾經會聚在這裏，今天早上才分跑散的。我們預備好了槍，再向前進去，見那裏邊着河的斜坡上，曾有一大羣狼一條線似的經過，於是我們知道狼是在那邊松林裏了，因為斜坡過去點是矮的小松林，四圍大約有幾十畝廣闊，地方自然比這面好得多了，我們正走過去，不出所料，一個尖削的狼頭從松林口裏探出來，向我們惡狠狠的露着白齒，我們立刻舉起鎗來，但還沒有開鎗，牠早已縮回去了。

### 三 禽

【燕】「呀，呀，——呀，呀！」幾聲輕軟的細音響在屋瓦上面，接着是一粗粗黑點在着玻

璃窗左右梭穿。我由半睡狀態醒起來，凝神注視——噓，一個小燕子，一個失巢的小燕子！

燕子什麼時候撞入房間，我一點也不知道。我想，也許牠已焦急得很久了，牠的聲音略帶一點悲愴，好像牠已把自己的命運判決了似的。幸而牠尚不至於十分消極，不怕牠已疲倦到十分，還能把軟弱的翅膀搗得瓦底索索作響。不過這樣不會變通的掙扎奮鬥，未免有點笨。

「傻燕子，再飛低些，低到書桌前這扇大窗就行了！」

可是牠還是固執地拼死的鑽，彷彿牠很相信忍耐就是一種靜的力。

【鴿子】

雲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氣！

有一羣鴿子，在空中遊戲。

看他們三三兩兩，

迴環來往，

夷猶如意——

忽地裏，翻身映日，白羽襯青天，十分鮮麗！

【鴉】 茂才叔一聽見那種啞啞啞啞的聲音，他心裏就恐懼起來，不自覺地跑到地邊去，

在地邊，他常常碰到這種強盜們，牠們把全個馬鼻頭蓋得黑黑地，拿出牠們尖尖的角質的嘴，在才下了種的麥地用上力地掘。牠們蹺起屁股，伸長了項頸，彷彿想鑽下地去似的，挖着土裏的麥子。

這種時候，茂才叔便遠遠的大聲叱咤着，但是牠們並不因此便飛去，還是努力地工作着。直到茂才叔跑得很近，甚至近得使茂才叔可以望見牠們的因十分伸引而暴露出的紅紅的頸肉，牠們還祇是抽出伸在地裏的嘴，側轉頭向茂才叔楞上一二眼，仍是把嘴伸到地裏去。

於是茂才叔惱極了，掄着鋤頭，戲刀花般的掠了過去，然後牠們不慌不忙地展開翼子，向茂才叔的頭上飛過，放開宏大的喉嚨，啞啞啞地，罵人似的叫着，一忽兒又在天上打盤旋了。

又有一些時候，牠們本來已在地上吃飽了的，但又不願飛上天去，便在地上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昂起頭，拍開兩腿，這麼幽閒地散着步。遠遠地望見茂才叔滿頭大汗地爬上馬鼻頭，便彷彿接客似的蹣蹣尾巴，點點頭，齊齊整整的飛去了。

茂才叔沒法，祇有鼓着痰袋子，望着牠們發抖，但一等茂才叔跑下了馬鼻頭，則牠們已經在天空裏飛倦了，重新把麥地上蓋得黑黑的。

【陣雁】 冰霜給我們閃耀着星火微光，清徹的天上，還有人字形的雁陣，從……飛來，向……飛去，叫着：「冷呀冷呀！」

【天鵝】 在天際的最高處，一隻天鵝像船也似的在雲中飛着，多勇敢而自由喲！當我注視着那又長又安定的天鵝時，我好像已經忘記我自己的恐懼了！這樣當心地注視，是因為我羨慕他的自由呢，或者此外還有別的理由嗎？我也不知道爲什麼原故，那隻天鵝在我們頭上飛着，突然在天空中繞了一個大環，螺旋式地降了下來，停在離我們很近的一個小丘上了。據我的判斷，一定是那裏有一條蛇，被天鵝在天空中看見了，飛下來吃它。果然那條老蛇，聽着天鵝鼓翼

的聲音，便把它的頭藏在蟠着的身體下面去了。接着開始了一場鵝蛇的爭鬥。我們兩人都停下足來看。

#### 四 蟲

【蜂】 在水聚集的另一邊，兩三個蜜蜂在泅泳着，因為想飲水的緣故，跌落來的，她伸出手指，蜜蜂沿着手指成行的，安然的爬了上來，牠們迅速的撲動翅翼，用腿摩擦着，牠們的後腿敏捷的拂拭牠們細毛的身體，牠們沿着她的手指拽動牠們的腿，留着長條的溼的痕跡，有一個漸漸地爬高了，消失在牠的袖管中。

天空的藍色瀉入他的眼裏，太陽烘熱他的面龐，一隻蜜蜂兒正繞着一朵花上下飛舞，輕風襲襲，楊柳瑟瑟作響，綠草，蜜蜂，和溼土的烈味，挾以俱來，他合上了眼睛，輕軟的震動舒服地襲到身上，他入夢了……

【螢】 滿天的繁星在樹梢頭輝耀着，四周都是黑魆魆的樹影，祇有東面的一池水，在微風中把天上的星，皺作一縷縷的銀波，反映出一些光輝來，池邊幾叢的蘆葦，低下和田邊的草叢，是螢火蟲的發祥地，牠們一個個從草叢中起來，是忽明忽暗的一點點的白光，好像天上的繁星，一個個在那裏移動，最有趣的是這些白光雖然亂竄，但也有一些追逐的形跡，有時一個飛在前面，亮了起來，另一個就會一直向牠趕去，但前面一個忽然隱沒了，或者飛到水面上，與水中的星光混雜了，或者飛入蘆葦和稻田裏，給那枝葉遮住，於是追逐者飛去了目標，就遲疑地轉換方向

飛去，有時反給別個螢火虫作爲追逐的目標了，而且這樣的追逐往往不止一對，所以水面上，稻田上，一明一暗，一上一下的閃閃的白光與天上的星光同樣的繁多，尤其是在水面的，映着皺起的銀波，那情景的美麗，真是難以形容的。

【蝶】 蝴蝶翩翩地的飛到我的身邊，隨着風姿，好像是在游泳，那種翩僂的姿態，正像是在天空裏面掙着帆的舟子，偷偷的仰起頭來，在我胸口有兩隻，一隻是黃地紅斑，一只在她茶色翅上點綴了孔雀紋的紫線，這是夏天的燦爛的勳章，我儘可能地輕輕地呼吸，可是當我呼吸着的時候，她的翅兒還在輕輕的抖動——安靜地停着，這是何等的有趣！

草原後面，照着明淨的天空，一只蜻蜓像在尋覓休憩似地飛舞——游絲飄着，在這時候，有一隻蝴蝶，在我們近旁的柵欄上，牠那紅而銀裏的翅膀一張一斂的，坐了好久，忽然的飛起，便飛過那裏去了，牠在左右搖擺的稻穗上，飛了許多時，尋到了男朋友或女朋友，於是又從從容容的飛回來了。

【蒼蠅】 蒼蠅，我的房裏多的是紅頭蒼蠅，這蒼蠅比較另外的蒼蠅更加神氣，來的時候，總是兜着大圈子，大聲的嗡嗡然，很有些紳士的風度，牠的外表也很漂亮，我在做小孩子的時候，就知道「頭戴紅纓帽，身穿綠綢袍」的，便是指這位先生。

可是，他的外表雖然這樣漂亮，神氣雖然這樣十足，牠的肚子裏，却裝滿了一肚子的大糞，所以，對於這一種蒼蠅，如果說要我在這渺小的蒼蠅身上，發現一些什麼宇宙的大道理的話，說我，便覺得，這種蒼蠅是那種態度悠然的，臭名士的最好的象徵。

【蚯蚓】這真是一種神祕的動物啊！牠沒有頭，沒有腳，沒有尾巴，又沒有耳目，只是這樣灰黑的一條，把無數的泥土吃進去，仍把無數的泥土吐出來，這真是一種神祕的生活啊！

我時常從泥土裏把牠掘出來。牠完全沒有抵抗，也不會逃遁，只表現着一種似掙扎而掙扎的情狀，牠毫無顫抖，恐怖，與悲哀的表情，這種生物幾乎是屬於無生命的東西。雖然卽是把牠鋤成兩斷，牠還是能生活的……

【紡織娘】秋蟲的鳴聲最複雜；但無論紡織娘的咕嘎，蟋蟀的唧唧，金鈴子的叮令，還有無數無數不可名狀的秋蟲的鳴聲，其音調的淒抑却都是一樣的，牠們的歌聲，是如秋風之掃落葉，怨婦之奏琵琶，孤峭而幽奇，清遠而淒迷，低徊而愁腸百結。

## 五 水族

【魚】小安托尼在船頭叫道：「爺！一條大魚！好大的魚！一條金鎗魚。」

忽頭和麵頭向船尾滾進來，他們兩人急忙跑到船欄邊去。不錯，確是一條金鎗魚，一條大腹猛力的魚，漁父們紛紛傳說的恐怕就是這一條了，那魚猛力的游着，只是略縮着尾巴，他從船的一邊游到那邊，忽地沉下去，但不久又在水面現出來了。

安托尼喜得臉上發赤，便趕忙取了一條繩子投入海裏，那繩子裏的鈎有指頭一般的粗。海水顛簸起來，那船便側到一邊，恍惚一個大力的人在船底下拖着想把船翻轉一般。甲板搖擺不定的像是要和船底脫離關係，甲板上面的人都昏昏的亂滾，桅杆擋住飽滿的帆，格吱吱

的響着。但是那船不久便穩定，仍舊回復原狀了。

那繩子起先很緊張，但立即鬆緩了。他們幾個人拉着繩子，把魚鈎提到了水面；雖然鈎子很粗大，可是已經折斷了。

【魚羣】 在上面，在水面上，微波蕩漾着，有一大隊的小魚正在活潑潑的逆着水流遊行，沿着石岩，橫過陰暗的水底，又橫過海藻的羣枝，看過去，牠們正如一條無窮盡的繚帶。從海裏來，往海裏去，經過海角，橫過暗礁，沿着邊岸，遊入港灣，繞着石塊。牠們從那裏來？又到那裏去呢？不像牠們有什麼引導，也不像知道往那個目的去——除了知道自己的同伴外，不知道有什麼別的引導，除了知道逆流外，不知道有什麼別的目的。這數萬萬合成的一隊一刻也不分散，一個也不分散，那行列是什麼時候也不改變這樣準確的方向，彷彿向來是如此。這一隊正如數萬萬小人物同一靈魂所生，繞着海，圍着岬和島的一個長人。

【蝦蟆】 蝦蟆在水田裏羣叫，深夜靜聽，往往變成一種金屬音，很是特別，又有時彷彿是狗叫，古人常稱蛙鳴爲吠，大約是從實驗而來。我們園子裏的蝦蟆，現在只見花條的一種，牠的叫聲，更不漂亮，只是格格格格這個叫法，可以說是單音，平常自一聲至三聲，不會更多，唯在下雨的早晨，聽牠一口氣叫上十二三聲，可見牠是實在喜歡極了。

## (丁) 器具

### 古玩

【古劍】看時，上面龍吞夔珠，珠寶晶瑩，及至拿出來看時，裏面却是兩把合體的——一把上面鑿一「鴛」字，一把上面鑿一「鴦」字——冷颼颼，明亮亮，如兩痕秋水一般。

這口劍，牠飲過多少的血，享受過幾多生命破裂時祕密的一刹那；但是牠還不足。

牠渴望牠的主人到外面去，外面，迷人的外面的一切啊！尤其是人的血。

牠記得，當「命運」把牠引到牠主人那裏的時候，主人還是很年青的，端正的臉龐，貼着兩條修長的密接的眉毛，鑲着一雙被青春的無限的光榮煖黑了的，眼身軀是高大的，健壯的，使人必然地意識到古代英雄的血是在他體內沸着。

確是，他有一個比誰都完全的心靈，「生命」所給與他的比誰都豐富，因此，當他回顧到人羣的時候，常常憤然地喊：

『可憐的東西！』

但是可憐的東西却儘管以羣衆的意志來撕碎他慾望中的一切，他憤恨極了。他想，要不是將這些愚鈍的東西滅掉，世界將被進步拋棄了……於是，他揮着他這口劍，這口永不滿足的劍，毫不思慮地殺了許多人……

【古錢】這幾個開元通寶的後面，是鑄着新月形的，對於這個錢，向來有種種傳說，據鄭虔粹說，這錢是歐陽詢寫的，因為進蠟樣時，文德皇后掐了一指甲跡，所以後來錢的後面有指甲文的，又據青瑣集說，這錢是楊貴妃所掐的，但這兩說都是不可靠的，只要想以前的鑄錢是件非常重大的事情，那裏可任妃后摩搯而留甲痕，所以這後面的實在是月形，只要看牠有的上仰，



有的下俯，有的西斜……就可以知道了。

【瓷瓶】桌上擺着許多古物，都是最近在紹興出土的，其中有兩隻瓷瓶非常奇怪，一隻是豆青釉的，大約有一尺四寸高，瓶口的四邊有四個小瓶，小瓶的間隙處一邊是一個財神堂，裏面一個菩薩，下面有一個跪拜的人，一邊是兩隻坐着的怪獸，後邊是三個老人，還有一邊是一隻豬和兩隻鹿，那上面的四處，又各綴着飛鳥，都做得非常精巧生動，說是晉代的古物。

另外一隻是黑瓷的葫蘆瓶，瓶的上部有四隻小葫蘆分置四邊，間隙處只棲着一隻小鳥，下面却坐着三隻熊和三條蛇，製作雖較上一隻要粗陋，但時代却要早，至少是在三國時代了，這種古物，聽說都很貴重哩！

## 二 日常的器具

【桌】當中一頂紅木的八仙桌，四邊有着各種鳥獸的浮雕，顏色紫黑光亮，上面擺着染色的毛毯，大約是因恐怕桌面受損才用的。

窗口是一張寫字檯，上面凌亂的放着書籍和報紙，又厚厚的積着塵埃，看起來，是已多日沒有人來寫過字了，寫字檯的兩邊，到底都有着抽屜，我一隻隻的抽開來，看見裏面也有藏着空墨水瓶的，也有擺着書籍和碎紙的，也有空着的……但其中却有一本日記簿，寫着女人的日記，想來這桌子，以前是一個女人用過的，但不曉得她的名字是什麼？

【椅】看他在我那破爛藤椅上，人是那麼重，椅子的病又近於不可治，只聽得吱吱哄哄，

我就很耽心，一不小心，這樣漂亮藏青衫子，會要挨地下的灰，是可能的吧……似乎也對我那椅子坐得有經驗，是老主顧了，好像也只把身體一半的重量寄託到椅子，另一半，則靠到一雙腳，寬寬的兩邊分開墩。

【櫥】 靠壁的一口大櫥，櫥的裏面大約是藏衣服的，櫥門上嵌的四塊瓷磚，其中一塊已經破碎，但雖現着許多裂紋，却並不因此有一塊落下，只是使人有些不和諧的感覺吧了。

【缸】 園子裏有一隻淺的小缸，缸身已藏在地下，上面罩着鉛絲編成的圓罩，不知是什麼意思，走近去一看，原來是養着許多金魚的一隻金魚缸……

這一隻水缸裏面，已是滿生着綠苔，大約是因為放在露天裏的緣故，從上面落下來棟樹葉已遮滿水面，缸底水底裏游着幾條小鱒魚，只是不把樹葉撥開，是看不出的。

### （戊）裝束方面

#### 一 瓔珞和簪飾

【耳環】 那小盒子裏是藏着一對鑲翡翠的金耳環，兩顆鑲着的翡翠是心形的，却大得和小的杏仁一般，光滑如珍珠，嫩綠如麥苗，戴在少女的耳上，一定更覺得可愛了。

她的兩耳上，垂着一對小小的珠環，配得她的面兒，更是和諧可愛。

【戒指】 這一隻戒指，還是母親留下來的，形式雖是古舊了，但牠的翠色卻沒有別的翠石比得上，綠得和嫩的葉芽，非常有光彩，使別人看了，也不以牠的形式陳舊而有所不滿了。

她細細的看着櫃上的戒指，都沒有中她意，沒有一顆鑽石能比得上她手上戴着的，她決意買一隻赤金的線戒，可在通常的時候帶帶，也省得從店裏一些也不買東西的回出。

【珍寶】是三尺來高的一對牡丹花，白玉的花盆，珊瑚碎的泥，且不必說，用了一對白珊瑚作樹，配的是瑪瑙片穿出來的花，葱綠翡翠作的葉子，都不算數，這兩顆花，統共是十二朵，那花心兒却是用金絲鑲的，金剛鑽做的，有人估過價，這一對花，要抵得九萬銀子。

便又向懷裏掏取一個白綃包兒，將包兒裏的珠子都倒在盤子裏散着，把那顆母珠放在中間，將盤置桌上，看見那些小珠子兒，滴溜滴溜，過滾到大珠身邊來，一會兒把這顆大珠子抬高了，別處的小珠子一顆也不賸，都黏在大珠上。

## 二 古服與時裝

【西服】她已完全歐化，穿了一身長短合度的灰色嗶嘰西服，連鞋襪都是一色，她的意態本甚幽雅，現在穿了這套衣服，遠遠望去，好像青峯素月之間，一朵澹然欲流的銀灰色雲兒。你看她那天的打扮，是如何的漂亮！只見她穿一件淺碧色周鏤着通明花紋的綢衫，玉肌隱約可視，米黃色長統絲襪，白皮高跟鞋，走起路來嫵嫵婷婷，真如一枝帶露鮮花，嫣然一笑。

【旗袍和革履】她披上了一件深紅色的旗袍，恰巧不長不短，不緊不寬，很合着她窈窕的身段，更映着她天然細膩潔白的肌膚，分外顯得可愛和肉感！

白色的高跟皮鞋，是鏤空的，她赤着一雙白嫩圓潤的腿，腳跟肉是潤紅的，常常深刻地映入

了人們的眼簾……

【婦女的服裝】 戴着紫貂昭君套，圍着那攢珠勒子，穿着桃紅洒花襖，石青刻絲灰鼠披風，大紅洋緞銀鼠皮裙，粉光脂豔，端端正正坐在那裏……身上只穿着大紅襖兒，半掩半開，故意露出葱綠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綠膀紅鞋，鮮豔奪目……身上月白緞子襖，青緞子指銀線的掛子，白綾素裙，眉彎柳葉，高吊兩梢，目橫丹鳳，神凝三角，俏麗若三春之桃，清素若九秋之菊……穿一件片錦邊琵琶襟小緊身，上面繫一條松花線半新的汗巾，下面並未穿裙，正露着石榴紅洒花夾褲，一雙新繡紅鞋……身上穿着鏤金百蝶穿花大紅寶緞窄背襖，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下著翡翠撒花洋緞裙。

## (己) 飲食

### 一 酒肴

【花雕】 他家的酒真好，是陳了三十年的花雕，呷在嘴裏，滋味濃厚而微澀——這個要內行家才能扼要地辨別出來——委實是好酒。

【精美的肴饌】 揭開看時，裏面是一盤蝦丸雞皮湯，又是一盤酒釀清蒸鴨子，一碟醃的胭脂鵝脯，還有一碟四箇奶油松瓢捲捲酥，並一盤熱騰騰，碧瑩瑩，綠畦香稻粳米飯……泡湯一喫，十分香甜可口。

各菜中，我尤注意那隻杏仁鷄，龜肉——雖是難消化一點，但是具有妙味——和那些人家

叫做「加底的一口食」的蜜漬餅乾。至於酒呢，卻僅有香賓。

那是一只滿目琳瑯的大桌子，上面是披毛的孔雀，托開兩只紫色翅膀的雉雞，紅寶石色的酒瓶，一堆一堆成三角錐形，帶着綠梗的耀眼的水果，還有那些上好的魚，在茴香堆上躺着，鱗片閃着螺鈿光，像方才出水似的，牠們怪物似的鼻孔裏，還插着一束香草。

【簡陋的酒菜】 白木桌上三色酒菜，擺成了不正三角形，荷包裏的豬大腸，紙包裹的油炸黃豆，高脚碗裏的臭鹹魚。

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銅錢，買一碗酒……熱熱的喝了休息；倘肯多化一文便可以買一碟鹽煮筍，或茴香豆，做下酒物了。

## 二 吃的一般

【通常的肴饌】 我們家常的菜，是我幼時吃慣的，一碗魚頭蘿蔔湯，一碗帶魚，一碗炒鴨蛋，一碗醬燒菜，但因久未回家了，吃起來，却比任何精美的菜有滋味。

桌上放着一盤子熱騰騰的黃瓜炖牛肉，和方蒸好的饅首，他腹中覺着饑餓得很，飯吃得香甜極了，却是越吃越覺餓。

【野餐】 一堆旺火，已在岩山障裏發耀，鍋子也在冒烟了，我們向着火團圍圍坐着。立刻

每人的膝蓋上放着一隻紫沙碟，碟子裏放着兩塊滿塗着油漿的黑麵包。到了目的地，各人的肚子早都空虛了，就各自拿出乾糧袋裏的點心來充饑，有帶蛋糕的，帶

花生米的，帶瓜子和麵包的，也有帶餅乾的，我帶了一袋的燒餅，振方却帶着一袋橘子，向着各人亂丟，一時只見一顆顆的紅球向四處飛着，和許多人底混雜的笑語聲。

【點心】每個盒內兩樣，這盒內是兩樣蒸食，一樣是藕粉桂花糖糕；一樣是松瓤鵝油捲；那盒內是兩樣炸的，一樣是只有一寸大小的小餃兒……一樣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麵果子……那小麵果子都玲瓏剔透，各色各樣。

於是端出草莓製的點心，作為飯後的消閑食品……像這草莓般有初夏之味的再好也沒有了，吃了這草莓，我似乎真就嚐到了初夏的新鮮意味。

# 人的素描

## (甲)人的常情

### 一 羞和怒

【怒】 他咬着嘴，望着這一對他不敢相信就是他的親戚的臉發氣，已經找不到一點可以安慰他們的東西給這對快餓死的男女。而且惱着他們，他把許多應該大發雷霆的罪過都加在這一對夫婦身上，他以爲他們騙了他，騙了他們來上海。說是怎麼容易找到工做，怎麼好賺錢，他又恨他們的失業，他祇想打他們一頓，或把同來的人打一頓，但是同來的一羣，也野獸般制住野性般的在惱着望他。

【大怒】 兩條忿氣，從腳底下直衝到頂門，心頭那一把無名之火，焰騰騰的按捺不住，

【羞】 我竟被孩子們反問住了。一剎時兩耳就不自主的熱起來，腿似乎也有點抖着，孩子們的眼睛都在烏黑地看我，似乎心底裏都在作吃吃的嘲笑，我自己責問着自己不該太疏忽了。竟被小孩子問倒，一時大覺羞愧，一面忙着想些什麼掩飾的方法。

金小姐臉上的薄紅顯得更鮮豔了，而且蔓延到面後頸間，彷彿溫熱甘美的肉的氣息正在蒸發出來。她的身體翩然一側，笑着說：「我沒有說過，你給我編造的，我很笨，只怕一輩子也當

不了老師。」

嫩白的頰上，忽然起了兩個紅暈……她的眼角上，露出一點害羞的樣子，把她那同朱粉做成似的纖嫩的頸項，少微動了一動，頭也低下去了。

## 二 笑與哭

【輕盈的笑】 她常常笑，但不過分地狂笑，只到兩排細白的牙齒各露一線為度。

臉上時時流露着和藹的笑容；她不知道世界上有煩惱的事，更不明白甚麼是恥辱和慘酷。

【笑】 笑起來的時候，面上有兩顆笑靨，嘴裏有一顆金牙看得出來，因為她自家覺得她自家的笑容是非常可愛，所以她平時常在那裏弄笑。

她是立在鏡子前做一個可愛的怪臉，為自己發笑的藉口，有一次她竟倒在床上大笑了……又大張着左眼，將眯着的右眼，一眨一眨的笑起來。

【苦笑】 他的灰色羊鬚，同他蒼白的臉色，恰相調和，抖個不住；他的咳嗽，同笑混作一起，奇怪的嘎聲，從他沒牙齒的口中發出。

【號啕大哭】 過了一會，她竟嚎啕的大哭起來，眼淚是好像下着雨，起先是口裏像豬的叫喊着，後來口涎被喊乾了，叫聲就遲慢起來，而淚珠却還是簌簌地下個不斷，沒有一個人勸得她住，只好呆呆地立在旁邊看着。

在我心裏，有一種慾望如火般的燃熾，就是讀書，讀書，讀書，先去聽講，然後再進大學，我要的



是高等的教育，但我回到辦事房，心裏就開始疼痛起來，我那有這種福分，那有這種福分，像前幾日裏，不說別的，連人也像半死了。我的心已經麻木，我在家裏總是躺在床上，我將沒有這樣的氣力，而且眼見得是無法可救了，我于是跑到更衣室裏大哭了一場。

【淒切】她愈泣愈厲害，終於嗚咽出聲了，這分明是有什麼撕裂心肝的痛楚抓住了她。這分明有什麼深切的悲哀搗炙着她的靈魂，使她不能呻吟出聲。

她漸漸嗚咽起來，追念印象已很模糊的母親，真是無限地心酸。倘若母親還在，不是無論什麼難題都可以向她告訴，同她商量嗎？一世間失了母親的人最孤苦可憐！她想着這樣的意思，感覺自己太淒涼了，鵲落地伏在桌子上，讓一腔悲淚盡量往外流；她的背心有韻律地波動着，兩條烏亮的髮辮，這回是象徵她的心緒似地糾結在一起了。

【泣】想到這裏，他的眼淚就連續的滴了下來，他那灰白的面色，竟同死人沒有分別了，他也不舉起手來揩揩眼淚，月光射到他的面上，兩條淚線，倒變了葉上的朝露一樣放起光來。他回轉頭來，看看他自家又瘦又長的影子，就覺心痛起來。

覺得鼻子裏一陣酸辛……忍不住掉下兩滴眼淚來，但是一聽得房門口有腳步聲，她慌忙拿出手帕來擦乾了眼淚，擎起書本子遮住了面孔。

### 三 驚惶之態

【惶恐】喫了驚的羣衆便沿着家屋的牆壁走散，躲在壁隅，四角的後面，或門邊去，全身

在發抖，兵士們把身體緊貼着牆壁，神經質地橫提鎗枝，準備着防禦自己和射擊敵人，但雖是這樣，只要四周略有聲響，仍會使他們自意識地喫驚。

【恐怖】滿山都是荒墳，四周又沒有人，一顆心就不自制的跳起來，身體也似乎有些發冷，眼睛只恍恍惚惚的，不敢作確實的注視，兩隻腳裏好像有一個鉄圈在那裏抽緊的樣子，每提一步，都要用去全身的氣力，使一顆心更加跳得厲害。

【嚇了】面如土色，滿身發顫……此時心跳神移……嚇得神魂飄蕩，恍恍惚惚的……渾身汗如雨下，毛髮悚然。

火熱的頰上，就流下了兩滴很大很冷的眼淚來。從他的喉嚨裏，漸漸的發出了一種怖人的，和受了傷就快死的野獸似的嗚嗚聲……喉嚨裏想叫出「救命」的兩個字來，但愈急愈叫不出，他只覺得他的頸項前後，好像有一個鉄圈在那裏抽緊來的樣子。

【驚嚇】嚇得噤住口，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漸漸把各人驚懼的眼光變成失望可憐的樣子，呆在那裏不動。有幾個竟閉上眼睛，表示沒有反抗的能力和希望……人人都把手遮住了臉，不敢抬頭看。

#### 四 狂

【狂烈】聽說，他那時看着火焰不絕地狂笑——沿路撒着銀元，真的，他那時什麼都棄掉了。如果「世界」可以撕碎的話，他一定也會的，但他不能拋棄那方手帕，這手帕上滿着他

妻子初戀時的吻。此後，一陣擾亂在村中瀉過後，阿瑞被監禁起來了，在監禁中，人們僅看見他絕地狂吻着這方手帕，沒有什麼別樣舉動，大概他後來之能被釋放出來，也全在這一點上吧！

【發狂】那個虔誠的婦人，她的兒子竟背叛了她所信仰的一切，這個刺激她多感的却能耐的忍受了，而今她還是愛他不減當初……她死在一八九七年，尼采遂被他的妹子接到外馬去住，在那裏，克累麥爲他造了一個像——一個可憐的東西，表示一個從前強有力的心破裂了。不救了。捐棄了。雖然於他並非全是不幸，平和與恬靜，他未病時從沒有享過，而今是他的了。自然正在憐恤他，所以使他發瘋，他覺察他的妹妹有一回望着他垂淚，他還不明白白淚所從來，他問道：「伊麗沙伯，你爲什麼哭，難道我們不快樂嗎？」有一次，他聽見講到書籍，他舉起蒼白色的臉，忽開顏道：「呀！我也寫過幾本好書的」——於是明朗的一刹那閃過了。

## 五 嬌媚和頑皮

【假倚時的媚】她依着他，就把耳朵送到他的臉上去，他從被裏又伸出一隻手來，把她的半裸的上體，打斜的抱住，接連的親了幾個嘴。

【嬌羞】紅了臉，低下頭，只管弄衣帶，那一種姣羞怯怯，竟難以形容。

【盥洗時的媚】伊理妝的時候，微微地，淺淺地對着鏡裏的伊笑，伊見我進內室，故意將臉兒轉向別的地方，兩顆烏黑的，靈活的，動人的眼睛，卻暗地偷觀着我，那時伊額頰間總含着無限的慶幸，滿足，戀愛的意思。

【頑】他一看到你，就老遠的在對你做鬼臉，從來不規矩地對付你，走近來就雙手抱住你的兩腿，使你掙也掙不脫，敲他的頭皮，就會躲到你的袴子下來，使你不得不向他求饒。若認真的把他摔開去，則又恐他受傷，所以我們往往以叫他磕一個頭，給他一個銅元，叫他走，這樣他才高高興興的對你磕過頭，拿了銅子迅速地去了，隨後這幾乎成了慣例，只要一見他來，就老遠地喚他磕頭，有時我們也和他調脾，只等他一跪下，却顧自回轉身跑了，但他必須跟住你，一千里一百里，到天邊也是不息下的，嘴裏喊罵着，使你不得不打發一個銅子與他，那末，你才得可以自由的行你的路。

## 六 呻吟的病狀

【病】熱度終日不減，頭是重垂垂的，眼角裏常迸出許多顏色的火星，在寂靜的夜裏，常講些癡話……病也就更加沉重起來，臉消瘦了，手骨幾乎像枯柴一樣。

【重病】他的嘴脣消鬆，他的嘴漸大，他的牙齒顯露出來，像是白粉做的，他的肌肉變軟，他的前額更爲凸出來，顴骨聳出全身的骨在變動，雙眼早已陷入……他從枕頭上跌下去，蒼白得發起光來，他的嘴輕輕地動着。

## 七 睡

【酣睡】她真嬌慵得很，頭髮散在枕頭上……兩條雪藕也似的白的長臂，伸出來壓在

綠的被面上，從白的有時是粉紅的繡花的坎肩領口中，露出些細膩的胸肉，她那在酣睡後所泛出的一層恬靜的微紅，將她的眉眼鼻唇的輪廓更劃得分明了，那些陰影的地方，也就更顯著了。

【惺忪】他自己決不想睡去，但是在他背後，有一個大的黃緞子的背墊，他的頭便在這墊子上倒下去，不一會他的眼睛又閉下，終於睡去了。過了一會，就有人走去在他的頰上輕輕地去吻的時候，他也只把眼睛微微睜開一點點而已。這個吻他的人便是要回去的薇芬·哈倍德小姐，那時他還低聲的對他說：「再會！封德羅小伯爵！祝你安睡！」當時他會試想把眼睛睜開，睡態朦朧地說：「再會！我看見……你……是這樣地美麗……我多……多麼高興……哪！」

## 八 醉了

【大醉】他的雙腳支持着全身的重量，同時感覺身軀一挺，他才回到意識的界域，雖然頭腦裏是昏騰得厲害。他的眼睛開始有所着地，看視四週，從淚光中辨識出這是酒店，於是記起號哭以前的一切來了，長號便轉而為間歇的嗚咽……他手顫顫地掏出一把小銀元付酒錢。在街路上是腳不點地的飛步，身軀搖晃異常，可是不會跌倒，也不會走錯路，逕進寓所，摸到自己的牀鋪倒頭便睡。

【半酣】喫得兩腮胭脂一般，眉梢眼角，添了許多豐韻，身子動不得……自己便枕了那紅香枕，身子一歪，就睡着了。

【微醺】頰上浮起了兩道紅暈，呼吸裏帶着些薄酒的微醺，好像是在什麼地方買了醉

來的樣子。

## 九 嗟吁

【浩嘆】到現在他已完全證實了自己的被騙，他完全被一次虛偽的信用玩弄了。他的心急促地跳着，他憤恨得願意把自己變成一隻野獸，只要能把他——這個虛偽的動物——吞下去，但事實上他顯明地曉得這是不能夠的，他無可奈何的茫然凝視着窗外，他覺得自己太薄弱了，太渺小了，渺小得不能征誡那個卑鄙的下賤東西，他好幾次生氣的皺攏眉頭，但旋又覺得這太滑稽了，他全身無力，像一匹戰敗的野獸似的，只大聲地嘆着氣，深深地願這件事只不過一次夢。願無止的怨恨再不擾亂他的心，但這樣的自制完全不生效力，只有加濃他的嘆息與怨恨。

【呻吟】他把那高直豐肥的身子用力的一抱，使那啞靜的嘴上脫出呻吟的聲音，他覺得她因他用力而呻吟時，他重又辨識自己是她的主人，不是她心緒的犧牲物。

### (乙) 個性的表演

#### 情的感觸

【傷感】一切舊事都奔湊到發脹的腦殼裏來了：巴黎的繁華，自己的風流逸宕，幾個朋友的豪情勝概，哥哥的頑固，嫂嫂的嘲笑，母親的愛非其道，都一頁一頁地錯亂不連貫地移過。她又想起自己的職業還沒把握，自己的終身還沒歸宿……「已經二十四歲了麼？我已經走到生

命之半路了麼！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像飛一般過去，是快樂，還是傷心呀！她努力想捉住過去的快樂的片段，但是剛想起是快樂時，立即可變爲傷心的黑影了。她發狂似的咬着被角，詛咒這人生，詛咒她的一切經驗，詛咒她自己。她想：「如果再讓她回到十七八——就是二十也好罷，她一定要十二分謹慎的使用這美滿的青春，她要周詳計劃如何使用這美滿的青春，她決不能再讓她草草的如癡如夢的就過去了。但是現在定了，她好比做夢拾得黃金的人，沒等到夢醒就已胡亂化光，徒然留得醒後的懊悔。」已經二十四了！她的興奮的腦筋無理由的強頑地只管這樣想着。

嫩綠的桐陰，又罩到我這個早熟者的頭上，新夏的景色，畢竟到來了。對着這蘇生的花木，感着那水樣的流年，又不禁觸起了無窮的悵惘。唉！前塵的回首，陳迹的摩塗，一切一切都足以斷傷我脆弱的心苗！

「永別了！如夢的浮生，謎一樣的人生！煩悶，浪漫，失望，苦的，甜的，酸的過去。我永遠拋棄你們在無人的蕪地了；不高興再來猜你這謎了！——這麼喃喃地自語着，他踉踉蹌蹌跑出了他的房間。今天早晨我起牀的時候，我的頭髮昏；我可咳嗽得怕人！我覺得，我知道，我不久便要死了，誰個埋葬我呢？誰個送我的棺呢？誰個爲我傷心呢？……也許我就死在一個生疎的地方，死在一個生疎的人家，死在一個生疎的角落裏……我的上帝！人生是何等地悲哀……」

【失望】下了課的時候，耳朵裏是茶館般喧嚷，眼門前是全武行戲般擾亂。晴天，灰塵飄進口腔裏，上下牙齒磨着，只覺悉利悉利；雨天，路上洞庭中的爛泥被帶進教室，各處都週逼，踏一

步看了三四看，還是不得地方落脚。簡直沒有個可以安頓的所在！到預備室裏坐坐吧！又怕聽校長背誦隔夜的馬將牌，以及肺病患者咻咻地喘氣。他同他們好像言語隔閡的兩個國度的人，很困苦地，說了一兩句日常短語就繼續不下了。同坐在一起而彼此不理睬，不好，又加不歡喜旁聽他們的，就只好站在階沿數那殿頂的瓦楞。

【懺悔後的心情】蔣華的緊張的心情與肢體，因着這一番話語，不由得都弛鬆了；他似乎聽着平淡勻整的催眠歌，一種倦意，一種無聊，慢慢地滋長起來，周遍到全身。他的右手早已放開了拳頭，汗溼的手指搭在煥之溫暖的手心裏。

【憂夢】我或者會如一匹葉子，離了所在的枯枝。我的靈魂——倘若靈魂還是我的一種產業，我還有權利可以放棄或保留，我將儘這風吹我到一個生地方去，落到人家屋頂，或是飄到小池小井裏，我一點不留戀我的過去。我告訴他們，我是活厭了。有風，我將儘地吹，我將因掉在一個舉目無親的世界裏，因此死去，不再要人料理，也不料理別人。沒有一個人肯相信我這話的真實。我如今不再向旁人說到這些愚蠢的言語了，我將怎麼來揮霍我這日子，是我自己的事。

## 二 品性和意志

【沉着】「現在試試看，做出一些偉大的事情來，要使全世界都以我為中心而活動着。」他在每次做事的時候，總是這樣地自語着，但是，雖在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什麼是偉大的事情，因此他在任何時都是焦灼不安，為了棲宿在他那瘦小的，醜陋的肉體裏面的偉大的珍貴



的野望之故。他是時常受到自身的苛責的。

在世界大戰裏面，他是自己志願而站立在戰陣上面，他在這裏面體驗到了生和死的格鬥，但是，雖是這樣子，他仍還沒有把捉住自己的野望究竟是什麼？僅僅他，是被賦與一種他人所不能模效的天才，這就是書寫刺戟的，調子高的文章的能力，不論什麼東西，一經過他的妙筆的刻劃，便成了一篇可恐怖的煽動的，揪人肺腑的大文章。「是啲，我做成一個文學者罷，」他是下這樣的決心了，但是，友人們是捧腹大笑，「喂，蓋爾斯先生！要做一個文士，不生得再醜惡些是不行的呢。像足下實在是微嫌過美了一些啦。」

他是忍氣吞聲地咬着牙齒，他是憤恨地流着淚，他對自己的心靈不絕的發着「努力啊！努力啊！」的鼓勵與呼叫，到底他成功了，他已從天主教會那裏獲得了獎學金，在哈但勃爾希完成博士論文了。

【和霽】慕索里尼也同其他統治者一樣，待人接物很和氣，彷彿他們這類人的重步，在輕鬆的泥地上，只願輕輕仁慈地踏下，他從不激憤，從不發脾氣，談話時手上總歡喜拿一枝鉛筆。……大體上，他的生活比一般俄國領袖生活孤寂……他很健康，並竭力求安靜的環境，爭頭銜，好王冕，愛社交生活，在這外交生活特多特有勢力的羅馬，原是最顯著的現象，但這一切與他都無緣，從他的外表看，他可以自稱「朕即國家」，但假如某夜有兩個工人到他房裏來修電話，他對他們的態度，又再和霽也沒有呢。

【誠懇】所以，我願堅決地主張，說「大偉人」是不真實那是絕對不可信的，真實是他

原始的基礎，是包含在他內在的一切，凡是米拉布，拿破崙，彭士克倫威爾和一切可以做一些事業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先有誠摯從事的心才可以成事的，這就是我所謂「誠的人」，這種誠，淵深偉大，真實的誠，是一切帶些英雄性人們最要的素質。

【堅毅】在環境的殘忍掌握之中，我從不退縮，從不痛呼，受了命運的鞭打，我的頭是血淋淋，但是我不低頭。

這是全不礙事的，不管到天堂的門是多麼狹窄，不管天上的卷冊寫有多少的責罰。我總是我自己命運的主人，我總是我靈魂的司令。

【熱烈】「我的親愛的同伴！他抹着眼淚而低喚道：『我的親愛的同伴！』從非常孤傲的感情轉變到這種無限熱烈的同情，他經過了什麼神祕的路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真是同情於他的同伴，還是他的眼淚中藏着些更熱烈，更真正偉大的感情呢？這個問題，他的忽然復活開花的心也不能答覆他，萬兒納哭着而低喚道：『我的親愛的同伴！我的親愛的同伴！』這個哭着的人，這個在眼淚中微笑的人，裁判官，或他的同伴，或他自己，誰都不會認識他，便是那個懷疑派，盛氣凌人者，冷酷的孤寂的萬兒納了。

【嚴肅】以李冰對人的態度言，他幾乎是個冷刻的人，他差不多對於任何人都不能容，一天一天的度着沉默與孤獨的生活，但實際上他對任何人都抱着尊敬與誠意，他只不願作浮淺的周旋，他以為人用不着多費口舌去說些無意義的話，因此他在任何人的面前往往是嚴肅的，他不只對別人，他對於自己生活的態度也非常嚴肅的，他不能使自己在某一個時候有淺

薄的表現。所以他和世俗的人情就因此更覺隔絕了。

### 三 心理上

【流浪青年的心理】要是他生活好點……他摸摸自己的額，他忽然興奮起來。他想像他有個女人。他們住着光光盪盪的屋子。他不再包八塊錢一個月的火食，他們得自己弄點愛吃的菜，下下酒。他還得做件雨衣，不然穿着西裝打雨傘多不雅觀。他還得買個電熨斗……這些並不希望得過火，這是生活的水準，他祇要稍為陞一陞就全都辦到了。

【店夥們的心理】這其間他作過許多美麗誠樸的幻想。他想他娘把自己所賺的錢積貯起來，慢慢積多了，就自己開一爿小小的店。他將不像老闖把價碼打得那麼大，也不用這麼多的「伴作」和「朝奉」。他相信自己能擔當一切上下粗細的事。他將把利錢打得低低地，賺一點自己安心，神明菩薩不罪責的本分錢。發了財，他將買些田地，讓兒子耕種，並派一個學着經營自己的店務。地將為爹和媽買一座發旺的風水，的墓地為兒子們各娶一個勤儉耐苦的媳婦。他要週恤村上貧苦無依的孤寡，他要重新修建那座關係着豐坦村盛衰禍福的神廟，使自己的村子重新興盛富裕起來。

【女人的心理】「采茶燈來了！」觀衆情不自禁地喊起來。似乎每一對眼睛都射出貪婪的光。店家櫃台上的女客，本來坐的全站了，葦草一樣躬着身，突出她們的油髻粉臉的頭。女子看女子比男子看女人更為急切，深刻在男子不過要看可喜愛的形象而已，而女子則第一要

看是不是勝如自己，因而眼光常能揭去表面的脂粉，直透入底裏，如果被看者鼻子有半分的不正，或者耳朵背後生一粒痣，那是無論如何偷漏不過的。

【父親的心理】「爲的我的兒子！照他的主意，阿毛簡直不必教訓，不必讀書，祇是拿吃的東西塞進他的肚子裏去，塞死了就是他對阿毛的愛，祇是害阿毛的！我不能由他怎麼辦就怎麼辦？」英華說着又覺到苦惱起來。

「他到底是我自己的父親！」他心裏想：「這樣老啦，做兒子的應該順從他，不能執拗下去的！他還有幾年活呢？」

英華覺得苦惱，就想到了母親。母親在時，祇有母親最愛他，一切順從着他，他常常覺得父親沒有母親那樣的愛他，自己也不知不覺的對母親沒有對父親那樣的親熱。但是自從母親死後，他開始覺得父親的態度和脾氣雖然和母親的不同，父親卻是和母親一樣的愛他的，而自己感到母親在時，沒有好好的順從過母親，給一些快慰給她，起了很大的遺憾，便開始想在父親在時彌補這種缺陷，對父親盡一點兒子的孝心。他知道自己的脾氣最和父親的相似，兩個人住在一起，爭執起來最不容易下場，母親在時不願意搬出來就是爲的這個。但現在她終於下了決心，不再和父親執拗，接他住在一起了。父親以前也不願意出來，這次似乎被他的孝心所感動，也就依了他的話。他到底也感到了自己已經到了風燭的餘年，急切地需要享受一下天倫之樂的。

「到底老啦！」英華常常這樣的自己勸慰着自己，要自己退讓，當他又和父親爭執的時候，但是爲了阿毛，他現在漸漸覺得不能退讓下去了，阿毛比不來他自己。他自己委屈，受苦都

可以，阿毛卻不能隨便犧牲。阿毛是無辜的，他這時正像一塊潔白的玉，潔白的紙，彫琢得不好，裁剪得不好，將來就會成爲廢物的。英華對於自己已經完全絕了望了。他現在祇希望阿毛的成就。他想把自己的缺陷在阿毛身上除掉。然而父親總是暗地裏阻礙着他，使他不能直接的嚴厲的教訓他，他稍微認真一點，父親就立刻出來把阿毛帶去，或者把他叫去囉嗦了許久。他怪他不該打罵阿毛，託孩子禁不起這種責罰。但是他自己卻時常拿老虎，鬼怪恐嚇他。

#### 四 愛情種種

【戀】他又想像金小姐此刻在作些什麼。「對着這樣的月光，如果她屬意於我，此刻該靠着樓閣，晤對意想中的我了。她脈脈的心一定在這樣低訴：『既然有意，不該遲疑，早早表白出來呀！只待一表白，你就會聽到終身銘感永不能忘的一套答語，就是我允許你了。你若遲疑不決，這就是怯弱，怯弱的人似乎是不很可愛的。』不錯，她一定在這樣低訴，聽她那樣關心我的一切，看她那樣表現種種的神態，都是充分的證明。她會拒絕我嗎？沒有的事，差不多我看見她張開兩臂在等待我的擁抱了！」

豈但兩臂，他更看見金小姐黑眼瞳像一對蝴蝶，飛飛停停顯出太可愛的閃耀；同時牠的軀體在那裏舞蹈，構成錯綜的富於誘惑性的種種姿勢。他的心震蕩得比前些時尤其厲害；身體裏有一種不知名的力量，好像無數的小蛇，從這裏那裏儘往外鑽。他右手按着額角，像患病者一樣，抖聲自語道：「我忍不住了，決定這樣子吧！」

【離情】這一番離別雖則是一個暫時的，可是那種况味也就殼我們忍受的了；她，單單地一個人留在上海，而我呢，我雖則是對於自己的家庭不能說是沒有記念，可是家庭對於我究竟是有沒有戀愛那東西的維繫呀！我能夠讓她去忍受孤單的寂寞嗎？當她知道我是非跑回家一次不可的時候，她也立刻收斂了笑容，沉默着，沉默，那正是一首哀惋動人的離別的詩呵！

我登上了歸舟的時候，她的心情怎樣，我可不大清楚，我呢，正像失掉了靈魂的人似的，我的思想幾乎沒有一刻不在她的身上打轉：「她此刻在做些什麼呢？她用什麼方法度過這些寂寞的時日呢？她不會怨我的吧？或者……」我開始追悔起來了，「我對於我的家庭，沒有一絲的懷念，我究竟爲什麼要昧然離開了她呢？我離不開她的呀！而且也許她更要不能殼離開我！」這樣，立刻便有一種希望浮到我腦子裏來了：我希望我能殼立刻離開了這裝載着我的輪船跳上岸去，再回到我們的上海。然而這種希望，是不可能的呀！輪船在江水裏爬行着，向長江上游駛去，上海，我要去的上海，却愈離愈遠了，我所不希望到的家，卻一點一點兒地和我走近了。一種無名的惶急和憤恨的心情抓住了我，每當那同行的夥計向我殷勤微笑，起勁地講些故鄉的什麼的時候，我老是給他一個白眼，好像我就有一個不幸要臨到，而這個不幸就是他帶給我似的，我的心情幾乎是只能用扯頭髮和抓胸口纔表示得出！

回到家來的心情，也並不比在途中的心情兩樣：食量也減少了，面容也瘦削了，父母終於在同回的夥計那裏問得一些不完全的消息。於是母親也直接來盤問我了。我自自然也就用不着有所遮瞞，將所有的話完全說了，我知道母親是好打商量的，只有父親，因爲他是有自己做人的哲

學和主張的人是比較難得講話，但是這回卻很奇怪，當他們知道我這回事的時候都是異口同聲地叫我寫信去將那一位南國的姑娘接到家裏來住些時。父親對於這個也不生異議，只是教訓式地對我說了一大篇的性命之道不可不知的話，在我看來幾乎是全無意義的話。

【戀的底訴】——在離開此地之前，我不能不和你再說幾句。你呢，我的心肝，你也極希望我多說些的。你的快樂，甚至於你的生命，你說，永遠全靠在我對你的熱愛上的。

不要怕呀，我親愛的蘇菲，我的愛是永久的，你應該活着，快樂着。我從未有過什麼罪過，而且現在也不會開始去犯的。我完全是你的了——你就是我的一切；在人生的一切波濤中，我倆將互相慰藉，命運或許是要來捉弄我倆的，你安慰我的苦痛，我撫慰你的煩悶。願老天保佑，我能永久看見最近那樣的你！至於我自己，你承認我現在依然和第一天看見你時一樣。

這並不是我的好處；憑我的良心，我應該這樣告訴你的：我之所以能一天天地更活潑生動地活着的，實在是你的美德底影響。請你相信吧，我對你的永久性和對你的美德的贊頌。世界上再沒有比我的熱情更合理的了，不是嗎？我親愛的蘇菲，你不是很可愛的嗎？你看看自己吧，多麼值得人愛呀；要知道我是深深地愛着你的。愛是我的情感底永不變的標準。

再會了，我親愛的蘇菲。在我知道自己已被一個最好的女人愛着時，我是非常快樂的人。

【初晤】——斜陽把人影映得更長了。煥之忽然省覺自己的影子同她的重疊在一起，幾乎成爲一個了，一種微妙的感覺主宰着他，使他張着近乎迷醉的眼，重又向她端詳。一排新挑的額髮彷彿晴天閒逸地停在遠處的青雲，兩顆眼瞳竟是小仙人的洞窟，璀璨地閃着珍寶的光，那淡

紅的雙頰上，停着甜蜜的明慧的淺笑，假若誰把臉兒貼上去，那是何等幸福何等豔麗的夢啊！而一雙苗條的手拈弄着白夏布衫子的下緣，絲緞鞋的腳跟着地，兩個腳尖慢慢地向左又向右移轉，這中間表白她心頭流蕩着無限的柔情。

他從來不會看見她有今天這樣的美，也從來不會有這樣強烈的感覺，只想把整個的自己向她黏貼過去。他的鼻子略微出着汗，但兩隻手似乎有點冷，而且不很捏得攏來，心房是突突地急跳，自己聽得到那種不平靜的聲音。

### (丙) 外貌和體軀

#### 一 青年人

【發育時期的青年】在這人事的世界上，沒有比一個十四歲的孩子更惹厭的了。他既不中看，又沒有用處。若是驟然給他慈愛，像給一個小孩子一樣，這是不會有的事；並且他時時礙着人家的路。要是他說話帶些小孩的腔調，就要說這是一個嬰孩了，要是他用成人的模樣作答，就要說他傲慢了。老實說，從他嘴裏說出來的話，都是要惹怒招怪的，如今他正在不中人意的發育的年齡。他很迅速的從他的衣服裏長大起來，他的聲音變成粗大了，聽上去又破裂，又發顫；他的面孔忽然變成稜角的粗陋的樣子了，早年的孩童時期的怠慢是容易宥恕的，可是十四歲的孩子——雖然也是免不了的時期——便很難見恕了。那孩子很苦痛的漸漸自覺。他同年長的人們講話時，他有時不適當的上前，有時又不適當的退後，似乎他自形慚穢似的。



【青年】是一個細小身材，美麗的脚，脚腿透圓，面貌清爽，又極活潑，嘴細得可愛，黑的眉睫與頭髮，凹入的小眼睛，炯炯生光，表示出滿身的熱血在沸騰。

是一個……二十歲上下的少年，體格很好，微黑的圓臉，略略覺得有點狡獪，但也有天真爛漫的地方。

【落魄的青年】一個披了破絮襖與溼重蓆衣的十八九歲的少年，立在暗暗的燈下。沒有帽子，卻紛披着長髮，面色凍得紫腫了，而一雙大的堅決的眼睛卻仍然保持着嚴重與有智力的神情。看他的形態，額骨很高，柔白的皮膚，與沉毅的精神，足以表明他絕不是常做沿門叫化的生意的，而且尤其奇怪是他身穿得如此不堪，下面卻是粗呢的洋服褲，一雙全為雪水浸透的黃皮鞋，這算是新式的叫化子了。

## 二 壯者

【中年婦女】他的妻子換了一件墨綠素緞鑲了白邊的平角的上衣，黑軟緞的長裙，這樣扭着頭嬌媚的說，大約是才洗了臉的原故。面部粉味很重，而且異常的白皙，與面部的顏色成了極輝映的對照，淡淡的兩道細長的眉毛，一雙靈活的眼睛望上去完全不像將近三十的中年婦人的模樣。

【壯年男子】在客堂中站着一個壯年的男子，大約二十六歲左右，瘦削的却是很瀟灑的，穿着時髦的衣服，臉是狹小而褐色的，頭髮烏而有光，眼睛黑如木炭，這個人的外貌倒是別

饒風度，一看便覺動，尤其是他的生氣蓬勃，自由和歡樂的生命力像不耐煩地迸溢出來，這種異常的生氣的充溢仔細看來真像過度的了，這壯年人的瞳神時時火燄似的閃光，在他那一半生着鬍髭的嘴邊，笑容可掬，這些微笑有時像要博人歡心而諂媚似的，有時又像滑稽戲謔似的，他全副的面容每秒鐘都在變相，時時調換談諧的表情，他顯然是個慣於快樂和歡笑的人，同時也看得出是個無思慮的享樂主義者，這從他臉上略有倦態中可以知道的，這個倦憊的神色和他全身的青春，他那瞳神的煥然的光彩，和他那近乎是稚氣的微笑成了一個醒目的對照。

### 三 老年

【老翁】 一日晚秋薄暮，一老人衣冠楚楚，徐徐走下城市，他似乎是從散步回來，因為他一雙古式的革靴已經布滿了塵漬，一枝金頭手杖挾在肘下，兩眼作暗黑色，彷彿還留着那全盤消逝了的少年時代，雪白的鬚毛却與之呈異樣的對照，他很靜地把兩隻黑眼環顧周圍，或俯瞰着前面的斜陽中的城市。他後來在一所高屋子門前站定，再把下面的城市展望了一回，便推門進去了。

【老嫗】 一個很高的老女人，帶付黑眼鏡，穿件鑲黑絲絨邊，素淨的壽衣似的灰色衣，她那長得古怪的手指間永不會忘記夾住一根手杖，乾枯着臉，兩頰像錢袋似地蕩下來，一頭灰色的，或不如說是灰綠色的頭髮，用帶紮着蓋過太陽穴，差不多是連耳朵都遮住了。

看她的樣子，好像已經活了一百歲的人了；一動也不動的，把兩隻手放在膝蓋上。那無肉的

兩隻腿，只有一部分被圍裙遮蓋着。她的白髮披下來在她的如蠟的雙頰邊；那嘴巴，沒有嘴唇的，只不過像一條深痕，她的眼睛是永遠給那蝕壞了的眼皮蒙住了。她全部的形像，顯露出千萬痛苦的記錄。

#### 四 嬰孩和兒童

【苦孩子】至於那個十二歲的大孩子，雖是一頭癩痢，鼻子差不多塌到和腮巴一般平，醜得不像個人樣，却有個耍臉稱能的小脾氣。每逢生意不好的日子，賣一早晨所得的錢，不夠買一斤米，（一斤米是十個或十一個銅元）他就不肯回家。忍着餓，任肚子咕嚕嚕地嘮叨着，任餓汗滿臉，滿身冒汗，依舊提着籃子，拖着雙從垃圾推裏檢起的，又破又大的男人鞋，走遍鎮頭鎮尾，撕開兩片乾裂白髒的嘴巴，盡自己氣力叫賣着。直到過了中午，看情形實在再沒有生意了，纔像個有病的小牲口似的一步一步顛動着小小冒油的癩痢頭，緊緊握着銅元，或是一紙包米，鼻裏响着濃鼻涕回家來。有幾次，這傻東西挨餓挨狠了，又在田溝裏喝多了涼水，一到家就口裏嘔清涎。兩眼泛白，兩臉子由紫紅變成青灰色。奶奶就急得滿屋亂竄，王小福只瞪着那張猴子臉，掐住他人中，「小辮子！小辮子！」（就是這癩痢孩子的名字）地喊着；只有娘是個有主意的，娘曉得這是發「餓痧」，用碗口蘸點菜油，在背上使勁刮一陣，一邊口裏不住罵着「這死貨！這死貨！」或是一「這小鬼！這小鬼！」罵着刮着，背上就漸漸現出紫紅色血暈。那一「死貨」或一「小鬼」呻吟幾聲，吐幾口清痰，就能走到爐竈邊吃兩碗開水淘的鍋巴；而後，用手背抹抹額上的盜汗和唇上的

鼻涕，拿起繫着竹竿的手爐蓋，就又冒着猛毒太陽，出外拾田螺去了。

【女孩】 她有一雙隨時含着笑意的清秀的眼，桃花色的面龐，小小的嘴唇。她幾乎每天要換一件潔白的衣服，新式的鞋兒，一條細長的髮辮上，插一隻玳瑁的蝴蝶，兩鬢額角故意臍出一些短髮，隨風飛舞起來，越顯得她的嫵媚。

小茵，一個三歲大的女孩子，小的圓臉上，浮着天真和快樂。穿一件藍綢的薄棉衣，跟在么媽的後面，不穩的在菜園裏的小路上走着。么媽在那裏摘了好些白菜，又走到另外的一畦上，蹲去掘蘿蔔，小茵也蹲着，沒有蹲好，却坐在地下了。么媽望望她的小臉，塞給她一個小的紅蘿蔔，笑着說：

「小茵乖，喂，拿着，玩玩，不要吃，髒啊！」小茵捧着了蘿蔔，也望了望么媽的臉，全是皺紋，但是她聰明的笑了。望望蘿蔔，又去望遠遠的天了。

【幼孩】 淡黃色的頭髮，粉紅的臉，襯着一雙蔚藍色大眼。加之一身白綢衣，腰間束着一條紅緞帶，秀美得真像一個小天使。

那個小孩子含着笑，小臉兒彷彿有一種魔力，引出人心中很深密的愛；他那個活潑潑的神氣，能使一切的東西生動。

【嬰兒】 他有柔滑如脂的皮膚，嫩藕似的臂腕，肥美鮮紅的雙頰，澄清晶瑩的眼睛，微低的鼻，小小的口。

掀開了花絨毯子和粉霞色的小被，我已經看見了乍醒的嬰兒的全身，他比半個月前又長

胖了些，稀疏的淺栗色髮，半覆桃花似的小臉，那兩只美而且柔的眼，更蔚藍得可愛，屋裏光線強，他又初醒，有點羞明，眼才張開又闔上，有如顫在曉風中的藍罌粟花。

## 五 英雄氣概

他有如鷹的敏捷和短桿的身軀，淺色的秀麗的頭髮，橫鎖的眉際下明亮銳利無比的眼光，都足以說明他是被命定來於十九世紀誕生時的放一異彩的。他於一千七百六十九年還僅僅是地中海一個小島中的初生的小孩，到一八〇一年，竟已是法蘭西議院中的主角了。其先他僅不過是一個炮兵長官，從幾百場的惡戰中，竟成爲全世界眼目所集中注意的人物；也成爲了幾乎一手操縱全歐的人物，像日耳曼，西班牙，意大利，荷蘭，奧大利，幾乎都在他的支配之中，於是他的野心，勃然的放大而欲做全世界的皇帝了。他托他的兄弟，毫無顧忌的封爲諸國之皇，當時竟被人號爲「國王的製造者」的別稱，他的獨斷果決，確是任何人難以比擬的。在當時，他只要再不其向外侵略併吞的粗暴的野心，他實也足可稱得空前的大成功了，但誰料到他心中竟還抱着絕後的大野心啊！他的胆力，他的雄心，他的無限的生命的火，都燎着他的併吞天地的慾望，雖然命運是必須予一個英雄的結果，以悲哀的，但他總是爲我們打下了歷史上無可超越的偉大的記載了。他在滑鐵廬敗軍之中，被英國軍艦，放流於聖希里那的孤島上，或正是命運送給他的瞑想的機會吧！

## 六 身體部份

【頭和面】他那紅柔豐滿的兩頤，却有淺淺的渦兒，在燈光裏越顯得鮮美；覆額而剪齊的髮，又含有可愛的潛力，使坐在旁邊的母親和祖母，只是看着他微笑。假若父親母親祖母的心力可以把三根輻來比喻，那末他就是中心的軸了。

面目長得十分清秀，五官完全端正而玲瓏，烏黑的眼珠，和小巧的脣尖，恰成爲適合的配偶。他覺得她那紫衣，正襯她嫩白的臉。頰上很深的兩個笑渦兒，濃黑的頭髮，很隨便的挽一個家常髻。

烏雲似的頭髮，早已截去，兩顆漆黑靈活的眼珠，襯着嫩白的圓臉，雖然是個平常的女郎，倒也有惹人注意處。

頭髮黑得可鑑，皮肉雖稍紅暈，但溫和的神情，襯在雪粉色的臉上，這雪粉色，於我具有特別吸引力，每一見及，終難免於不心動的。

流動的眼睛，軟潤的頰，玉葱似的鼻，柳葉似的眉，桃綻似的脣，襯着蓬亂的頭髮……凡形體上各樣的美，都湊合在她頭上。

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鬢若刀裁，眉如墨畫，鼻如懸胆，眼如秋波；雖怒時而似笑，即瞋視而有情。

她眼睛黃而小，眉毛甚濃，在中間的地方幾乎連成一起；她的鼻子很爲平直，惟微向上仰；她

纖巧的櫻唇，帶着一種曲線的形狀，很美，她頭髮黑色，很多，所以看去只是黑壓壓地；她前額不高，恬靜如大理石似的；她耳朵細小……就全個面部而言，她是如夢似的帶着一種幽鬱的表情。

【眼】那雙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寶珠，如水銀，左右顧盼，連那坐在遠遠牆角子的人，都覺得看見她的。那坐得近的，更不必說。

兩顆烏黑的，靈活的，動人的眼睛，卻暗暗地偷覷着我，那時伊頰頰間總含着無限的慶幸，滿足，戀愛的意念。

【女人的腿】尤其使我動心的就是那一雙時常在街中走着的腿。那一雙粉紅色的腿，肉色的腿，多麼細緻，多麼柔嫩，多麼渾圓，真是找不出一點邊際，好像是由一塊紅玉鑿成的，但世間又沒有那樣大的紅玉，而且紅玉又不會有那樣的軟。這一雙腿有時在街中走着，不是在走，是在微微地跳舞。她們常常遮了我的視線，好像是兩隻大的圓柱。有時候她們被擺在黃包車上面，一隻壓着一隻，沈迷的斜臥在車上，好像等人來撫摩來玩弄。

【少女的軀幹】青春的年齡把她蘊藏着的美表顯出來；像花一般，縱不是珍奇上好的種色，當苞兒半放，瓣兒微展時，總有一種可愛的姿態和色澤，教人家看着神往。她的美可以說在乎勻稱；面部的器官，軀幹同手臂，好像天生配就是這麼一副，分開來真也沒有甚麼，合攏來就覺得彼此相呼應，相幫襯；如其中任何一件另換個樣式，就要差得多了。微可憾惜的是兩條腿短了點，否則還能增加幾分的飄逸。然而她把裙裁得長一些，上衣則故意減短半寸，或者三四分，也差不多彌補了過去。此外，似乎皮色太白了點。除了額頰部分，即沒有什麼羞或喜，也暈着一層薄

紅外，平時皮膚底層的血色竟不甚顯著。她常常笑，但不過分的狂笑，只到兩排細白的牙齒各露出一線爲度。她又常常凝想，睫毛下幾乎不見眼珠，端正的鼻子神祕地靜定着；想到明澈時，眼皮開幕一般倏地抬起，晶光的黑眼瞳照例這麼一耀。

(丁) 倫常關係

【慈母】

孩子，怎麼使你恐怖了？

到母親的懷裏來？

到母親的懷裏來？

母親的懷裏；

一切將化爲永久的平和寬慰。

孩子！怎麼使你憂愁了？

到母親的懷裏來？

到母親的懷裏來？

母親的懷裏；

愉快是無限地存儲着喲！

【撒驕的女兒】

煥之聽父親說到老，非常感動；先前的意氣消失了，只覺父親可親又



可憐很想投入他的懷裏撒一陣驕，讓他忘記了老，但已入青年期的煥之，又頗看不起那種孩子間的撒驕，他只有把聲音故意發柔和一點，請求父親，讓他在中學堂畢了業，再想法去幹事情。他說到那時候，什麼事情他都願意幹。

### (戊)羣象

【小夥計】他曾在離本村五里路的鎮上作了二十三年店夥。他十一歲那年進那個店作學徒。每天的功課是服侍老闆朝奉的茶水，掃地，抹檯，通烟袋，搓紙煤，倒尿壺，抬馱貨色，跑腿，挨老闆朝奉甚至鍋司務的巴掌……像一隻小小的牲口，他每天每天這樣忙勞着，不說一句閒話，不躲一點懶，忠厚，孝順，勤勞，節儉，每個豐坦村人民所有的性格，他都不缺少。老闆每半月給他五個銅元剃頭，他兩個月剃一次，留下的錢連同過年過節三十個四十個銅元的賞錢一起找熟識的村上人帶回去交給自己的娘……三年學徒完畢了，他開始做「伴作」。數年之中，大大地得了老闆的信任和贊許，升作「朝奉」。每年就得拿回五十元的薪資了。

【經理】橙色的牆有着嶄新的油漆的氣味，傢具有着松脂的香味，沙發有着金屬的腥，就是那個號房兼茶役的藍長衫也有着陰丹士林的氣味，一切全顯着那麼嶄新的，陌生的而又親切的。跨進辦公室的房門的時候，幾個職員已經坐在那兒了，看見他走進來，全站了起來，他有點兒窘住了，點了點腦袋，走到經理室去。他在自己的寫字檯上坐了一回，走到大沙發那兒坐了一回，用那副新的煙具抽了枝烟，又在小沙發上坐了一回，用新的茶具喝了半杯茶，便跑到文

書櫃那兒，把盛滿了白銀簿的抽屜一隻隻抽開來看了一遍，拿出一張印了頭銜的新名片，用新的派克筆座上的筆寫了幾個字，撫摸了一下電話，又站起來去打開了窗，望了望街上的風景，這些新的東西，嶄新的生活給了他一種嶄新的，沒有經驗過的歡喜。

【車夫】 他將帶套的肩上，推了車上山坡去。鐵輪吱吱的很厲害的叫。獨輪車在跳板上斜着行走的時候，那流質的黑而且臭的黏泥，夾雜着池塘裏的水草，漫溢出來，流到他裸露的膝頭；這爛泥蓋滿了他頸項與肩背，將他的小衫染出許多黑色惡臭的花條。他的兩臂在肘關節上都作痛了，兩腳因為長久踏在爛泥裏，也疼痛而且木強了。

【舞女】 這樣約莫二分鐘的光景，一個窈窕的少女身影，閃顯在舞台上。她很嬌娜的慢慢地移步至台前，給觀衆以差不多九十度角的一鞠躬。這樣一陣响亮的鼓掌聲起自台下，跟着音樂漸漸地轉入急促了。禮敬後的她，微微抬起首，用銳利的目光，把台下四面觀衆們環視了一遍，帶着笑容，她按着節拍開始用種種攝人的姿勢，在台中央跳躍着。

這時她穿的是緊身舞衣。胸前緊緊地纏繞着黑綢布，把那尖尖的含苞的肉瘤兒給高高地隆突起；粉白如藕的雙臂垂露在兩旁，而下身着的是齊膝舞裙！此時正在跳着換過一節的新舞蹈。真的人們總是喜歡昂首直望着，當她高高地舉起了手，或足在那樣半條式的緊身的服飾中。

【乞丐】 衣衫襤褸……橫臥在橋石之上，他底面孔帶着灰黑而棕黃的顏色，他底頭髮紛亂鬢曲，他底赤着的手和脚，塗着一層薄薄的灰色的泥層，他嘴裏啣着一枝短短的香烟，像雲霧一般的烟氣，從他底鼻孔中，騰騰地向上噴出來，在空中升騰而成如球的氣團。他身底旁擺着

一隻破籃，籃裏放着幾個銅板和別些污穢的東西，有人走過那橋，他便吊起了眼睛，哀切地求乞着，喊着：「老爺撥點——老爺撥點……」

【土豪】就是那年的新年裏，在訓練燈會裏「采茶姑娘」的所在的門口，穿着玄色花緞的皮袍子，兩個袖口翻了過來，露出柔軟潔白的羊毛，兩手都撐在腰際，右手執一朵粉紅的絹花，右腿伸前半步，胸膛挺挺的，站成個又威風又閒雅的姿勢的。那個蔣老虎——蔣士鑣。十年的歲月，只在他的肥圓臉的額上淡淡地刻了幾條皺紋；眼睛還是像老虎眼一般，有攝住別人的光芒，胸膛也還是挺挺的。他懂得外面萬馬奔騰地衝來的是什麼樣一種勢力；他又明白自己是什麼樣一等人，自己在社會間居什麼樣一個地位。一向處在佔便宜的一面，假若從今世運轉變，翻過來只有得喫虧，那是多少懊惱的事？然而他只把這憂慮隱藏在心裏，不願意掛到嘴唇邊來唱。唱是徒然表示自己的心虛沒用而已，更沒有其他的意義；以強者自負的他，關於這一層當然清楚。但是到底「言為心聲」，他在兒子面前吐露了似乎事不干己的一句感歎語：「革命到來的時候，不曉得要攪成怎樣一個局面呢！」

【大學生】這時節，男子A同女孩玖正在車上遇到了五，五在車站上送一個人，因此同這兄妹二人同時回返校中。會客室窗外是路，來去人皆可以望到，年青人照例是一見到女人就有感想，且能在一個女人一言一動上造作出若干謠言若干幻想，就感覺到全身鬆快。男子A同女孩玖等三人走過那路邊時，是已經為一個英文系二年級，頭髮很長，西裝整齊，單是那樣子送進當舖也可作一個藝術家的估價的大學生見到，這已經很像個藝術家樣子的人，正把臉貼在

玻璃窗上看外面天氣，忽然見到五同A在一起從外面走來，心裏一跳，就呱的一聲，正說到五的兩個同時就向窗外一瞧，居然就毫不對於自己所見加以考慮，便認爲應當要用一個平常男子所有的妒嫉了，各人罵了一句野話，就憑空猜想了一些謠言，且爲這自己所幻想的事情煩惱着，於是就無條件認爲社會非革命不可。兩人故意走出去，因爲可以試試五看她還有所畏懼沒有，在大廊下他們遇見了，女生五仍然傍着這兄妹二人，男子A一點也不明白自己有這樣兩個敵人，他只在這兩個大約只讀過一本莎氏比亞戲劇因而就有驕傲顏色的大學生臉上加以小小注意，除佩服這種青年人耳大頭圓，面貌很有福氣的氣貌以外，別的全不留意走過身了。

大學生李莫之一覺醒來，太陽已從明瓦窗格間照進房中，把滿房照得通亮，這樣睡在牀上便已嫌太熱了。他翻一個身，把臉朝裏，牀架當他翻身時軋軋作響，彷彿有所埋怨。他嘆了一口氣，兩日來的火車、篷船，又是三十里的轎子，旅途的疲乏全然把這個年輕人打倒了。

母親一趟一趟在廊前來回走動，時時低聲低氣向長工發布命令，分派一些瑣碎事情，好像很忙，又像不願驚醒他睡夢裏的兒子。於是這大學生想：

母親是好人，勞苦一輩子，忠忠厚厚的，可是母親一點思想也沒有。他送我到大學念書，祇是聽人家說：現在這個世界，年青人非進大學不可，他就照辦了，其實他自己就什麼也不懂。他愛我，那倒真真實實一件事，但他不明白年青人的心裏爲什麼昨夜一到家，就嘮嘮叨叨同我說那麼一大堆話，我難道還應當娶一個未受過教育全然不懂得愛情的女子麼？鄉下人不肯納租稅，收成不好，雜捐太多，這是一般現象。農村破產，社會制度不良，各處皆然，難道靠我一個人，再來娶一

房從不進過學校的媳婦，就能把一切歷史錯誤下來的事挽救過來麼？我有我的思想，我有我的事業同希望，我的事業希望應該順我的個性發展，我誓死不屈服在一切舊勢力下面。我生活上所要的一個幫手，我的妻，應該是個受過教育的新式女子！

因此他想起同班畢業的露西，想到露西時，他的心便溫柔了許多。

【窮苦的學生】 在縣立大神橋小學裏，有一個極其可憎的小學生，名叫胡福壽，這孩子年紀已經十歲，還在讀一年級。在全班中，年齡與箇子都是他頂大。在小學校中，凡是年齡與箇子大的小孩，常不得老師的鍾愛，而胡福壽則更加有叫人討厭的理由！既蠢笨，又倔強，還加上一張出奇醜陋的黑臉，永遠沒有一件整齊的衣服上身，老是穿着一件極窄小的青布衫，要不然就穿那件堆滿補丁而且骯髒的極寬大的黑布褂，青布衫是他自己七歲時做的，黑大褂却是他爸爸的褂子改做的。他歡喜穿那件寬大的黑布褂，不歡喜穿那件窄小的青布衫，因為他結實的身子捆在裏邊很不舒服。每逢穿到青布衫，他就容易發脾氣，容易與人吵嘴打架，因此便容易受到先生的責罰，因此他愈加不歡喜穿這件窄小的青布衫，使他對於這件衣服有了很不吉利的觀念。

【警察】 街上已很冷靜了。有一個警察立在階沿上，教堂橫頭瓦斯街燈的下面。只見繞着燈光周圍下着的是般紅的細雨。警察的雨帽承着那雨，他好像凍着了，或許他不歡喜晴處，特揀這有光的地方來立定；又或許他走累了，他站在燈柱下，是把燈柱當作一個伴侶。閃閃的光亮，就是他在寂寞的夜的惟一的對話。他靜立不動，幾乎不像個人。他的長靴映着溼得好像湖面的

階沿把他向地下延長了，從遠處看去好像一個半露水面的兩棲怪物。近着些看呢，戴着雨帽，佩着軍械，他又好像一個修道士和軍人。他面上深刻的皺紋，被帽影顯得越見凹凸，是沉靜而憂愁的。他長着一口濃厚的八字鬚，短短的且已經灰色了。一個老警士，一個四十來歲的人。

【軍人】他們都是在社會上位置最高而最重要的人物。他們的重要是很顯然的，從什麼地方都可以看出：如他們那謹慎的冷淡態度，他們都謙遜可愛的微笑，他們那從容不迫的表情，他們那種女性似的肩部的微動，身體的搖擺，以及兩膝的曲折，還有他們那種聲音可愛又可憎的似在對卑鄙的羣衆道謝，他們的面孔，都修剃得很整潔。充分的表現着貴族與侍衛的真氣味——這其中混着上等的雪茄與最好的 *Pate Henri*。他們的手也都是貴族的——色白而肥，指甲像象牙一樣，入肉甚深。他們的鬚髭很光，牙齒潔白的露着，皮膚很優美，兩頰作玫瑰色，頰下略青。

【工人】銷鍵工人朱哈爾維拉索夫，也是這樣地生活着。他是毛髮很濃的，眉毛下面，他的眼睛含着的一種詭譎而似乎不懷好意的微笑。他是一個氣力最大的男人。他對於工場主的態度，也是非常的粗暴，所以得到的工錢，也是非常的少數。每逢休息日子，他總要打人，街上的人們，都是對他恐怖而懷着嫌惡。有時候，他們要想打他，但是沒有成功。維拉索夫看見了有人和他對抗的時候，他便捏着石子木板或者鐵片，擺好了步位在那裏等待他的敵人，人們對於鬚髭從眼睛起一直生長到頸旁，那張臉孔和毛髮叢叢的兩手，都抱着恐怖。尤其是他的眼睛，使人們覺得恐怖——小而且銳的眼睛，好像鋼錐一般的刺人，凡是和他的眼光碰到的人們，不論誰都

會感到一種不能對敵的野獸一般的力量，好像不論那個都要在他面前被他毫不容赦地毆打。

(己) 知覺和動作

## 一 手和足

【拍掌】玉達君是個十分快樂的人，和他講話的時候，他往往張大着口，好像等甜蜜的說話從別人嘴裏溜出來，他就可以接着一口吞下去似的，他確是個有趣的人，又是好心的人，並且是真的聽你說笑話，他的兩隻闊大的手靜靜的候着，和他的耳朵一樣，一等你的故事上勁的時候，就像放轟天炮的放起來，別人從來沒有像他那樣響，又沒有他那樣拍得合時的，拍一陣，大家又靜下來，他的手掌還紅着，臉上快樂得一陣白一陣紅的，而癢着的嘴巴却又張開來了。

【握手】——就這樣子告永訣嗎？這是如何難堪的事！——我終於流下淚來了。在這鬧空中，大概你沒有看見吧。走到大街口來了，你停着足向我說「再會」，我愈覺得悲楚，不知不覺的握你的雙手，像兄妹握手般的，握了你的雙手。「你的手多美麗！」你伸着雙掌給我，我任我擰摸了一會，你像在說：「我們的會面祇有今晚了，這一點點的親愛還吝惜着不表示也近人情嗎？」——

「瑪哥你真美呀！」——他又喃聲說，她嚴厲的望着他，豎着眉毛說：「鮑卜，我看你喝醉了嗎？」他看她假樣十分生氣，却已為情慾所盲，不由得緊握她手，往自己前面拉去，好像要用她手戳穿自己的心胸一般，瑪哥氣得臉通紅，用力推他一下，使他倒退了幾步，自己很快的走過去了。這一切發生得很快，所以誰也沒有注意，他自己覺得這是恐怖的夢境。

【跳舞】第三次英國舞時，我們是第二對，我們在列中跳舞的時候，我是何等快活！我失神地挽着她的手，望着她的眼，她的眼中充滿着極開闊極純粹的滿足之純真的表示。——

要舞了。我們彼此把手腕種種地挽了一會取樂，她舞得何等動人，何等輕快啊！大家跳起互爾池舞來，如像天體相抱環舞。因為這舞難，起初跳的都有些混亂，我們倒聰明，儘他們亂跳，等頂跳得壞的跳過去了，我們和奧德蘭與他的舞女一對快活地跳舞起來，我已經不是人了，頂可愛的人兒在我手裏，和着她同電光一樣四處飛舞，旁若無人，我所愛的少女，我所要求的少女，除我外決不許和別人跳舞，不然我決不干休。

【飛奔】我拚命的向前飛跑，兩隻手壓住着袋裏偷來的蘋果，我一眼也不看四周，跑過園地，跑過田野，跳過溪澗，向幽僻的山谷裏跑去，我的全身已滲透了汗，額角上更一顆顆的掛到頰上來，兩腿似乎已有點覺得酸軟，但我不能停下，只嘴裏狠命的透着氣，我曉得，不跑到二里以外的森林裏，我是會給他們捉住的，柴叢已刺着我的腿，我還不能息下，我還要跑五百步路，我現在可以跑得慢點了，但腿上已經刺出血，呀！還痛呢？但我是快樂的，我已到了目的地了。我的五個蘋果已穩到手了……

## 二 嘴

【歌唱】她唱出柔媚幽婉的的聲音和着諧和的琴調，我不曾看見過她的嘴脣有如此動人；好像她的嘴脣感着渴意，開張着把那琴中流出來的一切甘美的聲音都啜飲了，只有天界



的回音從她純潔的口中反響出來。——啊！可惜你沒有當場諦聽呀！——我再沒有反抗的意思了，我鞠着躬，發誓：「我永不敢接吻了。她那嘴唇上，天界的仙靈在浮泛啊！」

【甜吻】她的頭髮紅得像火雲一般，皮膚白而透明，她全身也彷彿透明而且輕飄的了。他從枕上看見含笑的臉，他彷彿覺得她的臉隔得很遠，因為達不到他面前的日光照耀的緣故。後來他偃下身去，兩眼覺得愈加深遠而且遁入裏面去了；他的手不由得抱住她的身子，把她頭扳下來，親着她溫柔滋潤的嘴唇。

### 三 看和聽

【近遠】我孤獨地坐在橋上，「咿呀！」突然的一聲，把我的沉思吵破了。低下頭去，正一隻敏捷的小船從橋洞裏穿出來，壯年的船夫的有力的力臂挽着槳，起勁的划上前去，一剎時就過去十幾步了。我又深入於冥想，人生不也是和這船一樣的遠去的嗎？剛才還是一現在，一忽兒便是一過去了。啊啊！我又抬起頭來，而那船已遠到僅能看見一個向前推動的黑影了。

【明暗】國務大人從割心的痛苦，知道了非等到這個從時間的進程中特別分出來的黑暗的可咀咒的時辰過去，他是不能睡眠，休息，或快樂了。這個時辰的本身很足以毀滅光明而使人陷入恐怖的暗影裏，現在，國務大人醒着，死的恐怖透過他全身，滲過他的骨節，而從各個毛孔裏流出……他的粗短的頭頸，粗得使他自已吃驚；他也不敢看他腫得要命的手指，雖然剛纔在黑暗中，他却還勉強能動彈，以免像個死人，而現在，在這明亮的，寒冷的，不調和的，可怕的燈

光下，他却連燃點香烟，或擦一擦叫人的電鈴，這樣動一動都恐怖得不能了。他的神經緊張了，頭熱如燒，眼睛血紅而豎直，他窒塞着在那裏了。忽然，在這濃睡的人家的黑暗中，天花板下，灰塵與蜘蛛網間，電鈴生動起來了。牠的小小的金屬舌頭急打着牠的很響的邊上，牠停頓了一下，隨即又開始作一種連續的可怕的模式響着，人都跑攏來了，牆壁上與煤氣燈台上的燈統都點亮了。——牠們增加光明是太少了，但，創造黑影，却夠多了。各方面都發現這些影子，從屋角起浮起來，伸張到天花板上，掛在一切柱子上，移動在牆壁上，這很難懂，一切這些沉默的古怪的無數影子，從前能夠藏在什麼地方呢——啞默的東西啞默的靈魂啊！

【嘈雜】 街道裏已擠滿了人，車子，牲畜，但是還有繼續的擁上來，急劇的脚步聲，嘈雜的叫喊聲，車子的警告聲都混成了一片，幾個維持秩序的崗警已一點不生效力，只好讓他的推撞着，擾亂着，把自己縮在街角裏，小孩子們從人縫裏鑽來鑽去，有幾個被大人擠住了，就高聲的哭喊起來，更有些人擁擠得打架了，就從人海裏掀起一陣巨大的波瀾，使這條街裏更有騷雜，擾亂得人幾乎透不過氣來。

【靜穆】 夜裏，街衢是靜默地躺在那巨大的電燈光的照耀之下，平滑的牆壁的廣大的保塞使陷入於黑暗與沉默裏，沉默和黑暗把牠與這個不夜之城分做了兩個世界了，然後他們傾聽那時辰的敲過，傾聽那緩慢的，淒涼的，一種非人世的，奇異的，音樂的生滅，時辰好像透明的玻璃大珠，從不可測的高空裏落到金盆裏，柔和地響起來，有時候，又如哀鳥的飛鳴。

#### 四 觸覺

【痛】 牙齒一痛慣了，就像居下了家似的，觸着即會發作，牠從這一個牙根痛到另一個牙根，只是輕微的却又易使你苦惱的長久的疼痛，你咬緊了牙根，這樣就會停止一刻，似乎是像怕打的孩子躲一刻一樣，但牠回過來的勢力，必會使你曉得牠的利害，而強制你使自己情願在長久的輕痛下沉悶着。

【癢】 她把手做尖着向我的項上，兩脅不斷地插進來，一種怪冷的又是怪癢的感覺立刻佈達了全身，我笑着，嚷着，竟完全失了手的抵抗，只縮着頭頸直向後退，退到後面再沒有餘地了，只得把身子蹲下來，但這樣實際上反使她進攻更便利，更迅速，全身癢得幾乎要哭出眼淚來，但是她還是不肯住手，必須要叫討一個饒才罷。

#### 五 嗅覺和味覺

【清香】 她只把手巾來扇着，但這手巾扇出來的香氣只益發激動她的神經，那種香馥馥的，不知是什麼香料的香味，只覺得聞了很使她有些醉意。

在她的房裏還留着一般新鮮的，極柔和的清香，那女人是才從她的房裏出去，這在她的瞭如指掌……

【惡臭】 街上的熱可怕！無風，蠶亂，以及牆粉，棚架，磚瓦，和灰塵圍繞着人們，以及那特別

的都市的臭氣一般在夏天不能出都會的人對於這種臭氣是十分熟悉的——這一切在這個青年人的已經疲憊不堪了的精神上，苦痛地作用着。

【酸】 兢哥兒在蘋果樹下所打的圈子已在一千個以上了，但樹上的纍纍的蘋果仍照舊是青青的，他憤怒，他咀咒，他以為這株蘋果樹有意作難他，他甚至發過大怒，警告牠若再不使蘋果熟時，他誓須拿了斧子來把牠斫倒，而情願受父親的痛罵，但天啊！蘋果照舊是青青的，這真使兢哥兒煩惱極了。最後，他決意去摘下一個來嚐嚐，他爬上樹去，很經意的選了一個肥大的，小心心的爬下樹來，放在嘴裏就咬，但事情是從來沒有例外的，味道的酸澀除掉兢哥兒，是誰都不能忍受的，但兢哥兒並不懊惱，他勇敢的向裏心咬進去，在他，不把全個蘋果試驗過是不肯相信牠是全個都酸的，但結果是怎樣的使他失望啊！蘋果是全個製為渣滓了，他得着的是些什麼呢？誰都回答得出，他已有了一個厚的舌頭了。

【鹹】 這個家庭裏能夠在今天午餐上使孩子們嚐着青川鯊的滋味，還是由於舅父的恩惠，兩天前舅父出人不自覺的回省來了，他是外省做工的工人，他一到家裏就通知做母親了的姊姊說過，幾天要到她鄉下的家裏來，於是母親特地去到離村十里的小鎮上買了這午餐席上出現的青川鯊來，孩子們胆小的放下筷子，一面留心着母親的眼睛，嘴裏細辨着這鹹的怪可愛的味道，母親自願和舅父談着話，沒有留心到他們，於是六隻筷子在同一隻碗裏混戰起來了，他們忘了母親和舅父，狠命的把一塊塊的鹹的鯊送進嘴裏去，覺得世界上只有這青川鯊才真是好吃的東西呀！

【甜】老來寶兩隻老眼牢看着這幾缸新製的蜜，他不准兩個兒子走攏來，似乎他們貪饒的手指會把他一年來這唯一的副產一下子就弄完。他把這批寶貝派着大批用場，所以小心得動也不敢去動牠，但雖是這樣他自己實也和他的兒子一樣的用手指取些出來嚐嚐；這一定是十分甜的，辛苦一年了，自己吃些不行嗎？他閉緊着嘴盡力的嚥着口涎，他覺得兩個兒子實也應該給他們吃些呀！於是他決意伸下手取些來嚐嚐，兩個兒子跳着心看父親的動作，「阿毛，阿狗，給你們嚐些吧。」他們感激得幾乎哭出來，他們竟嚐到這少有的甜蜜的東西了，他們嘴裏甜蜜的餘味使他們發着這樣的疑問：「爲什麼這東西不可以多吃點呢？」但是不敢說出口來，只張大着眼睛癡癡的看着他們爸爸舐手指。

# 事的素描

## (甲) 戰爭的前後

【出動】當我們聽見冲破一切沉寂的號音的時候，我們的雄心，便不禁又勃然而起。我們覺到自己是將赴戰場的戰士，負着對革命忠實的使命而去和敵人肉搏的。當空的秋月，是安慰我們最後一息的愛人，蕩蕩的水波，是勉勵我們將要死難的涕淚，蕭蕭的風聲，是預備送葬我們的音樂。隱隱的青山，是隔斷我們母親悲泣的消息的屏障。

媽呀！兒此時正臥在積雪的戰場，飽嘗着人間艱苦的滋味；衣單被薄，腹內苦饑，朔風吹凍了兒的熱血，積雪浸透了兒的征衣。媽呀！兒現在所聽到的，只有鎗聲斷續，戰馬長嘶，寒村的犬吠，午夜的鷄啼，兒現在所看見的，只有明滅的燈火，飄蕩的旌旗，樹梢月冷，天上星稀——但不知明夜此身，又在何處？

【激戰】號音有些由四面傳來，空氣間好像加緊了許多。我們的情緒，就跟着號音而沸騰。我們的砲發了！「轟」我給牠喫了一驚。「達達——的——」「轟」「達達——的——」「轟」「轟」「轟」「略略略略……」我們開始攻擊了！號音不斷的吹，砲發了，槍發了，機關槍發了。空中充滿了這樣暴躁的音樂……我們的戰士真勇敢呀！他們拚命的喊，拚命的前進，號音更在前而催促着他們，使他們都在槍林彈雨間忘記了他們自己的身體……我們這

時只看見戰場四圍滿山都是兵，有些是退却的，而有些却是前進的。旗幟夾雜在這許多兵中間，經日光和礮火的照映，格外覺得鮮明。號音更不用說是吹得同砲火一樣的沒有間斷。尤其是當我們部隊的砲發了之後，我們戰士吶喊的聲音，簡直真的可以撼動了山岳——

那時……山上的大礮不住的响，也不知掃蕩了多少……的房屋，也不知打死了多少的性命，也不知打破了多少人之希望，夢想也不知毀壞了多少人的快樂，幸福，也不知打碎了多少爺娘、妻女的心肝……忽然轟的一聲，地震山搖……左邊岸上一陣白烟，從……山上衝出來。一霎時，第二陣又响了。過了幾秒鐘，又是一礮。從此以後，那山上接連發砲，砲烟慢慢地飛入空中，浮在山頂上，像雲一般。

【飛機】飛機聲卻也愈來愈近，軋軋軋軋好像就在他們頭頂。全個裏就同死去了一般，只有那空中軋軋軋軋的聲音，忽遠忽近。李先生和夫人背靠背的坐在那地鋪上，三歲的孩子驚異地睜大了眼睛，伸長了頸子，他也在聽。那兩個大些的孩子依然縮在氈子下面，睡得很熟。一家兒都在眼前，都在一堆。李先生忽然想到這個時候倘有一顆大炸彈擲下來，那就——

他全身的血都冰住了，他不敢再想。

【巷戰】街頭巷口的石條愈疊愈高，情形一天緊張一天。我和四妹等同寓在大牆後街，距離二十九軍不過幾十步路。要在成都這樣對抗起來，二十四軍是被動的。以為接觸的時候，總是由二十九軍向着二十四軍底方面衝過去的，我們可以平靜無事。不料二十四軍忽把部隊從外面調來一大部分，居然先動了手。等到我們聽得這個消息，街上已不能夠通行，搬不及了。

十一月十六日午後兩點多鐘，忽然遼遠地响來劈劈拍拍的聲音，據熟悉街道的人推測，大概是皮防街底地方發生的，真可謂是「爆發」，鎗聲愈响愈多，也愈响愈近，攔來不久好像四處都延着了。當初祇是乒乒乓乓的手鎗和步鎗聲，隨即起來卜卜的快中快聲，又起來喀喀的機關鎗聲；後來又有砰砰的手溜彈聲和蓬蓬的迫擊炮聲，闖入了。

我們住着的是所大公館後花園裏的房子，離開台門很遠，當初以為即使在門前底街上打了起來，也沒有什麼大要緊。可是鎗砲聲响得不過半個鐘頭，正在面面相顧着靜聽，空中加响了噓噓的聲音，屋頂上也就起來骨落骨落落的子彈滾轉聲，同時流彈碰着院子裏底竹竿和木樹，接連撲托撲托地响個不停。

【火線下的居民】然而那幾响過了以後，便又是沉寂，李先生定得那沉寂也就像一塊大鐵板，壓得他心痛。他蹲着挪一挪他的腿，心裏想，還是趕快下去和老婆商量明天怎樣逃難吧，猛的在他臉上刮過一陣風，他悶着嗓子喊一聲，又蹲了下去。而就在這時候，一片達達達的機關鎗聲從北面來，雖然李先生的耳朵是藏在厚毛絨的羅宋暖帽裏，也還像是要震聾了似的，那一定是很近，而這曬台却偏偏又是朝北的。李先生急出一身冷汗，蹲在地上，不敢動，又覺得不動也是等死。達達達達達，東東李先生突然抱着頭直跳起來，但隨即像一塊木頭似的倒了下去，連爬帶滾，到了曬台門邊，又從那小扶梯上滾了下去，他只喊得一聲，便好像失了知覺。

「阿大爺！阿大爺！嗚嗚，哇——」

李先生的神經被樓梯下這哭喚聲一刺激，居然立刻又清醒過來。達達達的聲音現在又沒



有了，只是散散落落還有幾聲砰砰。李先生摸一摸頭，覺得還是好好的，就又連滾帶跌地跑下那扶梯；在扶梯腳邊，李夫人撲過來了一個身子和一串哽咽住了的悲啼，李先生接住了，便坐生那扶梯的最末一級。

【暴動】

「衝啊！」

一跑過去就搶他們忘八糕子的手提機關。這八九個傢伙都楞住了。

格格格格格格……

手提機關响了起來，可是槍口子已經向了天，打不着人。

我們跑到槍架這邊。這是我們的陣線。媽巴子，槍又回到了我們手裏。

用槍柄子打，用刀子砍。老乾他們躺到灰土裏掙扎着。

拍拍拍槍响着。伙計們嚷着。馬叫着。

「幹了昌大爺！」

「剝皮！」

(乙) 風俗和人情

—— 喪葬和喜慶

【娶親】

先是一個大個兒身子的指揮，接着就是四個一排的小孩，人數一共二十四，吹

大小喇叭以及打鼓的，都全穿紅衣，戴起像大官的白纓子帽兒，銅器在太陽下返着光，走的是很慢。後面一部四馬拖拉的禮車，車的四圍，全是花同五色綢。禮車後面，又是兩部單馬車，幾個年青的娘們，穿同一衣服，臉兒紅紅的，坐到車中，端端正正像一個菩薩。

【結婚】 砲聲是表示迎金小姐的轎子到了。距離並不遠——就是從東柵到西柵又有幾里路呢——然而須得用轎子，這也是莊重的意思。兩個女高小的學生穿着同式的蜜色花緞灰鼠襖，從轎子裏扶出金小姐，掌聲驟然像急雨一般响起來；同時無數的眼光一齊集注在她的粉紅披紗上，好像兜在裏面的不是寒暑假時常見在街上經過的那個女郎，却是一個含有神祕性的登場的主角。

證婚人是趙舉人，樹伯請來的，說論齒論德，都只有他配。滿例證婚人要演說幾句，是脫胎於基督教婚儀中牧師的訓辭的；而趙舉人不歡喜演說，以爲這事情當衆叫囂，非常粗俗可厭，便誦讀一篇預先撰就的祝辭來代替，他還沒有忘掉鏗鏘的朗誦八股文的調子，眯着老花眼，搖動着頭顱，曼長地，低昂地誦讀着，一堂的擾擾給他鎮壓住了；大家凝着好奇的笑臉兒聽，可是聽不出他在祝頌些什麼。

趙舉人的祝辭搖曳再三地停止了。忍住了一歇的笑聲，便歷歷落落從大家的喉際跳出來，彷彿戲院裏剛演完一幕喜劇的時候一樣。接着八個學生組成的唱歌隊開始唱「結婚歌」，是學校裏普通的調子，所以歌辭雖新上口，唱來却很爲熟練。風琴聲像沉淪在很深很低的地方，偶然有一兩個高音不甘沈淪，冒出來送入人們的耳管，但立刻又消失在紛紛的笑話聲裏。

「新郎新婦行結婚禮」司儀員像莊嚴又像玩戲這樣高聲喊：

煥之是經了儂相的推動，還是由於自己下意識的支配，他簡直弄不清楚；總之這個是事實。本來面朝着裏，現在却朝西了。他初次看見前面紅豔豔的一堆，像雲霧像幻象，像開得十分爛漫的夾竹桃；這就是他的新婦！這就是他金佩璋！一個，二個，三個，他鞠躬，他臨對神明一樣虔敬地鞠躬；他不想起鞠躬祇是一種儀式，從運動身的一部分這一點上着想，牠與所謂野蠻儀式的跪拜原是一般的。

在第三個鞠躬的當兒，他看見新娘的鞠躬比他還要深，身體彎折成九十以上的角度。回復原狀時，在粉紅披紗裏面耀着兩顆明亮的星，漸漸擴大，漸漸擴大，他彷彿完全被攝了進去——啊，神祕的靈妙的黑眼瞳。

【弔奠】一具棺材，那眼淚恰似斷線之珠，滾將下來。院中多少小廝，垂手侍立，伺候燒紙。……吩咐一聲「供茶燒紙」，只聽一棒鑼鳴，諸樂齊奏，早有人端過一張大圈椅來放在靈前；……坐了，放聲大哭。於是裏外上下男女，都忙忙接聲號哭。

【出殯】至天明吉時，一般六十四名青衣請靈……一應執事陳設，皆係現趕新做出來的，一色光彩奪目……堂客也共有十來頂大轎，三四十頂小轎，連家下大小轎車輛，不下百十餘乘。連前面各色執事，陳設百耍，浩浩蕩蕩，一帶擺三四里遠……走不多時，路上彩棚高搭，設席張筵，和音奏樂，俱是各家路祭……時只見……浩浩蕩蕩，壓地銀山一般，從北而至……前面法鼓金鏡，幢幡寶蓋，鐵檻寺僧衆，已列路旁。少時到了寺中，另供佛事，重設香壇，安靈於內殿偏室之中。

……親友也有擾飯的，也有就告辭的；一一謝過以後，公侯伯子男，一起一起的散至未刻，方散盡了。裏面的堂客……先從誥命散起，直至晌午方散完了，只有幾個近親本族等等做過三日道場後方去。

## 二 迷信種種

【祭祀】至正堂上影前，錦帳高掛，彩屏張護，香燭輝煌。上面正房中，懸着遺像，皆是披蟒腰玉；兩邊還有幾軸列祖遺像……左昭右穆，男東女西，俟……拈香下拜，衆人方一齊跪下，將五間正堂，三間抱廈，內外廊檐，階上階下，兩丹墀內，花團錦簇，塞的無一些空地，鴉雀無聲，只聽鏗鏘叮噠，金鈴玉佩，微微搖曳之聲，並起跪靴履颯沓之响。

【祭神】遠處不知什麼地方有鑼鼓聲音，那是禳土酬神巫師的鑼鼓。聲音所在處必有火燎與九品蠟，滿耀爭輝，眩目光下有頭包紅布的老巫，獨立作旋風舞，門上架上有黃錢，平地上有裝滿了穀米的平斗，有新宰的豬羊伏在木架上，頭上插着小小紙旗。有行將爲巫師用口把頭咬下的活生公鷄，縛了雙腳與翼翅，在土壇邊無可奈何的躺臥。主人鍋竈邊則熱了豬血稀粥，竈中火光熊熊。

【鄉鎮人的迷信】這種行爲與盜賊沒有兩樣，而比盜賊更兇。盜賊發掘墳墓是偷偷地做的，現在學校裏竟堂而皇之地做，而且這些墳墓是無主的，裏邊的鬼多少帶點浪人氣質，隨便打人家一頓，或者從人家沾點便宜，那是尋常的事，不比那些有子孫奉祀的幸運鬼，一衣食足

而後知禮義。一向他們沒有出來尋事，大概因為起居安適，心氣和平，故而與世相忘；這正是閭鎮的幸福。現在，他們的住所被佔據了，他們的身體被顛蕩了，他們的骨骼被拆散了。風雨的飄零，心神的不甯，骨節的疼痛，都足以引起他們劇烈的忿怒。「你們陽世的人，這樣地可惡，連我們一班倒運鬼的安寧都要剝奪了麼？好，給你們搗蛋就是了，看你們有多大的能耐！」說得出這種無賴腔調的，未必懂得「冤各有頭，債各有主」的道理，他們的行徑一定是橫衝直撞，亂來一陣。於是撞到東家，東家害病，衝到西家，西家倒運，說不定所有的鬼通力合作，來攪一個全鎮大瘟疫！——惴惴然的鎮上人這樣想時，覺得學堂裏的行爲不僅同於盜賊，而且危害公衆，簡直是全鎮的公敵。

【求雨】——以不殺豬羊爲武器，大與老天爺拚命，硬迫他非下雨不可……而且以關閉南門，禁宰豬羊爲他們求雨的手段……見街中走着大隊衣衫整潔的人，頭上戴着鮮柳葉紮成的帽圈，前面導以各種刺耳的音樂……這一大羣「桂冠詩人」似的人物，就是爲苦旱向老天爺遊街示威的——

照例是先行鋪壇，念經；這時獨有道士的驕傲在神像前挺身立着指揮一切了。龍王的長髯與細白灰塗成的神面，被神龕上的幾乎變成黑色的黃綢簾遮住，看不清牠的真像，殿內的武士與文官的侍立像，雖然顏色剝落了不少，而姿勢的威武與幽雅還能在永無言語與行動之中保持住牠們的尊嚴。紅色的大木案前方磚地，與廊下石階下的鵝卵石的地上很整齊地，直跪着七八行的虔誠的祈求者，一條彩紙糊成的瘦龍放在東廊下面，有一大盆清水在龍的旁邊。院子中

間的香爐從四個小磚窗中放散出很濃厚的香煙。

不出大有的預料，跪在地上的人就有過半數的老人，有三分之一的中年人，三十歲以下的，却沒有一個。他們被熱太陽直曬着，熬黑與黃瘦的臉上誰都是有不少的摺紋，汗滴沿着衣領流下來，溼透了他們的汗臭與灰土髒污的小衫褲。他們在這一時中真有白熱以上的信心，對於冥冥中偉大的力量——能以毀滅與重生的顛倒一切的神靈，他們甚麼也不敢尋思，只將整個的心意與生活的稱量全交於「他」。

### 三 一般的風尚

【曠野的風俗】這裏的人是又窮又硬，又蠻又野，自己對自己時常有着死命的肉搏，每個人都生活在自己的血汗中，有氣力的包管不會挨餓，慣吃懶做的決不容你生存，男女的界限是沒有的；在那些巨石巉岩的山凹裏，在那些流水潺潺的溪澗邊，在綠油油的巨木參天的森林裏，在蒼翠柔潤的草坪上，砍柴的，放牧的，耕種的，掘煤礦的，完全用不着法律和官吏，整年吃着粗硬的黃飯，簡單，忠實，再沒有別的地方更有比這最好了。

【奢靡的風俗】都市上隨處看見的都是打架，閭巷間隨處聽見的都是詬誶聲，路上只見行人爭路，同居相遇，則夷然不爲禮，平居燕處，笑語必達於戶外，餐館裏時喝拳猜子，賭博荒唐，才算盡興，娛樂場所浪漫放肆，稍守法度，卽爲衆所譏刺，一切活動都荒亂頹唐，浪費浪用，舟車及行路上，苟有疑難，求助於人，無論認識的不認識的，都不相助，就是勉強助你，也不是出於誠意。

的，對於外人，則更不消說了；這種風俗，真是可怕呀！

【醇樸的風俗】 都市上看，不見有打架的事，鄉村裏聽不見有詬誶的聲音，路上則行者讓途，同居相遇，必脫帽爲禮，平居燕處，笑語聲不聞於戶外，會食則不使聲聞於他人，就在娛樂場所，都有極謹嚴的秩序，稍一失度，輒爲衆所不齒，舟車及行路上，苟有疑難，求助於人，無論認得的，不認得的，都必相助，而以待遇外人，尤爲親切——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鑿井而飲，

耕田而食。

羣黎百姓，

徧爲爾德。

### (丙) 生活種種

#### 藝術家

【畫家】 「終日作字作畫，不得休息，便要罵人；三日不動筆，又想一幅紙來，以舒其沉悶之氣；此亦吾曹之賤相也……索我畫，偏不畫，不索我畫，偏要畫，極是不可解處，然解人於此，但笑而聽之。」

因板橋的畫自立門戶，非行世一派，所以求之的很多，但他却不願爲富商大賈畫，那時揚州有一鹽商，求板橋畫不得，雖輾轉購幾幅，但都無題款。

一日，板橋出遊稍遠，聞琴聲甚美，循戶尋之，則竹林中一大院落，頗雅潔，入門，見一人鬚眉甚古，危坐鼓琴，一童子烹狗肉方熟，板橋大喜，驟語老人曰：「汝亦喜食狗肉乎？」老人曰：「百味惟此最佳，子亦知味者，請嘗一榼。」兩人未通姓名，並坐大嚼。

板橋見其素壁，其間何以無字畫？老人曰：「無佳者，此間鄭板橋雖頗有名，然老夫未嘗見其書畫，不知其果佳否。」板橋笑曰：「鄭板橋卽我也，請爲子書畫可乎？」老人曰：「善。」遂出紙若干，板橋一一揮毫，竟，老人曰：「賤字某某，可爲落款。」板橋曰：「此某鹽商之名，汝亦何爲名？」老人曰：「老夫取此名時，某商尙未出世也！同名何傷？清者清，濁者濁耳。」板橋卽署款而別。

次日，鹽商宴客，乞知交務請板橋一臨，至則四壁皆已懸書畫，視之，皆已昨日爲老人所作，始知老人乃鹽商所使，然亦無可奈何。後他六十八歲，拙公和尙勸他謝客保身，少作書畫，於是他自書潤例一紙曰：

「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書條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錢；凡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爲妙，蓋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若送現銀，則中心喜樂，書畫皆佳，禮物皆屬糾纏，除欠尤恐賴賤，年老神倦，不能陪諸君子作無益語言也。」

畫竹多於買竹錢，  
紙高六尺價三千。



任渠話舊論交接，  
只當秋風過耳邊。

【雕刻家】他跑到了羅馬在那裏刻好了多種像，因此羅馬的人都稱贊他的本領。聲譽就頓時大起來了；那時他的年紀只不過二十四歲。

他的故鄉佛羅稜斯知道了他的名聲，就派人去請他歸來，在一個戲院門前，有一塊十分巨大的大理石像山一般的橫臥着，不知經過多少年代了。但是從來沒有一個雕刻家敢動手把牠雕刻；現在密啓朗基羅受佛羅稜斯人的委託，就把這大石雕刻聖人大衛的像，這像全身裸體，有普通樓房一般高，其重量那更不能推知了。

他一生沒有結過婚，這就是他的偉大處，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到的；他的身體本來是很強壯的，因為過分勞苦，便漸漸的衰弱了，並且多病了。可是他並不因為體弱多病，便不做事，他却與病魔爭鬥，仍拚命的努力不息的工作着；他的所以能造成這許多偉大的雕刻，繪畫和建築，便是因為他能如此不息努力的緣故啊！

【音樂家】他隨時隨地帶着一本污舊的小冊子，想到作曲的時候，不管在什麼地方，立刻拿出冊子來速寫；在走路的時候，訪問朋友的時候，甚至於車馬往來熱鬧的市街上，也會立定了，發狂似地在冊子上亂寫。

有時又好像發癡了。有一次走進飯店裏去吃飯，端坐在食桌旁邊，叫了幾樣菜，吃了一些，又深深思索什麼都不管，菜都冷了，弄得堂倌沒有法子，更有一次，跑進了食堂，想念了一個多鐘頭，

叫堂倌走來喊着：「算賬！多少錢！」堂倌嗤嗤的笑起來了，回答道：「先生，還沒有吃東西，要做些什麼？」「隨便什麼都好，你儘管拿來，不要來擾亂我！」他又說着，這樣的事實，常常發現。

## 二 家庭與學校

【淒涼的家庭】她的孩子，沒有搖籃，後有柔軟的衣服穿，沒有清氣陽光充足的地方住；連暈在她懷裏，也只有晚上睡覺時候方才得享受，白天只暈在黑黢黢的屋角裏。不到半歲，就死了。她哭得不可開交，只覺以前從沒這樣傷心過。她婆婆說她不會領小孩，好好一個孩兒，被她糟蹋死，實在可恨。他公公說她命硬，招不牢子息，怎不絕了我一門的嗣。她丈夫却沒話說，但說要是在賭場裏百戰百勝，便死十個孩子，也是值得。她聽了也不去想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只是朝晚的哭。

【嚴肅的家庭】六個女兒都在家裏的餐室中。這餐室裏顯着一種非常的貧窮相。她的陳設只有一隻松木桌子，十隻不值錢的椅子，一隻沒有罩子的破舊的電燈；此外便一無所有了。這些女孩子們都專心一致地俯着頭從事於她們各人的活計。有的在刺繡，有的在縫紉，有的在補舊，有的在做花邊。這六個女孩子是姊妹行，她們都以各種美德來做名字的：仁娥，慈娥，濟娥，企娥，恕娥，憐娥。她們穿着得很簡單，但是很整潔，她們的頭髮也都是梳理得很清楚的。

【小學校】校舍是一所陰森而破舊的廟宇。大殿是一個課堂，兩廡各是一個課堂。中庭便是運動場。兩株桃樹底下，零亂散置着幾個木啞鈴，土掉下來的木球，還有一些甘蔗渣。

三個課堂裏一律是黑漆轉爲灰白的桌椅，牆上的黑板顯露着橫條的裂紋。沈寂，幽黯，寒冷。尤其是那大廳上，高高的藻井，糾結着灰塵同蛛網，好像隨時可以掉下一個鬼怪或者一條蛇來。

【大學生活】 每一堂功課，皆不缺少一種學生頭痛。每一堂功課，一些作教授的，皆總有些對於自己工課感到無聊或非常得意的人。時光爲教務處壁上的鐘擺一分一秒所啄去，到後是教授與辦事人輪到休息，照例的午飯時間已到，遶學校附近各小飯館的大司務，同提竹籃送飯，見狗就想拾石子擲去，一見紙煙上小畫片就捏在手中心當寶物的江北孩子，以及館子裏打雜的夥計小二，倒忙起來了。教授們拏很大的一種數目。選一本書誦讀給年青人聽，大司務爲三五毛錢的原故，手執大鍋鏟，在竈邊一點不節制氣力的炒菜。年青人真是一切率真，每天一早起來就知道洗臉刷牙齒，肚子空了曉得先吃一點早麵，上課就筆記照抄，上毛廁就在板壁上寫一點近於發洩的古語，讀英文又很勤快的認生字，到了午時，一窩蜂皆來到飯館了，於是吵鬧着歡呼着，用着對於這一頓飯「催促」或「謳歌」任何一種理由，毫不受教育所拘束，使所有供給大學生吃飯的地方皆成爲有生氣的地方。又間或就在飯館動起武來，破皮流血，氣概不凡，從精神上看來，完全看不出學生爲國文系治音韻學的大學生。

#### 四 一般的生活

【農村生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鄉間的生活，真是不失此種風趣。

此間的房東，因為現在已屬深秋，田工甚閒；他在早上六七點鐘便往城裏去了。我的信札就是每天託他帶出帶進的。到了十點鐘左右，他便回家。從山巔上剛下來，稻場上的孩子們已看見他，認清他了，便都喊着：「阿爹歸矣！」

房東，在家裏時所担心的，便是幾畦菜田，三條水牛和幾担花生米了。雞走到菜田裏去啄菜，就是這時的一件大事。房東趕快來趕雞啊，離開十八丈遠，也要趕過來，嘴裏喊着「噓噓」，手裏拿着長竹竿來趕。雞却頑皮，尤其是那頭火雞，儘管去趕它，它却儘管要走進菜畦裏去。所以每天要趕幾十次雞。

還有那三頭水牛，早上放出去吃草後，要到天晚才去趕回來的。此時牛很自由，田家都沒有工作叫它們做，只要吃草好了。可是一個地方吃草，也許要喫厭的，所以它們也要散步，散步得遠，哪它們會走過山嶺，走到城裏去，會從外山漫步到裏山。一到天晚了，看牛的去牽牛時，牛却不見了，這便是一件大事了。房東一邊跑出去尋牛，一邊高聲譴責着那看牛的小田工。在家裏房東太太又擔心夜飯喫得晏了，說自己的孩子們只曉得玩。連牛都不肯留心看一看。其實牛並不想逃走，只是到近郊去散步罷了。過了半小時或一小時，牛是尋回來了。那看牛的小田工在夜色朦朧中，跑了許多路，不免有點憤恨，一邊鞭着牛背趕牛回棚，一邊嘴裏還要咒罵，這樣像煞出了他的受罵的一口冤氣了。

落花生從梗子上採拮下來後，便得放在稻場上曬乾。新鮮的滋味也許格外好。蒼蠅要吃，雞要吃，鴨要吃，羊要吃，甚至狗也要去吃。從花生堆裏趕羊趕雞趕狗趕鴨也就成爲這兒的大事了。

等到太陽沒了，落花生都已收拾起了，雞已關在籠裏，鴨自己去上棚，羊牽入欄，牛牽入棚。一天的大事也就完了。大家就此吃晚飯，睡覺，到了明天還是這樣，到了後天還是這樣。至多曬的東西，落花生換作芋頭或者蕃薯罷了。

上海南京等大都市裏鬧得天大的事情，什麼北方和南方人已經協妥，什麼財政部長宋子文辭職，什麼公債大跌，我們這裏農人不僅沒有聽到，而且他們也不要聽哪。你上次來時，說了上面這許多，何以爲國家的大事，我聽了，不覺要笑出來，因爲我在此間已和農人一樣了。但想我來此還不多幾天，外面的都市裏却已鬧了許多的變化，「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滋味真被我嘗到了。

【報販生活】自己的報先摺疊好了，就等待伙伴的報也摺疊好。大家都摺疊好了，就把報挾到腋下，一齊出發。於是跑上廣闊的電車道。時候是很早的時候，所以還沒有電車來往，有的祇是電燈在風中吹動。於是人就分爲二夥，一夥向右去，大約二十多個，一夥向左去，大約也二十多個。把大人包圍在中心，前前後後的是毛頭小子們，每一個人把挾下的報好好挾住，噤聲一來就取跑步的速度向前走。單說向左一帶去的，一到駒進橋，四五個人就幾跳跳過橋去，後面的十四五個人就抖抖擻擻的向橫街，向小巷，向弄堂飛快的跑去。這情形正像一批芋頭，在大蔑籬裏起勁的滾動。

隨後大約經過二個鐘點，大家方纔冒着大霧，喘着氣，跑了回頭。降了大霧的冬天，天明時節的冷法，這也不是說話形容得出的。並且天色又是那麼漆黑。

這是大家早上的工作，總算還很爽快。

爽快固然爽快，不過這種程度的爽快也靠不住，不是有些日子。天就落了雨嗎？也不是有些日子，落了比雨更厲害的雪嗎？

到落雪的日子，手指頭非常的苦，凍得像胡蘿菔一樣。送報的人，要撐雨傘，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無論怎麼辦，天一落雨，就淋得稀濕，從頭到腳不會有一絲乾燥的。

【舞女的生活】 你知道，素雯每天必須要到下午兩點鐘才起身。跋着白絨的拖鞋梳洗，一小時吃乖姐——這是她和六個同居的同伴所合雇的女侍——送上樓來的飯，我應當怎樣說呢，早餐，還是午餐？但總之是一小時，於是六個親密的同伴擠進來了，這唯一的緣由是因為她底房間最大，從舞蹈的習練到諧謔的撲擊又一小時，或是甚至興高采烈地二小時。以後呢，人們會得在每個晴天的夕暮，在從聖比也爾路經過聖母院路而通到西陵路這段瀰漫着法國梧桐樹葉中所流出來的辛辣的氣息的朦朧的鋪道上，看見七個幻異似地纖弱的女子，用魅人的，但同時是憂鬱的姿態行進着，這就是素雯率領了她底同伴照例地到希華舞場去的剪影。

【傭人的生活】 她這樣想着，心裏喜歡起來，做事愈加用力，愈加快了。天還沒有亮，她便起來，生着了爐子，把稀飯煮在那裏，一面去倒馬桶，掃地，抹桌子，洗茶杯，泡開水。隨後三少爺醒來了，她去給他換衣服，洗臉，餵稀飯，抱着他玩。太太和二少爺起來後，她倒好臉水，搬出稀飯來給他們吃，自己就空着肚子，背着三少爺，到小菜場買菜去。回來後報了賬，給太太過了眼，收拾起碗筷，把冷的稀飯煮熱，伺候老爺吃了，纔將剩下來的自己吃。有時剩的不多，也就半餓着開始去洗

衣服一直到煮中飯。預備好中飯，到學校裏去接十歲的二少爺。吃了飯又送他去。下半年，抱孩子洗地板，晚飯後還給三少爺做衣服，或給二少爺補破洞。她忙碌得幾乎沒有一刻休息，晚上總在十二點才睡覺，可是天沒亮又起來了。

【太太的生活】幾個太太們大半都在房子裏，煙燈旁講閒天是非常有趣。閒話的材料多的是；這房那房，這家那家，總有一些新聞。有時候講厭了，大少奶奶就唸一段善書。什麼雷劈不孝媳婦，貞節女有好報哪，她們又要爲這些事感嘆半天。

【頹廢生活】無疑的，朋友們當然不比我這少年老成的傻子，會不知道去尋求生活上的某一些娛樂。她們知道的可就多了！閒下來的時間，一點不冗長，不浪費地去支配享受着。最普通的，湊足了四個人，華拉拉便打麻將，這算是蹲在家裏玩，最安靜有出息的了。在缺了「一條腿」的時候，拿綁票式的強迫和破懷人家局面的罪案，要求像我一類的人，坐下去摸中風白板，也是有的。我於賭字，更是無緣，再說也不肯輸錢，所以畢竟答應的少，拒絕的多。我也無形的被擯除在「牌搭子」之列了。出去某埠有的是舊戲，和北方特有的落子館。這些地方，我跟着他們曾經光顧巡禮過幾次。舊式的房子改造的戲院，池子裏擺着四方的桌子，還是茶園的格式，前幾張都貼上了「司令部」「某公署」之類的小紅條子，「部」「署」的人不見得天天來，差不多的人，可就不能隨便向前坐。樓上是一間間兩邊縱列的包廂，坐包廂是闊的，你如果帶着女人，那更非坐包廂不可。台上是照例紅臉殺黑臉，男子尖着嗓子，雄貓般的裝婦人的腔調，摔亮子，古裝歌舞，機關佈景的一團烏烟瘴氣。落子館裏呢？你能夠濃濃的嗅着大蒜的氣味，在污穢的大門口，

耐心的走進去，或者上樓，樓梯板格格的顫着，在小小的台後，坐滿了大紅大綠的姑娘，金手釧叮噠的响，應和着鼓板三絃的間歇的節奏。像曹操般的白臉，紅脹地唱，掌心的胭脂，豔得彷彿石榴花。於是，幾聲嘹亮，爽脆，或者怪聲的叫好，「你老點一支」掛牌，咳嗽吐痰，「正月十五廟門開」好，就是這些朋友們便是常常在這裏尋樂，磋磨他們的年紀，在伏桌子拿薪水以外，還可以做的事。但是他們的去處，尚有爲我所不曾經歷踏足過的，那便是一個異奇的名稱：「鑿子」

「窮人生活」我漸漸地覺悟到窮的確是需要結了幫來抵抗的。混過今天料不到明天的生活，有同伴，便不像一個人的時候那樣地難以忍受了，更何況老俞底那種永遠是滿不在乎的態度又給予了我無限的做人的勇氣。他曾經說，三百萬人都沒有餓死的大都會究竟不是在茫無人烟的沙漠裏，像他所常說起彼得那樣地，會根本找不出辦法來；我們是不會在這三百萬人中做了兩個單獨的例外的。而且事實證明着，三個月今天不知道明天的生活都過去了，我們雖然餓過，但是沒有至於死，我們到底都還健在呢。

可是這又大部分得歸功於老俞。他應付這局面有一種獨到的技能。他把這技能傳授於我，而我也如法泡製地把這困難的局面支吾了過去。

於是他驕傲地說：

「藝術家應當創造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

他在生活方面的確是在一個無可否認的偉大的藝術家，而且當然是比他在藝術方面的或就要偉大得多，他對於借錢，逃債，賒賬，吃白食，等等，似乎都會有過多年的修養，精細，大胆，自然，



而且變換多，一點也不會公式化。甚至於坐那張我們公館裏所僅有的破椅子，他也能夠把腳尖在牀沿上那麼一撐，又舒適，又安穩地躺着，不像我那樣地時有傾跌的危險。憑藉這些技能，他時常把我『帶領』出去找尋肚子底奇遇，而那一天的問題又往往會像油跡似地解決了的。

【流浪者的生活】這小市街，流浪人來回地邁步着。他未曾想過要曉得任何他所經過的所在的名稱。自然這市鎮也不會是一個例外。像過去他所經歷的一樣，這市鎮也足夠在他底悠長的生命中，造成一點漠然的，無根據的微波罷了。將來正如過去一樣，他也是不暇計及地遺忘了。在某個地方，這流浪人的蹤跡出現，亦即是這流浪人的生命在那裏出世，因為過去的似乎於他無關了。

他老是這樣漂泊着，過去的——甚至是將來的？誰曉得這個呢！像一隻浮在水上的木板，他是無所謂終點的。異趣於每個旅行家或航海家，他絕不考慮到他底前程的遠近和安危，只是順着偶然的指使向前進——他是一個永遠不停足的旅人。誠然，那是很有意味的，他能夠看見許多自己不曉得要看，而偏使他看見的事物。他似乎並無其他奢望——誰曉得這個呢！除開維持他底兩腿走動的力量以外，他似乎不必需要什麼了。

當他委瑣地，謙卑地在街道上趨起着的時候，常是背負着孩子們嘲罵他的下流的語氣；以及成年人加於他的惡毒的呵叱。甚至於夜間當他在廊溝邊上，或矮牆沿下安息的時候，他也必須接受那些好諛的人們給於他的種種攪擾與戲謔。自然，有時他會用嫉恨的目光，或做出什麼姿態去報復他們。但是有時候却莫明其妙地自棄了他自己。那時，他意識到自己是多麼無用呀！

他覺得無限周圍以內的每件東西：孩子，過路人，販賣者——所有橙黃的面孔；甚至那些無知覺的房屋，大樹——一切都像野獸似地在板着面孔嘲諷他，或即吞噬他。於是那種復仇的反感變成對於自己的嫉意，可怕地使他的熱血在一種無名的鼎沸中奔騰起來，目光顯得格外明灼，炯炯地有如雨道劍光。他死力地叫了一聲，然後咬緊牙關不顧一切地向前奔跑了一種奇特的心理狀態紛亂了他內在的意識，像逃避什麼似的死命地向前走去。這時候，他沒有仇恨，沒有羞恥，却有着類於仇恨與羞恥的，或即是二種混合起來的某種近於毀滅的情感燃燒着。這奇特的情感暫時很有力量地支配了他的整體。而使他不能陷於自覺的瘋狂的地步。直到空間的自然把他的意識淘化了的時候，才清醒過來。所有種種構成這流浪人的命運的，亦如富人們專以酒色一類的活劇把他們的構成了一樣，於是這流浪人的特性就在這殊異的環境中造成了。

【囚犯生活】他是怎樣地過了這十年？記得最初他極度的焦急着，他底睡眠和食量都犧牲在這焦急中。圍牆外的天地所給予他的牽掛是太多了；舊時的同伴，他底家，年輕的妻。那時候他祇有三十二。沸騰着的青春的血，可是慢慢地，同伴們是被忘記了，年輕的妻聽說已經學會唱小調，而且是可以靠她的年輕，養活她自己了。一切的牽掛都放鬆了，緊握被一種新的嗜好所替代了。他變得非常愛談話；每一個來分担他底命運的夥伴底經歷成爲他生活中唯一的興味。他判斷着，像一個法官，安慰着，像一個教士。而關於自己的一切，他是忘記。但是對於這什麼都可忘記的人，愛談話的嗜好也不會是永久的。現在，吃得下飯，睡得着覺，沒有掛礙，沒有沸騰的血，他是二百個人中的孤獨者。確實，他是像不再關心自己一樣地不再關心別人了。有人會說這種變

勤是大的，但是他，他自己是不覺得。  
是的，他整天地沉默着。

一九四一年 博文書店 初版新書

小學升學指導  
現代公文程式  
化學工藝製造大全  
小本工藝製造術  
描寫文辭典  
小品文描寫辭典  
記敘文描寫辭典  
說明文描寫辭典  
中學模範作文  
中學模範日記  
小學模範作文  
小學模範日記  
讀書經驗談  
寫作經驗談  
今日青年書信  
今日婦女書信  
學生新尺牘  
商業新尺牘  
交際新尺牘  
普通新尺牘  
標準新尺牘  
女子新尺牘  
兒童白話尺牘

偉人與修養  
智識青年在那裏去  
青年修養與訓練  
修養與奮鬥  
成功捷徑  
生活與奮鬥  
擇業顧問  
光明之路  
難題總解剖  
革命與建國  
怎樣使你職業成功  
怎樣使你經商成功  
怎樣使你自學成功  
怎樣寫文章  
閱讀書報雜誌的經驗  
健康生活指導  
婦女生活指導  
理財的藝術  
治家謀生百訣  
家庭魔術大全  
大眾新哲學  
大眾經濟講話  
學校黑幕

如何解決  
質疑集  
苦癢的結婚  
戀愛與婚姻  
盲目的戀愛  
才與能  
求知集  
戀愛的藝術  
結婚三部曲  
現代中國人物誌  
當代中國民族英雄傳  
德國內幕  
世界列國志  
希特勒新傳  
墨索里尼新傳  
未來世界  
世界預言  
大戰如果爆發  
標準英漢字典  
模範漢英字典  
國音新字典  
小學生字源  
學生新字彙

一九四一年 博文書店 初版新書

小學升學指導  
現代公程式  
化學工藝製造大全  
小本工藝製造術  
描寫文辭典  
小品文描寫辭典  
記敘文描寫辭典  
說明文描寫辭典  
中學模範作文  
小學模範作文  
小學模範日記  
讀書經驗談  
寫作經驗談  
今日青年書信  
今日婦女書信  
學生新尺牘  
商業新尺牘  
交際新尺牘  
普通新尺牘  
標準新尺牘  
女子新尺牘  
兒童白話尺牘

偉人與修養  
智識青年在那裏去  
青年修養與訓練  
修養與奮鬥  
成功捷徑  
生活與奮鬥  
擇業顧問  
光明之路  
難題總解刮  
革命與建國  
怎樣使你職業成功  
怎樣使你經商成功  
怎樣使你自學成功  
怎樣寫文章  
閱讀書報雜誌的經驗  
健康生活指導  
婦女生活指導  
理財的藝術  
治家謀生百訣  
家庭魔術大全  
大眾新哲學  
大眾經濟講話  
學校黑幕

如何解決  
質疑集  
苦痛的結婚  
戀愛與婚姻  
盲目的戀愛  
才與能  
求知集  
戀愛的藝術  
結婚三部曲  
現代中國人物誌  
當代中國民族英雄傳  
德國內幕  
世界列國志  
希特勒新傳  
墨索里尼新傳  
未來世界  
世界預言  
大戰如果爆發  
標準英漢字典  
模範漢英字典  
國音新字典  
小學生字源  
學生新字彙

描寫文辭典

一九四一年五月出版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編者

錢一鳴  
袁慕潔

出版者  
博文書店

發行人  
李榮慶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二七七號  
博文書店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